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7n1310

拈八方珠玉集

宋 祖慶重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310-A 拈八方珠玉集序
  - No. 1310-B 閱鍾阜二禪師拈古集
  - No. 1310-C
  - 拈八方珠玉集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310-A 拈八方珠玉集序

驗宗眼正邪，破知見窠窟，離得失截路，布於古今公案，俾出沒卷舒，盤折玲瓏，得大機，發大用，而無纖毫知解，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地，洞明本分大鉗鎚，啟迪作家真爐鞴，善搏搦貫穿，千變萬化作略者，無出乎拈古為參玄徑正要關也，古來大宗師靡不尚之。苟理地未明，情有向背，墮在解脫毒海，見處管帶偏枯，則莫能提掇；縱或提掇，必隨語生解，罔辨端倪。爾如趙州勘婆，玄沙未徹，少室得皮得髓，刻舟之流乃確然定淺深；法眼拈德山小參，趁塊之人謂灼然成兩橛。略舉此數節，透與未透曉然明矣。

佛鑑大禪師，予畏友也，居大相國寺智海院。日以書到夾山，敘及拈古，獨稱雪竇為冠絕，常師法之。因思禪門八方珠玉集，叢林雖盛傳，皆作者公案，而未有拈提者。發意遇小參，陞座結緣，拈之成一段勝事，既而果踐其言。逮至被旨徙蔣山，凡數年歸寂，予適繼其高躅。纔抵鍾阜，即索於其徒閱之，止拈及半，惜乎不滿其志願，乃為終拈掇，亦數載克就。大槩唯直截指道妙，抑揚縱奪，隱顯殺活，皆泯合前所論旨趣也。期具宗正眼，絕知解者賞之。宣和七年，住東京天寧萬壽禪寺佛果老僧克勤題。

佛鑑　　懃禪師　　佛果圓悟勤禪師正覺方菴顯禪師　　佛海石溪月禪師

No. 1310-B 閱鍾阜二禪師拈古集

二師宗門棣蕚，行道有年矣。諸方譽望，傑出叢林，而前此未聞同風之語，如岩頭、雪峯、大隋、投子，千里響應之句，為所恨也。予每獨歌笑、吟詠、舞蹈，自樂於林泉。一日，訪平等居士太原公，几案間得　二師拈提八方珠玉集，閱之數則，乃見作家宗匠抑揚卷舒，盡於斯矣。既為異時龜鑑，不可無作，因寓意於逐則之下、二師語句之末，互為酬唱此道於絕聖棄智之微云。紹興丙辰，方菴正覺老僧　（宗顯）　題。

No. 1310-C

心覺顯禪師得度於紹覺白，白嗣黃檗勝，勝嗣黃龍南，正覺於黃龍為四世矣。南游歷淮浙，參　演祖于海會，祖深器之，以佛果、佛鑑為師友。暨還成都，應長松之命，唱紹覺之道，大行於蜀，拈提八方珠玉。後數十年，　佛海、石溪老人挾之而南，尋住金陵，天

寧亦隨後著語。(祖慶)侍佛海於太白冷泉，聽其所說出處甚詳，今併四大老拈提錂梓，以壽其傳，為世大光明幢耳。寶祐五年解制日，吳江聖壽住山　(祖慶)　謹題。

No. 1310

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上

住聖壽沙門祖慶重編

舉：溈山坐次，見仰山從方丈前過，溈云：若是百丈先師，子須喫痛棒始得。仰云：今日事作麼生？溈云：合取兩片皮。仰云：此恩難報。溈云：非子不才。溈山年邁，仰云：今日親見百丈師翁。溈云：子向什麼句中見先師？仰云：不道見，祇是無別。溈云：始終作家。

佛鑑拈云：溈山搖頭，仰山擺尾，雖然頭尾相應，師資道合，未免養子之緣。若欲發明大寂門風，直須耳聾三日。隨後一喝。

正覺云：仰山於大寂棒下玉轉珠回，直得風行草偃。且道他於什麼句中見百丈？無別，只因孝順用力少。

佛海云：箕裘之業克紹者，須是賢子孫。溈山略露些子，仰山直下披襟，而不覺阿轆轆地。使溈山機用同時，阿轆轆地底又向甚處著？拈主丈云：古人且置，今日作麼生靠？主丈云：放過也好。

舉：溈山喫茶次，仰山侍立，乃問：和尚百年後，人問先師法道如何傳嗣？溈山云：一粥一飯。仰山云：前人不肯又作麼生？溈云：作家師僧。仰禮拜，溈云：向後錯舉即不可。

佛鑑拈云：溈山嚴而不威，仰山恭而無禮。遂竪起拄杖云：溈山當時若知有者个家風，兒孫亦未見斷絕。

正覺云：作麼是恭而無禮？不然，父有爭子。

佛海云：溈山喫一盞茶，也被仰山撼動一上，猶幸老而不耄，壯力尚存，不行棒喝，而有過於德山、臨濟之用。若撿點得出，作家師僧。

舉：溈山問仰山：即今事且致，自古事作麼生？仰叉手近前。溈云：猶是只今事，自古事作麼生？仰叉手退後。溈云：汝屈我，我屈汝。

佛鑑拈云：仰山雖善進前退後、發明古今，其柰溈山向餬餅裏呷汁、壓沙覓油。雖然如是，且道仰山叉手意作麼生？若也知得，行脚事辦；其或未然，老僧不曾辜負諸人，自是諸人辜負老僧。

正覺云：仰山進前退後，洞古明今，溈山因甚道彼此相屈？相見錦江頭，相携上酒樓。會醫還少病，知分不多愁。

佛海云：近前退後，叉手當胸。通古貫今，當機覿面。美則美矣，須知有不落古今事。若道得，彼此不虛屈。不然，切忌驢前馬後。

舉：溈山坐次，仰山與香嚴侍立，溈云：如今總與麼者少，不與麼者多。香嚴從東過西立，仰山從西過東立，溈云：這个因緣，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。仰云：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。香嚴云：即今亦不少。溈云：合取狗口。

佛鑑拈云：溈山幸自海晏河清，剛地無風起浪。雖然，一波纔動萬波隨，擲地金聲如瓦礫。仰山、香嚴若能慎護，纔見溈山恁麼道，便珍重下去。假饒溈山咳唾風生，也須無出氣處。

正覺云：這三个老漢一時把不定，何故？易開終始口，難保歲寒心。

佛海云：溈山絲線在手，纔一抽牽，合棚俱動。一人移身不移步，一人移步不移身，不因徹底老婆，爭見當機不讓？畢竟明什麼邊事？合取狗口。

舉：溈山見仰山從外入，溈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，仰便作女人拜。溈云：如是，如是。

佛鑑拈云：須知道：解與師齊，減師半德；見過於師，方堪傳授。溈山纔向針鋒上把定乾坤，仰山便向藕絲裏開張世界。且因甚如此？不見道：功多業就，水到渠成。

正覺云：客到主興，象席打令，招搖其頭，與拂拽請。佛海云：有是父必有是子，有是子必有是父。父纔拄定，豈知身在毛群？子亦變通，不覺隨墮羽族。羽族則雞頭鳳尾，毛群則馬頷驢腮。因甚如此？謗斯經故，獲罪如是。

舉：溈山坐次，仰山侍立，溈云：寂子！近日宗門中令嗣作麼生？仰云：大有人疑著此事。溈云：寂子又作麼生？仰云：某甲只管困來合眼，健即坐禪，所以未曾說著。溈云：到者田地也難得。仰云：據某見處，者此一句語亦不得。溈云：為一人也不得。仰云：自古聖人盡皆如是。溈云：大有人笑汝與麼祇對。仰云：解笑某甲是某同參。溈云：出頭作麼生？仰遶禪床一匝。溈云：裂破古今。

佛鑑拈云：動絃別曲，葉落知秋，自古自今，築著磕著，鳥道玄路，許他父子親遊。若是荊棘林中，猶欠悟在。以何為驗？只如仰山遶禪床一匝，溈山云：裂破古今。若是明眼衲僧，瞞他一點不得。

正覺云：溈山放縱自由，仰山收拾太緊，總似與麼話會，宗門令嗣豈到如今？須知他家有雙放雙收底手段始得。還有與仰山同參底麼？裂破古今。

佛海云：宗門中令嗣，合眼坐禪處。平地打毬子，急須著眼覷。兩挑挑得上，三築築不住。築得住，依前輥向毬門去。

舉：溈山在方丈內臥，見仰山入來，溈乃轉面向裏臥，仰云：某甲是和尚弟子，不用形迹。溈作起勢，仰便出去，溈召云：寂子。仰乃回來，溈云：聽老僧說个夢。仰低頭作聽勢，溈云：為我原看。仰取一盆水、一條手巾來，溈洗面了，纔坐，香嚴入來，溈云：我適來與寂子作一上神通，不同小小。嚴云：某甲在下面了了得知。溈云：子試道看。嚴乃點一椀茶來，溈歎云：二子神通過於鶖子。

佛鑑拈云：夢中說夢，深許溈山，妙用神通，須還二子。傳茶度水，耀古騰今，年老心孤，怜兒惜子。向衲僧門下，一人在門外，一人在門裏，更有一人徧界不曾藏，佛眼覷不見。

正覺云：神機妙用，開眼作夢，非時現通，顯異惑眾。佛海云：擎茶過水，承顏接詞，智識不下仙陀，神通有過鶖子，撿點將來，總是開眼做夢。

舉：溈山一日見野火，乃問道吾：遠見火麼？吾云：見。溈云：從何處起？吾云：除去經行坐臥，請師別致一問來。溈便休去。

佛鑑拈云：炎炎野火，人人皆見，獨有道吾，見得迥別。臭煙蓬焞，四面俱起，經行坐臥，了無交涉。汝等諸人，四威儀中，各宜照顧，莫教燒却眉毛。

正覺云：溈山將謂道吾是箇人，所以重問輕對。當時若問他：經行坐臥底作麼生看？道吾却如何祗對？

佛海云：野火炎炎何處起？紫煙紅焰便燒人，須知坐臥經行裏，見得無如用得親。

舉：溈山問仰山：妙淨明心，汝作麼生會？仰山云：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。溈云：汝只得其事。仰云：和尚適來問什麼？溈云：妙淨明心。仰云：喚作事得麼？溈云：如是，如是。

佛鑑拈云：溈山如將大妳嚇小兒，仰山似小兒見大妳，雖然師資互用、理事交馳，其柰機智偏枯、語言滲漏，明眼漢點撿得出，方知道禹力不到處，河聲流向西。

正覺云：溈山問處，如敲冰覓火；仰山答處，似火裏生蓮。若約平實商量，二俱有過，試撿點看。只如佛鑑道：禹力不到處，河聲流向西。如何免得偏枯滲漏？

佛海云：仰山以機奪機，溈山將錯就錯，當時若不放過，便問：汝適來對什麼？曰：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。也只向道喚作理，得麼？自然機智周旋，首尾俱正。

舉：溈山因與僧語話次，僧云：大好雨！溈云：什麼處是好處？僧無語。溈却云：大好雨！僧云：什麼處是好處？溈乃指雨示之，僧又無語。溈云：何得大智而默？

佛鑑拈云：溈山尋常眼放電光，到這裏却著賊也不知。山僧不是抑強扶弱、黨理不黨親，且道那裏是著賊處？若於此點撿得出，便能騎賊馬追賊、奪賊鏘殺賊；若點撿不出，凡有言說皆是與賊過梯。智海今日路見不平，與你諸人并贓捉獲。遂擲下拂子云：諸人各自認取贓物。

正覺云：這僧退己讓於人，萬中無一个。佛海云：佛鑑道：溈山尋常眼放電光，到者裏著賊也不知。山僧一往觀之，者僧也解挨肩躡足，未能運步騰身，帶累溈山失錢遭罪。當時見他道：什麼處是好處？便與本分草料，使其別有生涯，免得諸方撿責。

舉：溈山與陸侍御同入僧堂，御乃問：如許多師僧，為復是喫粥飯僧？為復是參禪僧？溈云：亦不是喫粥飯僧，亦不是參禪僧。御云：在此作什麼？溈云：侍御自問他看。

佛鑑拈云：溈山元來小膽，被這俗官一問，直得手忙脚亂，閉戶關門。若是老僧即不然，大開門戶，放伊入來，此是參禪僧喫粥飯。僧向伊道：是喫粥飯了參禪僧。待伊眼睛定動，便與木槵子換却，教伊做个惺惺歷歷底。侍御若處廟堂之高，即致君為堯、舜之君；或在江湖之上，則致民 為堯、舜之民，豈不快哉？乃呈起數珠，云：諸人還見這个麼？良久，云：此是老僧來京師換得底，諸人各自歸堂摸索看。正覺云：侍御當時來訪作家，溈山不欲強知他事，公案未得勦絕，待伊問：在此作什麼？便可向道：侍御還憶得靈山付囑底事麼？他若擬議，却請歸方丈獻湯。

佛海云：溈山尋常東行西行、左敲右擊，今日侍御面前因甚擎手擎脚？侍御現宰官身，激揚斯道，溈山豈可負其來機？若向他擎手擎脚處搆得去，不妨峭巍巍、孤迥迥地。咄！是何言歟？

舉：溈山上堂，僧問：從上諸聖直至如今，和尚意旨如何？溈云：你目前是什麼物？僧云：只這个便是麼？溈云：阿那个？僧云：適來指底。溈云：你疑那个去？莫生事。

佛鑑拈云：問頭太險，答處太奢，二俱不了。

正覺云：這僧問諸聖，直至如今，溈山示伊目前是什麼物？其僧若從這裏悟去，定知彩裏有膠，說什麼這个那个？溈山道：你疑那个去？莫生事，不妨被這僧疑著。

佛海云：從上諸聖，洎被騰蛇纏倒。

舉：僧問溈山：如何是道？溈云：無心是道。僧云：某甲不會。溈云：會取不會底好。僧云：如何是不會底？溈云：只是你，不是別人。

佛鑑拈云：乍看似死水裏浸却，子細檢點將來，水裏有鹽，喫著方知滋味。

正覺云：泥柔拄杖深。

佛海云：這僧雖無孔竅，却有正因。大凡是非有無、會與不會，你與別人總不出兩頭語，所以令者僧卒討頭鼻，不著報恩。不然，如何是不會底？只向道：放下著。纔擬議，拂子驀口打。

舉：溈山云：今時人但直下會取，不會底正是你佛，正是你心。若向外求一知一解，將為禪道，且沒交涉，名運糞入，不名運糞出，污你心田，所以不是道。

佛鑑拈云：溈山猶如駕前等子，與牧童相撲，齊起齊倒，兩無輸贏。旁觀者咬斷牙關，爭交底元來兒戲。如今莫有對手底麼？乃竪拳起云：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。良久云：老僧今日平地喫交。

正覺云：溈山老人直如大象渡河，步步徹底。然雖如是，引得盲龜浮木，泥牛入水，只如佛鑑向平地喫交，是誰之過？

佛海云，曾為浪子偏憐客。

舉僧問溈山：如何是百丈真？溈下禪床叉手。又問：如何是和尚真？溈上禪床坐。

佛鑑拈云：古人起模畫樣，可謂頭正尾正，爭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？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智海即不然，如何是百丈真？隨緣赴感靡不周。如何是和尚真？而常處此菩提座。

正覺云：山僧即不然，如何是百丈真瀉嵓泉一派？如何是和尚真帶雨竹千竿？且道畢竟如何？切忌尋聲逐響。山僧恁麼也是對影成三人。

佛海云：大小大溈山，被者僧一問，不覺跳下禪床，末後收來，也是如蟲禦木。

舉：溈山與仰山摘茶次，溈云：終日與子說話，只聞子聲，不見子形。仰乃撼茶樹一下，溈云：子只得其用，不得其體。仰云：某甲只與麼，未審和尚尊意如何？溈良久，仰云：和尚只得其體，不得其用。溈云：放你三十棒。

佛鑑拈云：張翁乍與李公友，待罰李公一盞酒，到被李公罰一盃，好手手中無好手。

正覺云：故知溈山全體，仰山全用。只如佛鑑與麼，為復扶體？為復扶用？若人辨得，方見全才。

佛海云：聲前呼索，句下稱提，是溈山養子之緣；得路便行，當機不讓，是仰山事父之禮。一人良久得其體，一人撼樹得其用，更有一人終日摘茶、終日良久，喚作體耶？用耶？若道得，與你三十棒。

舉：仰山問中邑：如何是佛性義？邑云：我與你說个譬喻，汝便會也。譬如一室，其有六窻，中安一个獼猴，外有人喚云：猩猩！獼猴即應。如是六窻俱喚俱應。仰乃禮拜謝後，却云：適來蒙和尚指

示，某甲有个疑處。邑云：汝有什麼疑處？仰云：祇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？邑乃下禪床把住云：狌狌！我與你相見。

佛鑑拈云：仰山放憨，中邑賣峭，峭措賣來憨癡，憨癡放來峭措。雖然獼猴睡著，其奈肚裏惺惺，直饒杜絕六窻，猩猩何處不見？諸人要見二老爻，訛麼？各各面皮厚三寸。

正覺云：我也與你說个譬喻。中邑大似个金師，仰山將一塊金來，使金師酬價，金師亦盡價相酬。臨欲成交，賣金底更與貼秤。金師雖然暗喜，心中未免偷疑。何故？若非細作，定是賊贓。

佛海云：仰山賊打不防家，中邑見贓方見賊，若使獼猴真瞌睡，猩猩贏得最惺惺。子細思之，是什麼心行？

舉：三平參石鞏，鞏見便作彎弓勢云：看箭。三平撥開胸云：此是殺人箭，活人箭又作麼生？鞏彈弓弦三下，三平便禮拜。鞏云：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，今日只射得半个人。便拗折弓箭。

三平後舉似大顛，顛云：既是活人箭，為什麼向弓弦上辨？三平無語。顛云：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。

法燈有頌云：古有石鞏師，架弓箭而坐。如斯三十年，知音無一个。三平中的來，父子相投和。子細返思量，元伊是射垛。

佛鑑拈云：大小三平元來只是个死漢，若非死漢，又覓什麼活人箭？石鞏龍頭蛇尾，矢在弦上又却不發，當時若便與一箭，那裏得來？大顛作死馬醫，醫之不差，從他掘地深埋。且如智海恁麼批判，古今還有過也無？細雨洒花千點淚，淡煙籠竹一堆愁。

正覺云：只如大顛道：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。既是舉話何難？且三平當時問伊索活人箭，石鞏彈弦三下，平禮拜，是會不會？及乎大顛問他，他便無語。法燈喚他作射垛，佛鑑便要掘地深埋。箒來當時祇是伊不合承當半个而出，便被大顛併合。然雖如此，這三个老漢總墮在陷虎之機。

佛海云：三平於石鞏言下，已承當半个聖人。大顛徵之，乃默然而對。雖然，為一人亦未可在。

舉：三平問侍者：你姓什麼？者云：與和尚同姓。平云：我姓什麼？者云：問頭何在？平云：幾時曾問你？者云：姓者是誰？平云：念汝初機，放你三十棒。

佛鑑拈云：尅耐侍者無端茶胡，他三平是即與和尚同姓，家醜豈可外揚？雖然，三平老漢不得無過風來樹動、水來河漲，上梁不正、下柱參差，而今是非得失一時畫斷，且道三平畢竟姓什麼？良久，云：世間若有崑崙眼，休向荊山問卞和。

正覺云：三平無端發問，被這僧形迹一上，直得不可柰何。子細看來，元真箇與侍者同姓，只是他不肯序昭穆在。佛鑑道：世間

若有崑崙眼，休向荊山問卞和。也是言中有響。

佛海云：機眼明，機輪活，機關峻，機路通，兩轉葛藤較些子。

子細論量，侍者不獨與三平一人同姓。何故？姓者是誰？

舉本空上堂云：只這施為動轉，合得本來祖翁麼？若合得，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；若合不得，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。僧便問：如何免得成茶話去？空云：你識得口也未？僧云：如何是口？空云：兩片皮也不識。又問：如何是本來祖翁？空云：大眾前不要牽爺恃娘。僧云：大眾忻然去也。空云：你試點大眾性看。僧禮拜，空云：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。僧欲進語，空云：辜負平生行脚眼。便下座。

佛鑑，拈云：本空垂絲千尺，意在深潭；離鉤三寸，釣得一箇。將謂錦鱗紅尾，元是沂浪黃能，明月當空，滿船失望。而今不免再拋香餌，重擲絲輪。乃竪起拂子，云：還有上鉤底也無？諸人二六時中如何得與祖翁相合去？回頭盡是兒孫事，祖父從來不出門。

正覺云：本空道：這僧未識口在。及乎問著，却云：兩片皮也不識。且道兩片皮與口是同是別？及乎這僧問，本來祖翁却教伊點檢。大眾！性看本空與麼舉揚，衲僧手段在什麼處？這僧故是辜負平生行脚眼，當時若出來，掀倒禪床，喝散大眾，却作麼生支吾？佛鑑道：回頭盡是兒孫事，祖父從來不出門。也是時情偏向富門多。

佛海云：施為動轉，本空論實不論虛；說話喫茶，者僧隨上復隨下。辜負平生行脚眼，看來過在本空。你諸人十二時中作麼生免得？莫謂無心方是道，無心猶隔一重關。

舉：僧問本空：去却即今言句，請師直指本來性。空云：你迷源來得多少時？僧云：即今蒙和尚指示。空云：若指示你，我即迷源。僧云：如何即是？空乃有頌：心是性體，性是心用。心性一如，誰別誰共？妄外迷源，只這難洞。古今凡聖，如幻如夢。

佛鑑拈云：問不徒然，答無虛設。纔隨語轉，覿面千山。後偈中雖有收有放，其柰錯下名言，山僧重為別過。乃有頌：心本非心，性本非性。心性兩忘，誰少誰剩？老倒本空，著艾求病。妄外迷源，辜負凡聖。

正覺云：本空可謂自出洞來無敵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佛鑑傍觀不肯，要與伊奪角衝關，末後只得停局。

佛海云：面半露而似掩，門一閉而還開。佛鑑云：纔隨語轉，對面千山。誠哉！要見本空為人麼？良久，云：富貴不從勤苦得，男兒何必五車書？

舉：本仁上堂云：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。何故？且聲不是聲，色不是色。僧便問：如何是聲不是聲？仁云：喚作色得麼？僧云：如何是色不是色？仁云：喚作聲得麼？僧禮拜。仁云：且道對你話？為你說？若人定當得，許你有个入路。

佛鑑拈云：拂迹成痕，欲隱彌露，既道聲不是聲、色不是色，洎乎問著，却云：喚作聲得麼？喚作色得麼？本仁和尚鼓弄人家男女亦不少矣，而今欲得親切麼？乃擊禪床云：還聞聲麼？竪起拂子云：還見色麼？於此透過見聞，許你有个出路。

正覺云：萬福！本仁老大好不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。若是方庵老漢，又且不然。良久，云：色不是色，見者是什麼？聲不是聲，聞者是什麼？直得聲色純真，知見旋復，要且未夢見本仁在。

佛海云：克由呵耐，偏向聲前色後，鼓弄人家男女。當初賴遇是者僧，忽撞著个騎聲盖色底出來，又如何折合？

舉：僧問本仁云：文殊與普賢，萬法悉同源。文殊、普賢即不問，如何是同源底法？仁云：却問取文殊與普賢。佛鑑著語云：如蟲禦木。僧云：如何是文殊與普賢？仁云：一釣便上。佛鑑著語云：偶爾成文。

復拈云：大凡批判古今、褒貶邪正，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。何故？龍蛇易辨，衲子難瞞。且道適來句中，那个句中是褒？那个句中是貶？諸人各自歸堂，向脚根下檢點看。

正覺云：且道二尊宿與麼還愜得這僧意也無？若愜得去，可謂錦上鋪花；若不愜去，佛法利濟在什麼處？

佛海云：者般答話往往只作答話會，不作答話會作麼生會？如何是同源底法？文殊騎獅，普賢騎象。如何是文殊、普賢？眾眼難瞞。

舉本仁上堂云：眼裏著沙不得，耳裏著水不得。僧便問：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？仁云：應真無比。僧云：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？仁云：白淨無垢。

佛鑑拈云：遠觀山有色，近聽水無聲。

正覺云：藥曾經効始傳人。

佛海云：但見皇風成一片，不知何處是封疆。

舉浮石云：山僧開个卜鋪子，能斷人貧富生死。僧便問：離却貧富生死，不落五爻，請師直指。石云：金木水火土。

佛鑑拈云：吉凶悔吝生乎動，動靜興亡本乎心。若以衲僧無文印子一印印定，毫髮無差。浮石雖然解卜，不會斷卦。若是智海即不然，離却貧富生死，不落五爻。請師直指向伊道：今日閣梨有災，待伊

眼睛定動之間，吉凶自兆。

正覺云：既問不落五爻，因甚浮石却對伊金木水火土？不見道：有利無利，不離行市。佛鑑道：伊不解斷卦。末後到他却云：吉凶自兆。山僧若是這僧，總向伊道：吉凶全在我，翻覆謾勞君。

佛海云：好个卜鋪，却被人以手一撥。若不是浮石作家，未免卦盤掀翻，卦子零亂。點撿得出，方知禍不單行。

舉：天仙有僧到，纔禮拜，仙云：這野狐兒見个什麼便禮拜？僧云：這老和尚見个什麼便恁麼道？仙云：苦哉！苦哉！天仙今日忘前失後。僧云：要且得時，終不補失。仙云：爭不如此？僧云：誰甘？仙大笑云：遠之遠矣。僧以目四顧便出。

佛鑑拈云：互換之機，主賓共用；當機之句，啐啄尤難。天仙雖能看風使帆，這僧亦解隨波逐浪。若是停橈息棹、捨筏焚舟，皆欠悟在。何也？不入洪波裏，爭見弄潮人？

正覺云：天仙來言，不豐必招儉報。這僧小兒得寵，便放無端，何故如此？也是兩兩慣得其便。

佛海云：一往一來，也好頭對。天仙驀頭贈一築，者僧就手還一拳。天仙却步翻父，者僧當面按住。天仙口欵伏弱，弱中有強。者僧氣勢放強，強中有弱。阿呵呵，日暮捲旗收陣脚，相喚相呼歸去來。

舉：天仙有僧到，方展坐具，仙云：不用通時暄，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。僧云：某甲有口啞，却即閑苦死，覓个臘月扇子作麼？仙拈棒作打勢，僧把住云：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。仙云：隨我者隨之南北，不隨我者死住東西。僧云：隨與不隨即且致，請師指出東西南北。仙便打。

佛鑑拈云：明鏡當臺，物來斯照；洪鍾在架，隨扣發聲。天仙解驅耕夫之牛、奪飢人之食，這僧能向毒虵頭上揩痒、驪龍頷下抉珠。雖然如是，我觀多少弄潮人，畢竟須歸潮中死。

正覺云：天仙為人，可謂從微至著。這僧雖然喫棒，不妨有始有終。何故？他未開坐具已前，早要與麼流布。

佛海云：得牛還馬，見兔放鷹，總是平常之用。且文彩未彰時與未拈棒之前道理，者僧呼為臘月扇子，左拈右搖，未曾離手。若無末後一機，未免俱跳不出。

舉天仙有僧到，纔展坐具，仙云：這裏會得，早是辜負平生也。僧云：不向這裏會又作麼生？仙云：不向這裏會，更向何處會？便打。

佛鑑拈云：倚勢淩人，未為好手。

正覺云：將為天仙到那裏，元來却只在這裏。佛海云：天仙縱奪可觀，洎合坐在者裏。

舉：有新羅僧來參，天仙方近前把住，云：未離本國，道將一句來。僧無語。仙云：問他一句，便道兩句。

佛鑑拈云：只見錐頭利，不見利頭錐。

正覺云：山僧即不然，這僧貪觀白浪天仙，失却手橈。

佛海云：若不是者，新羅衲子往往奔馳他國。

舉：披雲去看天仙，纔入方丈，仙便問：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？雲云：只見雲生碧嶂，焉知月落寒潭？天仙云：只與麼也難得。雲云：莫是未見時麼？仙便喝。雲：展兩手。仙云：錯恠人者有什麼限？雲掩耳便出。仙云：死却者漢平生也。

佛鑑拈云：喻似敵手下棊，雖則著著不落別處，其柰須有輸贏。既有輸贏，便成勝負。要得兩無傷損麼？待天仙道：死却者漢平生也。披雲便好向道：元來是錯恠人。天仙却好展兩手，便得始終一貫，頭尾雙全。雖然如是，你諸人各各摸索腰下斧柄看。正覺云：天仙、披雲，賓主互換，出入分明。及乎天仙一喝，披雲展手承當，什麼處是錯恠處？末後掩耳而出，便道：伊死却平生。雖然褒貶分明，爭柰他家不受第二杓水。

佛海云：主賓相見，語無不契，機無不投，如霜鍾在簨，明鏡當臺，一點瞞他不得。為什麼道死却？者漢平生也還當得未見東越老人時事麼？錯恠人者多。

舉：洛缾到天仙，仙問：甚處來？缾云：南溪來。仙云：還將得南溪消息來麼？缾云：消即消已，息則未息。仙云：最苦是未息。缾云：且道未息箇什麼？仙云：一回見面，千載忘名。缾拂袖便出。仙云：弄死蚍手有甚限？

佛鑑拈云：可惜許老僧當時若做洛缾，便放出一條活蚍，直饒天仙神通過於大目乾連，到者裏也須瓦解冰消。且道落在甚麼處？來年今日向你道。正覺云：天仙忍俊不禁，翻成多事；佛鑑救得死蛇再活，終不解咬人。何故？截鶴續鳧，轉增酸苦。然雖如是，山僧因事長智。

佛海云：隨婁樕處，天仙也是好心；倒靠將來，洛缾似非好報。然雖如是，寬量大肚，還他千截忘名；折脚短頭，只是弄死蛇手。三十年後，莫道解註得好。

舉：石樓有僧禮拜，起問：未識本來性，請師方便。指樓云：石樓無耳朵。僧云：某甲自知非。樓云：老僧還有過。僧云：和尚過在什麼處？樓云：過在你非處。僧禮拜，樓便打。

佛鑑拈云：宗師眼目，耀古騰今，祖令當行，棒有褒貶。這僧既禮拜，因甚打他？為復是褒他是？貶他非？只如問：未識本來性，請師方便指。樓云：石樓無耳朵。此語為是指他性？答他

話？試撿點看。要識石樓與這僧麼？一人爛泥有刺，一人綿絮裹針，只恐踏不著，踏著方知有淺深。

正覺云：這僧依稀似曲，出自偶然，石樓慣舞，太常便與接拍下梢，要正律呂，元來辜負石樓耳朵。佛鑑道：末後棒是褒是貶？說什麼褒貶？打到如今也休未得。何故？知非元自不知非。

佛海云：石樓無耳朵，始終聽覽分明，者僧自知非，因甚喫棒？試斷看。

舉：石樓有僧入方丈，以目顧視樓而立，樓展師手，僧便出去，樓召云：子為復會了出去？未會出去？僧却回展兩手，樓云：不得道佛法中無人，只是少。僧云：莫是佛法麼？樓云：是則少矣，非則多矣。僧云：是何言說？樓以目視之，僧禮拜，樓云：識取目好。

佛鑑拈云：諸人！者這僧將一條無絲之線穿石樓無鼻之針，石樓以無鼻之針度這僧無絲之線，二人一往一來，甚有針線工夫，其柰醜拙已露。且道那个是露醜拙處？具眼者試驗看。

正覺云：石樓如膠，這僧似漆，佛鑑去裏面照影，自露醜拙也不知。

佛海云無孔，笛氈拍板互換。拈弄節奏自然，且道是何曲調。髣髴天仙子，依稀菩薩蠻。

舉：石樓問僧：發足何處？僧云：漢國。樓云：天子還重佛法麼？僧云：苦哉！賴遇問著某甲，若問別人即禍生。樓云：作什麼？僧云：人尚不見，有何佛法可重？樓云：闍梨受戒來多少時？僧云：三十夏。樓云：大好不見有人。便打。

佛鑑拈云：此有兩處爻訛，待伊問受戒來多少時，也是賊過後張弓，不然拂袖便行。不見道：罵人不得罵著，趕人不得赶上。

正覺云：車不橫推，理不曲斷。且道石樓行棒，合公道不合公道？

佛海云：者僧若能一向把定石樓，也須倒退三千。

舉：元康去看石樓，樓纔見，收足坐。康云：得恁麼威儀周足。樓云：汝適來見个什麼？康云：無端被人領過。樓云：是與麼始為真見。康云：苦哉！賺却幾人來？樓便起身。康云：見即見已，動即不動。樓云：盡力道不出定也。康撫掌三下。後有僧舉似南泉，泉云：天下人斷這兩个漢是非不得，若斷得，與他同參。

佛鑑拈云：諸人者，南泉、石樓、元康，如鼎三足，闕一不可。一人會得如來禪，一人會得祖師禪，一人百無所解。百無所解者，堪與祖佛為師；會得如來禪者，可與人天為師；會得祖師禪者，自救不了。若於此緇素分明，亦許伊同參。

正覺云：石樓臨機應變，元康奪陣衝關，分明一是一非，南泉坐觀成敗。且道他是非落在阿誰分上？若人會得，山僧亦許伊同

參。

佛海云：得恁威儀周足，不妨領過主人。適來見个什麼，却被主人領過？力盡計窮，總道不出。只如王老師與麼道，還扶持得起也無？

舉大陽有太原尹禪客來，陽云：近日有一般禪師向目前指云：教人了取目前事。作這般為人，還會得文彩未生時事也無？尹云：擬向者裏致一問問和尚，未知可否？陽云：答汝已了，莫道可否。尹云：還識得目前也未？陽云：是。目前作麼生識？尹云：要且遭人點撿。陽云：誰？尹云：某甲。陽便喝，尹退步出去。陽云：祇解瞻前，不能顧後。尹云：雪上更加霜。陽云：彼此沒便宜。

佛鑑拈云：兩个漢盡日相挨相拶，相錐相劄，元來只覓便宜。若恁麼，還有文彩未生時道理麼？目前事向甚處去也？撿點來有六十棒，二十棒分付大陽，二十棒分付尹禪客，二十棒智海自喫。且道智海過在什麼處？明眼者試點撿看。

正覺云：這兩个話會如蚕作繭，不知絲屬別人，說什麼文彩未生，目前事一時蹉過，子細點撿將來，元是伊未識蚕在。

佛海云：能瞻前，亦能顧後，互相描畫，手眼俱親。不無二老漢，要明文彩未生時，和了目前都蹉過。過在什麼處？喝。

舉：棗樹有僧到來，樹云：未到這裏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？僧叉手近前，樹亦向前相並而立，僧云：和尚未見某甲時與誰相並？樹指背後云：莫是伊麼？僧無語。

樹云：不獨自謾，兼謾老僧。僧禮拜。樹云：正是自謾。

佛鑑拈云：賓家龍頭蛇尾，主家著賊不知，欲得賓主無過，各下一轉語。

正覺云：師子捉獸，須盡其力。棗樹許多工夫，捉得兔个子。

佛海云：舉步相隨較易，臨機瞥轉較難，不獨自謾非自謾，正是自謾方自謾，會相謾者試辨看。

舉：棗樹問僧：發足何處？僧云：閩中。樹云：俊哉！僧云：謝師指示。樹云：屈哉！僧禮拜。樹云：我與麼道，落在什麼處？僧無語。樹云：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

佛鑑拈云：凡為宗師，言不虛發。這僧既自閩中來，有何俊哉？謝師指示，有何屈哉？還見得爻訛麼？若見得，方信道棗樹在智海拂子上，無風起浪，好肉剜瘡。如或未然，老僧罪過彌天。

正覺云：彼自無瘡，俊哉！屈哉！自携瓶去，却著衫來。然雖如是，不因楊得意。

佛海云：俊哉復屈哉，腦後見重腮，於茲知落處，平地浪花開。山僧好肉剜瘡了也，還夢見棗樹麼？

舉：僧辭棗樹，樹云：若到諸方，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，作麼生祇對？僧云：待他問即道。樹云：何處有無口佛？僧云：只這也還難。樹竪起拂子云：還見麼？僧云：何處有無眼佛？樹云：只這也還難。僧遶禪床一匝出去，樹云：善能祇對。僧便喝，樹云：老僧不識子。僧云：要識作麼？樹敲禪床三下。

佛鑑拈云：棗樹有口如啞，這僧有眼如盲。遶禪床一匝，敗軍之將；敲禪床三下，弓折箭盡。

正覺云：棗樹借這僧鼻孔出氣，這僧依樣畫得个猫兒酌。然只這也還難，驀地相逢不相識。雖然相逢不相識，此間法道已流通。何故？舡高水高。

佛海云：此間法道如何？聞名不如見面。及乎節節勘證，見面不如聞名。者僧當頭蹉過，棗樹換手勾牽。只知冷氣虛心，不覺神疲力乏。山僧不因一事，不長一智。竪起拂子云：長劒倚天宜照顧，莫將法道謾流傳。

舉：貞溪有僧到來，溪竪起拂子云：貞溪老漢還具眼麼？僧云：某甲不敢見人過。溪云：老僧死在闍梨手裏。僧以手指胷，便出去。溪云：闍梨參見先師來。

至晚，溪請喫茶了，僧拈起盞子云：這个是諸佛出世邊事，作麼生是未出世邊事？溪以手撥却盞子云：到闍梨死在老僧手裏。僧云：五里牌在郭門外。溪云：無故惑亂師僧。僧便起謝茶，溪云：特謝闍梨相訪。

佛鑑拈云：這兩个漢，一人如函，一人如盖。雖然函盖相應，總未有事在。何謂如此？楚鷄不是丹山鳳。正覺云：大凡勘辨，瞬息千差。這兩个相逢，直下要入文釘鉸。若不是同參先師，爭解明出世未出世邊事？禪家流到與麼處，須是眼眼相照，辨使分明，切忌雷同向精魂上一例轉回。要會貞溪驗得這僧同參底道理麼？官有明條。遂舉拂子，下座。

佛海云：貞溪倒用雲：長刺良頭之刀。爭柰者僧刃下有隱身之術，有出身之路，自然當處和平。且道什麼處辨得他見先師來？

舉：大川有僧到來，川云：幾時發足江陵府？僧提起坐具，川云：特謝遠來。下去。僧遶禪床一匝便出。川云：若不恁麼，焉知眼目端的？僧撫掌一下，云：苦殺人！洎合錯判諸方尊宿。川云：甚得禪宗道理。

有僧舉似丹霞，霞云：大川法道即得，我這裏即不然。僧云：和尚此間作麼生？霞云：猶較大川三步在。僧禮拜，霞云：錯判諸方者多。

佛鑑拈云：大川與這僧，一鳧脛雖短，短中有長；一鶴脛雖長，長中有短。分明說破，可見這爻訛。

正覺云：大川與這僧相見，一賓一主，酬酢分明，什麼處是錯判諸方處？丹霞與麼，什麼處是較大川三步處？這僧既禮拜，為什麼也道伊錯判諸方？若辨得，許具不錯判諸方底眼；苟若不會，切忌隨邪打摸楞。

佛海云：者僧如水上葫蘆子，被大川一捺，直得東沉西湧，引得丹霞自熱亂一上。若善參詳，許你得禪宗道理。

舉：平田來看茂源，源方起身，田近前把住云：開口即失，閉口即喪，去此二途，請師別道。源以手掩鼻，田放開云：一步較易，兩步較難。源云：著甚死急？田云：若非是師，不免諸方檢點。

佛鑑拈云：諸人！者二老宿恁麼道，還免得人檢點也無？平田臂長衫袖短，茂源脚瘦草鞋寬。智海恁麼說話，還免得人檢點麼？具眼底一恁檢點取。

正覺云：會點撿這話麼？放筆從頭看，特地骨毛寒。佛海云：恁麼來相訪，可謂不會做客，勞煩主人。末後道：若不是師，不免諸方點撿，也是大斧斫了手摩挲。

舉：性空有僧來參，空云：與麼下去，還有佛法道理也無？僧云：某甲結舌有分。空云：老僧又作麼生？僧云：素非好手。空便仰身合掌，僧亦合掌，空却撫掌三下，僧拂袖便出。空云：烏不前，兔不後，幾人於此忙然走？只有闍梨達本源，結舌何曾著空有？

佛鑑，拈云：進不前，退不後，頭尾中間兩處走，胡僧撫掌笑呵呵，此土西天未曾有。

正覺云：性空向這僧頂門上著灸，這僧向性空命門裏著艾，兩家病痛一般。其奈肓之上，膏之下，總未有干涉。

佛海云：結舌有分，是說道理；仰身合掌，非用機關。後偈掘地深埋，未免重為別過。晝復夜，初中後，金烏飛，玉兔走，於此忙然與悄然，總是鰕跳不出斗。

舉：丁行者來參性空，空打一棒，云：瞎却汝本來眼也。丁云：非但今日，古人亦行此令。空云：誰向汝道古今？丁便拂袖出。空云：青天白日有迷路人。丁云：莫要指示麼？空便打。丁云：莫瞎却人眼好。空云：瞎却俗人眼有甚過？

佛鑑，拈云：性空雖行瞎棒，棒棒打著丁；行者雖明古今，皮下無血。

正覺云：既是瞎棒，為甚却打著(治)？既明古今，為甚却道皮下無血(瞎)？佛鑑黨事不黨理，山僧黨理不黨事。然雖如此，也是一面山，一面水。

佛海云：性空雖是瞎棒，正令已行；丁行者雖是俗人，全身擔荷。當初於誰向汝道：古今處奪却棒。倒行此令時如何？賊過後張弓。

舉：有僧來參性空，空展兩手，僧近前三步，却退後。空云：父母俱喪，略不慘顏。僧呵呵大笑。空云：少時與閣梨舉哀。僧打筋斗出去。空云：蒼天！蒼天！

佛鑑拈云：展開兩手，只見錐頭利；進前退後，不見利頭錐。呵呵大笑，笑裏有刀，連哭蒼天，弓折箭盡。且道畢竟如何？良久，云：若不共同橋上過，空信橋流水不流。

正覺云：這僧喜極成悲，性空西家助哀，佛鑑雖然慶吊分明，爭奈禮煩則亂。只如道：橋流水不流，利害節角在什麼處？會麼？打與九分。

佛海云：展手之機，魚行水濁。進退之節，鳥飛毛落。父母俱喪，當頭責問。大笑呵呵，對面供答。少時舉哀，據欵結錄。打筋斗出，見機而作。蒼天蒼天，將錯就錯，也好與一坑埋却。

舉：僧問性空：千里外來尋師時如何？空云：閣梨不涉途。僧云：不涉途且致，如何是師？空良久。僧云：此猶是途。空便打。僧云：屈在於初。空云：你失在於後。僧便喝出去。空云：惺後方知不與麼。

佛鑑拈云：一人驢腮馬觜，一人象鼻猪頭，忽然鬧市裏相逢，遞相歎訝，向水盆裏照面，各自懺懼分散。諸人要息疑麼？但向水盆裏照，看是甚面目？

正覺云：這僧云：屈在於初。什麼處是屈處？性空云：失在於後。什麼處是失處？佛鑑道：伊驢腮馬觜，象鼻猪頭。莫描畫伊太過麼？更要向水盆裏照看，直饒照得分明，未免疑在。要辨他爻訛麼？性空停囚長智，這僧養病喪軀，欲得公道兩平，許你死中得活。

佛海云：性空法海，遊泳者多，知淺深者少。這僧雖能窮其淺深，而不能卷其波瀾，何故惺後方知？

舉：本生拈拄杖示眾云：我若拈起，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；我若不拈起，你便向拈起處作主宰。且道山僧為人在甚處？僧出云：不敢強生節目。生云：也知閣梨不分外。僧云：低低處平之有餘，高高處觀之不足。生云：節目上更生節目。僧無語。生云：掩鼻偷香，空招罪犯。

佛鑑，拈云：這僧好一條銀纏挶鏘，不解使得，却被本生一葱擔打倒。當時若見他道：節目上更生節目。只向道：莫是分外麼？著此一轉語，可謂光前絕後，耀古騰今。不然，則纔見拈起拄杖，便與掀倒禪床、拗折拄杖，那見有許多葛藤？乃竪起拄杖，云：如今却在老僧手裏，拈起放下不由別人。還有為本生作主底麼？良久，云：馬無千里謾追風。

正覺云：大小本生賊，過後張弓賴。值這僧無語，待他道：節目上更生節目，只好吐舌似伊。他不免道：掩鼻偷香，空招罪犯。正好向伊道：我也識得你。

佛海云：未拈起時作道理，強生節目；拈起處作主宰，正是分外。此僧無語，觀之不足；掩鼻偷香，平之有餘。古人且止。乃拈拄杖云：我若拈起，你如何近傍？我不拈起，你又如何摸索？且道為人在什麼處？

舉：本生有僧從太原來，生云：近離那邊風景如何？僧云：與此間不別。生云：且道此間風景如何？僧云：和尚與某甲不同。生云：踏破施主草鞋，當為何事？僧無語。生云：即古即今，出个問處且難，乃至老僧亦出不得。

佛鑑，拈云：本生這邊那邊，依稀栢樹子；這僧非別非同，髣髴須彌山。洎乎北斗裏藏身，便見吸盡西江水。本生既出不得，你諸人如何出得？良久，云：唱歌須是帝鄉人。

正覺云：早知今日事，悔不慎當初。

佛海云：一步兩步較易，草鞋踏破較難，草鞋踏破猶為易，出他問處最為難。最為難，那邊風景者邊看，擬著銀山照膽寒。

舉：大茅上堂云：欲識諸佛心，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；欲識常住不凋底性，但向萬物遷改處會取。僧問：如何是大茅境？茅云：不露鋒。僧云：為甚麼不露鋒？茅云：無當者。僧無語。茅云：見不盡，語不曉；解不盡，答不通。良久，云：是見解麼？若道得一句，老僧即甘；若道不得，有通方句在。僧擬進語，茅打一棒，便歸方丈。

佛鑑拈云：大茅分明撒下明珠，這僧却向水池內拾瓦礫。為甚如此？乃竪起拂子：只為不識這个。若這裏識得瓦礫，便是明珠；若也不識明珠，及成瓦礫。且道：老僧恁麼道，是明珠？是瓦礫？試揀別看。

正覺云：真金百鍊，轉見精明。這僧要死，灰裏試驗。還會他通方底句麼？棒頭有眼明如日。

佛海云：茅香皂角般般有，只麼將來亞與人。

舉：夔上座參德山，山纔見便抽坐具，夔云：這个且致，忽遇心境一如底人來，共他說个什麼，即得不被諸方檢責？山云：猶較昔日三步在，別作个主人公來。夔便喝，山不語，夔云：塞却這老漢咽喉也。僧後舉似溈山，山云：夔公雖得便宜，爭奈掩耳偷鈴。

佛鑑拈云：夔公一喝，賓主歷然；德山無言，語徧天下；溈山老子，雪上加霜。子細點檢將來，總不可放過。乃擲下拄杖，下座。

正覺云：德山塞却咽喉，竹密不妨流水過。溈山云：龐公掩耳偷鈴，山高不礙白雲飛。佛鑑總不放過，爭奈鷂子過新羅？山僧與麼批判，也是界破青山色。

佛海云：龐公能據虎頭，亦能收虎尾，却不能照顧陷虎之機。當時見他德山無語，只向道：猶較昔日三步，管取塞斷溈山咽喉。

舉：龐上座參百丈，喫茶了，丈云：有事相借問，得麼？龐云：幸自非言，何須箚窒？丈云：與麼則許借問去也。龐云：更請一甌茶。丈云：收得安南，又憂塞北。龐撥開胷，云：與麼，與麼。丈云：要且難搆，要且難搆。龐云：知即得，知即得。有僧舉似仰山，山云：若人識此二人落處，不妨奇特；若辨不得，大似日中迷路。

佛鑑拈云：百丈獨坐大雄峯頂，咳唾風生，四方禪者望崖而退，因什麼龐上座到來直得弓折箭盡？正覺云：有事相借問，幸自非言；更請一甌茶，安南塞北。與麼與麼，難搆話端，落處分明，日中可辨。佛鑑向甚處見百丈弓折箭盡？事忙不及草書。

佛海云：百丈下堂句，如當軒猛虎，目視耽耽，直是不容近傍，今日却向草窠裏退己讓人。若也知他，落著孟嘗門下足高賓；若也不知，仰山道底。

舉：龐上座參容山，山纔見，撫掌三下，云：猛虎當軒，誰人敢敵？龐云：俊鷂冲天，誰人捉得？山云：彼此難當，彼此難當。龐云：且放過，未要斷這公案。山將拄杖作舞，歸方丈。龐無語，山云：死却這漢也。

有僧舉似雲山，山云：龐公何不別前語？

佛果拈云：力敵勢均，不妨好頭對眼親手辨，彼此沒便宜，下梢可惜放過，待他將拄杖作舞歸方丈，便好與撫掌三下，拂袖便行，不唯頭尾完全，亦免遭人指注。雖然，只如龐公無語，還可轉側也無？謂言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

正覺云：雲山道：龐公何不別前語？佛果云：還可轉側也無？據此，二尊宿總要扶這話在，爭奈他未要斷這公案何？子細點撿將來。雖然，容山作舞歸方丈，又道：死却這漢，也是強辭奪正理。若要公道商量會得，佛果夜行人却較些子。

佛海云：放則雙放，彼此無傷。收則雙收，首尾俱正。明明道且放過，未要斷者公案。容山雲：山何得掩耳偷鈴？

舉雲山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西京來。山云：還將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？僧云：不敢妄通消息。山云：作家師僧天然猶在。僧云：殘羹餿飯誰人喫之？山云：獨有闍梨不喫。僧便作吐勢。山云：扶出這病僧著。僧便出去。

佛果。拈云：一往觀來，二俱作家；節節勘證，二俱落草。當時若有个解，截斷葛藤，不妨光前絕後。還委悉麼？多虛不如少實。

正覺云：西京主人公消息，且拈向一邊。只如這僧不喫它殘羹餿飯，吐个甚麼？雲山道：扶出這病僧，不妨諦當，且不欲盡令而行。若要酬酢分明，涅槃堂裏也無著這僧處。只如佛果道：多虛不如少。實在什麼處著眼？

佛海云：或道：多虛不如少。實既不喫，吐个什麼？或道：隄防太過，反成落草。山僧不然，殘羹餿飯喫者甚多，獨有者僧不惟不喫，聞亦惡心。何故？為他親從西京來。

舉：雲山見僧到來，纔起身，僧便出去，山云：得與麼靈利。僧便喝云：作這个眼目，法嗣臨濟也。大屈哉！山云：且望閣梨善傳。僧回首，山喝云：作這个眼目，錯判諸方名言。便打。

佛果拈云：甎頭來，瓦子報，也似不耐事。要且一拳還一拳，一踢還一踢，却是个林濟下宗風。至於末後截斷天下人舌頭，不妨峭措。會麼？杖頭築著活衲僧，正法眼藏增高價。

正覺云：這僧急行，終無好步。雲山一程分作兩程，當時這僧若不回頭，誰解鉤深賾隱？佛果道：甎來瓦報，拳踢相當，杖頭築著活衲僧，正法眼藏增高價。不妨諦當，不妨諦當。然雖如此，也是狌狌草鞋。佛海云：好个焦尾大蟲，風塵草動，劈頭便咬。雲山一手縱，一手擒，放出南山白額，還他一口，又與伊折合性命。(噫！)臨濟門風，掃土而盡。

舉：僧問祿青：不落道吾機，請師道。青云：庭前紅莧樹，生葉不生花。僧無語。青云：會麼？僧云：不會。青云：正是道吾機，因什麼不會？僧禮拜，青便打，云：須是老僧打你始得。僧又無語。

佛果拈云：來源既正，只貴轉身。這僧眼既搭癡祿青，遂因風放火。當時若是个漢，待他道：庭前紅莧樹，生葉不生花。便與掀倒禪床。直饒道：吾親來也。須與佗平展。還委悉麼？棊逢敵手難藏倖，詩到重吟始見功。

正覺云：這僧雖然不會，喫棒不甘。何故？不見道：不落道吾機。

佛海云：者僧問處，不妨使人疑著。撞到紅莧庭前，却便轉身無路。祿青空費許多氣力。

舉：祿青有僧來參，青以目視之，僧云：是个機關，於某甲分上用不著。青彈指三下，僧遶禪床一匝，依位而立，青云：莫妨參堂去。僧始出，青便喝，僧却以目視之，青云：酌然用不著。僧禮拜而退。

佛鑑拈云：祿青眼裏有筋，這僧皮下無血。彈指三下，醉後添盃；遶禪床一匝，如蟲禦木。佛法門中，無可不可；衲僧分上，天地懸殊。要辨端倪麼？一等是將錯就錯。

正覺云：祿青與這僧相見，會醫還少病。佛鑑道：一等是將錯就錯，知分不多愁。山僧恁麼也是艾上箚針。

佛海云：一个機關，兩人共用，左旋右轉，橫推竪推，不妨活潑潑地，因甚道用不著？

舉：凌行婆問浮杯：盡力道不得底句，分付阿誰？杯云：浮杯無剩語。婆云：未到浮杯，不妨疑著。杯云：更有長處，不妨拈出。婆云：蒼天中更添怨苦。杯無語。婆云：語不知偏正，理不識倒邪，為人則禍生。

有僧舉似南泉，泉云：苦哉！浮杯被這老婆折挫一上。婆聞得，笑云：王老師猶少機關在。有澄一禪客見婆，問云：南泉因什麼少機關？婆哭云：可悲！可痛！一罔措。婆云：會麼？一合掌而立。婆云：跂死禪和，如麻似粟。

一後舉似趙州，州云：我若見這臭老婆，問教伊口啞。一云：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伊？州便打。一云：為什麼却打某甲？州云：似這般跂死禪和，不打更待何時？婆聞云：趙州合喫婆手中棒。州聞得哭云：可悲！可痛！婆聞得歎云：趙州眼光礫破四天下。州聞得令人問：如何是趙州眼？婆竪起拳。僧回舉似趙州，州乃有頌與婆云：當機覿面提，覿面當機疾。報汝凌行婆，哭聲何得失？婆有頌答云：哭聲師已曉，已曉復誰知？當時摩竭令，幾喪目前機。

佛鑑拈云：浮杯、南泉、趙州三人老將，一人埋兵掉鬪，一人坐籌帷幄，一人陷虎之機。埋兵掉鬪堪作踏白先鋒，坐籌帷幄堪作中軍招討，陷虎之機堪作殿後將軍。澄一禪客只解傳言送語，這邊那邊漏泄兵機，教這三个老漢布長蛇陣圍却凌行婆，爭柰婆子有出身，一路走到無生國裏。諸人即今要見婆子也無？若見得，不搽紅粉也風流；其或未然，諸人明日各添一歲。

正覺云：老婆向丘墓裏拾得个匕 首，到處慣得其便，被趙州順風識破，直得瓦解冰消。

佛海云：可悲可痛，古今盡道。凌行婆具丈夫氣宇，有衲子機關，折剉浮杯，笑王老師要打趙州，臨機應變，玉轉珠回，著著有出身之路。澄一禪客到伊面前，只得以手加額，若與麼見解，蒼天中更加怨苦。殊不知浮杯無剩語，頭正尾正，又得南泉、趙州、孫吳暗合左語，引掉做个倒城計子。者老婆渾不識瞥，只管踏步向前，被趙州中路奪伊慣用底匕 首，便乃望風竪降，重重納欵。諸人還曾點檢麼？竪起拳頭摩竭令，幾乎喪却目前機。

舉歸宗有座主來參，值宗鋤草次，忽見一條蛇，宗以鋤便攫，主云：久響。歸宗到來，只見个麤行沙門，宗云：你麤我麤。主云：如何是麤？宗竪起鋤頭。主云：如何是細？宗作斬蛇勢。主云：恁麼則依而行之。宗云：依而行之且致，你甚處見我斬蛇？主無語。

佛鑑拈云：歸宗雖麤，麤中有細；座主雖細，細中有麤。要得麤細兩忘，須會斬蛇意始得。若會得，一任依而行之；若未會，各各照顧脚下。擲下拄杖，下座。正覺云：歸宗元來把不定，被座主調戲一上，賴值末後，座主休去。當時若被他奪却鋤頭，擬做什麼合煞？

佛海云：一鉏鑊斷，草偃風行，分細分麤，入泥入水。弄得活處，不妨依而行之；窮詰將來，大似識法者懼。

舉：夾山上堂云：我二十年住此山，未曾舉著宗門中事。有僧問：承和尚有言：二十年住此山，未曾舉著宗門中事。是否？山云：是。其僧便掀倒禪床，山休去。

山至明日普請，掘一地坑，令侍者請昨日僧至。山云：老僧二十年來只說無義語，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，埋向此坑中。便請！便請！上座若不打殺老僧，上座自著打殺，埋此坑中始得。其僧歸堂，裝衣潛去。

佛鑑拈云：夾山濁時，頭尾俱濁；這僧清時，始終皆清。後人不會，皆云：這僧怕被打殺，潛然而去。殊不知綿裏有針。這僧好則好，只是當時少一轉語，待夾山云：闍梨若不打殺老僧，闍梨自著打殺。埋向坑裏，只近前兩手擘開眼云：猫。

正覺云：這僧當時掀却禪床，便歸堂裝衣而去，爭得夾山案欵周旋？

佛海云：夾山大似貧兒思舊債，還當得宗門中事麼？不得者僧扶持，爭見功高汗馬？只如昨日夾山休去，者僧今日潛去，又作麼生？猿抱子歸青嶂裏，鳥銜花落碧岩前。

舉：黃山來參夾山，山問：甚處人？黃云：閩中人。夾云：還識老僧麼？黃云：和尚還識學人麼？夾云：不然。子且還老僧草鞋價，然後老僧還汝江陵米價。黃云：江陵米作麼價？夾山云：真師子兒，善能哮吼。

佛鑑拈云：且道二老漢還有相識處也無？若也相識，何須更問？若不相識，因甚却問鞋錢米價交加？黃山云：江陵米作麼價？夾山便贊云：真師子兒，善能哮吼。意旨如何？於此見得，債無陳，得便新；其或未然，江陵米價逐時增，草鞋錢盡教誰出？

正覺云：夾山得个驢兒便喜懽。

佛海云：躡蹤追賊，就手分贓。黃山較些子，却被夾山一坐，直至而今起不得。

舉：夾山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湖南來。夾山云：曾到石霜麼？僧云：要路經過，爭得不到？山云：承聞石霜有毬子話，是否？僧云：和尚也須急著眼。山云：如何是毬子？僧云：跳不出。山云：如何是毬杖？僧云：勿手足。山云：老僧未曾與闍梨相識，且下去。

佛鑑拈云：夾山雖與這僧眼辨手親，未免小兒伎倆。且如何得出小兒伎倆？各自打辨精神，子細究取。

正覺云：雖未相識，也好頭對，只是少个孟八。

佛海云：大眾急著眼看，好个石霜毬子，動著轆轆地，更攔截不住。夾山却道：未曾與闍梨相識。是肯伊？不肯伊？

舉：瑞岩問夾山：與麼即易，不與麼即難，與麼與麼即惺惺，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。山云：老僧謾闍梨去也。岩喝云：這老和尚如今是什麼時節？便出去。

有僧舉似岩頭，岩頭云：苦哉！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也。

佛鑑拈云：瑞岩恁麼問，風不鳴條；夾山恁麼答，雨不破塊；岩頭恁麼說話，嘉禾合穗，野老謳歌。雖然如此，總欠悟在。何故？世事但將公道斷，人心難與月輪齊。

正覺云：岩頭與麼道，意在什麼處？且道當時瑞岩受他謾？不受他謾？若會去，可謂唱名金殿曉；若也不會，衣錦夜行多。

佛海云：瑞岩入門呈欵，也要勘驗主人，若非夾山老眼精明，未免墮他綣繢。岩頭大師云：苦哉！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也，也是怜兒不覺醜。

舉：僧問夾山：如何是相似句？山云：荷葉團團團似鏡，蔆角尖尖尖似錐。僧云：不會。山云：風吹柳絮毛毬走，雨打梨花蛺蝶飛。

佛鑑拈云：忽有人問老僧相似句，但云：遠觀山有色，近聽水無聲。僧云：不會。師云：春去花猶在，人來鳥不驚。且道是同是別？

正覺云：山僧若在，向伊道：不許懷脇。佛海云：如蟲禦木，偶爾成文。切忌作相似語，會山僧土上加泥去也。芍藥花開菩薩面，椶櫚葉散夜叉頭。

舉：古靈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城中來。靈云：還知所生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麼？僧云：某甲特來看。靈云：你作麼生看？僧云：蒼天！蒼天！靈喝云：這裏什麼所在，要哭便哭？僧云：爭奈父母在地獄中受苦？靈云：你作麼生免得此難？僧云：三十年後有明眼人鑒此話在。

佛鑑，拈云：雖然事無固必，要且五味俱全，古靈只知踏步向前，不覺草鞋跟斷。這僧移身退後，兩翼風生，雖然進退不同，

盡在金峯窠裏。且道如何？既要得出，應須得入；既然得入，須知有出。畢竟如何？巢知風，穴知雨。

正覺云：古靈幸自鐵石心腸吊喪問死，這僧雖然寢苫露地，哀而不傷。要鑒此話麼？君子有終身之憂。

佛海云：古靈引者，僧入得地獄，出不得地獄者，僧入得地獄，亦自出得地獄，具眼者辨。

舉：丹霞去訪龐居士，士見師來，不語亦不起，霞乃提起拂子，士提起槌子，霞云：只恁麼，別更有在？士云：此回見子不似於前。霞云：不妨減人聲價。士云：比來折挫一上。霞云：恁麼則啞却天然口也。士云：你口啞却，則本分猶累我口啞却。霞擲下拂子便出，士召云：然闍梨！霞回首，士云：不唯患啞，兼乃患聾。

佛鑑拈云：丹霞拂子，龐公槌子，雖然閑家閑具，要且少伊不得。龐公患啞，丹霞患聾，雖然僧俗有殊，爭奈病痛一般。何故如此？千峯勢到嶽邊止，萬派聲歸海上消。

正覺云：這一轉公案，尋常只作解會，便涉膚淺商量，槌拂上玉石不分，聾啞處是非鋒起。所以佛鑑道：千峯勢到嶽邊止，萬派聲歸海上消。真个到與麼田地始得。到後如何？掛角羚羊亡氣息，倚天長劒用無痕，纖波不動寒蟾影，無限魚龍謾吐吞。

佛海云：不語不起，威儀具足。竪拂拈槌，禮數周旋。別有別無，相酬相酢。甚處是患聾啞處？會麼？竹影掃堦塵不動，月華穿水浪無痕。

舉：丹霞去看居士門前，見居士女子靈照去洗菜，霞云：居士在否？女放下菜籃，斂手而立。霞又問：居士在否？女提籃便行，霞便回。居士從外歸，女子舉似居士，士云：丹霞在麼？女子云：去也。士云：赤土塗牛孀。

佛鑑拈云：丹霞從苗辨地，靈照因語識人。放下籃子，當處發生；提籃便行，隨處滅盡。居士赤土塗牛孀，堂屋裏販揚州。且道畢竟如何？各自散去，免增話會。

正覺云：丹霞覿在不疑，靈照前恭後踞。士云：赤土塗牛孀，八兩恰半斤。

佛海云：把住放行只這是，回頭說與阿爺知□。因覿面放行句，又見橫身把住時。

舉：丹霞問居士：昨日相見何似今日？士云：如法舉昨日事來，與你著箇宗眼。霞云：只如宗眼，還著得龐公麼？士云：我在你眼裏。霞云：某甲眼窄，何處安身？士云：是眼何窄？是身何安？霞無語。士云：更道取一句，便得此話圓也。

佛鑑拈云：是眼何窄？是身何安？昨日今日，事無兩般，淮南兩浙，秋熱春寒。恁麼會得，也太無端，三十年後，莫受人瞞。

正覺云：碁逢敵手著還新，得意難藏眼裏身。局罷不知何處去，空山惆悵爛柯人。

佛海云：昨日與今日，同中却不同。獰龍攪滄海，俊鶻摩青空。宗眼明如日，機輪疾似風。丹霞回首處，遍界覓無蹤。

舉：龐居士一日向丹霞前立，少時便出，霞不管，士却入來與霞相對坐，霞却向士前立，少時便歸方丈。士云：你入我出，未有事在。霞云：老老大大，出出入入，有甚了期？士云：略無些慈悲。霞云：引得箇老翁到這田地。士云：喚什麼作引？霞乃把住，拈却幞頭云：一似个師僧。士却將幞頭搭向霞頭上云：一似个俗人。霞應喏喏。士云：猶有昔日氣息在。霞拋下幞頭云：恰似个烏紗巾。士應喏喏。霞云：昔日氣息爭得忘？士彈指云：動天動地。

佛鑑拈云：丹霞與龐老閙市裏相逢，千峯頂上握手；千峯頂上相逢，却向閙市裏握手。如鍾在架，隨扣發音，大擊大鳴，小擊小響，聲非內出，亦非外來。只如未扣已前，聲在何處？各自歸堂究取。

正覺云：一出一入，徐行欵步。庠序威儀，風流耍措。互換誰分僧俗，禮義生於富足。

佛海云：一出一入，少坐少立，互換呈機，何得何失？也是他家平常法喜禪悅之樂，雖言俗氣未忘，其奈驚天動地。畢竟明什麼邊事？幾度賣來還自買，為怜松竹引清風。

舉：丹霞見居士來作走勢，士云：猶是拋身勢，作麼生是嘶呻勢？霞便坐，士向前以拄杖劃个七字，於下劃个一字云：因七見一，見一忘七。霞便起，士云：更坐少時，猶有第二句在。霞云：向這裏著語得麼？士哭三聲。

出去！

佛鑑拈云：時人盡道居士丹霞知音相見，水乳相投，還端的也無？智海敢道拋身走勢，踞地嘶呻？放過即不可，因七見一，見一忘七，只見錐頭利，不見利頭錐，龐老哭三聲，弓折箭盡。畢竟如何？不得春風花不開，花開又被風吹落。

正覺云：因七見一，尋蹤訪迹。見一忘七，青天白日。第二句中，因凶得吉。掛劒虛堂歸去來，忠義之言難可失。哀哀哀！

佛海云：拋身走勢，客到主興，踞坐嘶呻，聲和響順。因七見一，人貧智短；見一忘七，馬瘦毛長。起身而去，乘機識變，更坐少時，未容放過。向這裏著語得麼？獅子翻身，士哭三聲，弓折箭盡。恁麼著語，看山僧眉毛在麼？

舉：丹霞一日手提念珠，居士近前奪却，云：二彼空手即休。霞云：妬忌老翁，不識好惡。士云：捉師公案未著，後回終不恁麼。霞云：吽！吽！士云：吾師得人怕。霞云：猶少棒在。士云：年老

喫棒不得。霞云：不識痛痒漢，打得也無益。士云：也無接引機關在。霞拋下念珠而去。士云：賊人物終不敢收拾。霞回首，呵呵大笑。士云：這賊敗也。霞近前把住，云：更諱不得。士與一掌。

佛果拈云：絲來線去，半合半開，大似排陣相攻，打个交衮，未分勝負，再入鎗旗，幾乎披靡，復無輸贏，賞伊作者，善知通變。山僧今日手無念珠，亦不行棒，亦無人奪，亦無人掌，且道還有接引機關也無？遂竪起拳云：擬議不來，莫言不道。

正覺云：丹霞、龐翁二老將放縱卷舒，開合自在。佛果云：作者善知通變。誠哉是言！然末後折節慕風，不知望履幕下。何故如此？既道手無念珠，亦不行棒，亦無人掌，豈非畏慎之詞？若論接引機關，拳頭上何曾道著？若是山僧即不然，直須向丹霞呵呵大笑處明取。且道明个什麼？這一隊老漢是賊？識賊？

佛海云：求爭討炒，好个妬忌底老翁；軟語放頑，是不識痛痒底漢。若非老眼精明，洎合落人陷穽。只如丹霞棒、龐公掌，還有親疎也無？知痛痒者試斷看。

舉：丹霞一日與居士行次，見一泓水，士以手指云：得恁麼也還辨不出？霞云：酌然是辨不出。士捋水潑霞三下，霞云：莫恁麼！莫恁麼！士云：須恁麼！須恁麼！霞捋水潑士三下，士云：正當恁麼時堪作什麼？霞云：無外物。士云：得便宜者少。霞無語。士云：誰是落便宜者？

佛鑑拈云：丹霞雖然無語，不得作無語會，不得作默然會，亦不得作良久會。何故如此？丹霞龐公尋常平交相見，瓦礫生光，洎乎把定封疆，真金失色。還會麼？畢竟水朝滄海去，到頭雲自覓山歸。

正覺云：只這一泓水，也還辨不出，及乎辨得出，元來無外物。因甚麼居士却云：得便宜者少，平地喫交？

佛海云：相捋相潑，總非外物。既辨得出，因什麼却向露柱裏藏身？

舉：丹霞去看馬祖，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，霞問：公住何處？老人云：上是天，下是地。霞云：忽遇天崩地陷，又作麼生？老人云：蒼天！蒼天！童子噓一聲，霞云：非父不生其子。老人與童子便入山去。

佛鑑拈云：大小丹霞鼻孔，却被牧牛童子穿却也。正覺云：上天下地，不妨聰明。蒼天蒼天，隨語生解。是父是子，褒貶分明。噓！却較些子。

佛海云：老人與童子，可謂作業相似。來生我家，丹霞以惡水潑之，便乃三十六路。

舉：龐居士一日訪則川，川云：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麼？士云：猶得阿師重舉在。川云：情知久參事慢。士云：阿師老耄，不及龐公。川云：二彼同時，又爭幾許？士云：龐公鮮健，且勝阿師。川云：不是勝我，只是欠你一枚幞頭。士乃去却幞頭，云：却與阿師相似。川乃呵呵大笑。

佛鑑拈云：龐公去却幞頭，恰似阿師相似。且道他那裏是相似處？若也見得，未見石頭時事只在于今；其或未然，僧中有俗，俗中有僧。

正覺云：初見石頭，久參事慢。阿師老耄，龐公鮮健。一頂幞頭，機鋒互換。大笑呵呵，風和日暖。

佛海云：龐公被人道久參事慢，便放厮賴一上，也是俗氣不除；及至拈下幞頭，却又二三成六。且道還當得初見石頭底道理麼？驢年。

舉：則川摘茶次，居士乃問：法界不容身，師還見我麼？川云：若不是老僧，洎與龐公答話。士云：有問有答，蓋是尋常。川不管。士云：適來莫恠，容易借問。川亦不管。士喝云：這無禮儀漢，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。川提籃便歸。

佛鑑拈云：兩回不管，提籃便歸，且道旨歸何處？還會麼？苦瓠連根苦，甜瓜徹蒂甜，則川老漢經事多矣。

正覺云：龐公不奈肛何，直待打破脣斗。

佛海云：一人固守，一人力攻，固守則海闊山遙，力攻則天回地轉，點檢將來，喚作不答話得麼？

舉：則川在方丈內坐次，居士入來云：只知端居丈室，不覺僧來參。時川垂下一足，士出三步却入，川却收足。士云：得恁麼自由自在？川云：爭奈我是主人何？士云：只知有主，不知有客。川云：侍者點茶與龐公。士作舞而出。

佛鑑拈云：龐公半出半入，賓中有主；則川伸脚縮脚，主中有賓。兩箇如解舞之人，急拍急舞，緩拍緩舞。雖然急緩有殊，須知其中格調。且如何是其中格調？各自定當看。

正覺云：樂行不如苦住，富客不如貧主。趣前退後說來端，舞袖高歌却回去。則川老人可謂慣會作客方怜客，禮度周旋且喫茶。

佛海云：有是主必有是客，有是客必須是主。有主無客，主禮徒施；有客無主，客情難遣。則川垂足收足，可謂主禮勤勤；居士出而復回，不妨客情戀戀。細觀作舞出門去，義重清茶果醉人。

舉：崧山命居士喫茶，士纔接茶，提起托子云：人人有分，因甚麼道不得？山云：只因人人有分，所以道不得。士云：阿師因甚却道得？山云：不可無言去也。士云：酌然，酌然。山便喫茶。士云：

阿師喫茶，何不揖客？山云：誰？士云：龐公。山云：若是龐公，何須更揖？

丹霞後聞云：若不是崧山，洎被龐公作亂。一上居士聞得，令人傳語丹霞云：何不會取？未提起托子已前事。

佛鑑拈云：譬如琴瑟箜篌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崧山解吹無孔笛，龐老解弄勿絃琴，丹霞雖隨聲應拍，須知拍拍是令。眾中若有會底，出來露个消息，也表眾中有人；若無，各自歸堂。

正覺云：七盞清風生兩腋，一回舉著便醒醒，相逢不用輕相揖，須要當頭道姓名。若不如是，爭得丹霞相共證據？只如龐公道未提托子已前事，畢竟作麼生商量？試斷看。

佛海云：隨其流，揚其波，到岸轉灣，一篙柱定。崧山老人不勞餘力，居士傳語丹霞，愈見自納敗闕。那裏是敗闕處？

舉：崧山與居士見眾僧擇菜次，山云：黃葉即去，青葉即留。士云：不落青黃又作麼生？山云：道取好。士云：互為賓主也大難。山云：却來此間強作主宰。士云：誰不與麼？山云：是！是！士云：不落青黃，就中難道？山笑云：也解與麼道。士：珍重！大眾！山云：大眾！放你落機處。

佛鑑拈云：龐公當時若下得一轉語，方得話圓。且道：下得箇什麼語？當時但道：某甲亦放長老蹉過處。且道：甚處是他蹉過處？諸人還點檢得出麼？若點撿不出，山僧更為你注破。蹉過處，甚分明，無耳僧人子細聽，但得白雲消散盡，夕陽斜照數峯青。正覺云：且什麼處是居士落機處？要知麼？巨靈擡手無多子，分破華山千萬重。

佛海云：二老親見馬師，只得其機，不得其用。若得其用，不落青黃，有甚難道？

舉：崧山一日與居士坐次，山拈起尺子云：居士還見麼？士云：見。山云：見个什麼？士云：崧山！崧山！山云：不得道著。士云：爭得不道？山拋下尺子。士云：有頭無尾得人憎。山云：不是這老子，今日還道不及。士云：不及什麼處？山云：有頭無尾處。士云：強中得弱即得，弱中得強即無。山把住云：這老漢就中無話處。

佛果，拈云：明鏡當軒，舉無遺照，若不是龐老，洎遭惑亂。雖然如是，不入洪波裏，爭見弄潮人？只如他道：強中覓弱即得，弱中覓強即無。還有商量處也無？山僧不惜眉毛商量去也。作麼生是弱中覓強？努力今生須了却。作麼生是強中覓弱？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正覺云：崧山一个尺子，引得許多譭訛。當時龐公爭得不道崧山拋下尺子？士云：有頭無尾，正好行令，因甚麼崧山放過，致得多口老翁分強分弱？所以佛果云：得饒人處且饒人。看這兩个老宗師異代同風，饒个俗士建立宗乘，手段在什麼處？若要盡令而行，終未到得宗風掃地。

佛海云：崧山拈起時，如毒蛇橫道，若非居士當面禁住，往往遭傷。一人強中得弱，一人弱中得強，有頭無尾處，切忌錯商量。

舉：崧山一日携拄杖行次，居士見，乃問：手中是什麼？山云：年老，闕伊一步不得。士云：雖然年邁，壯力猶存。

山打一棒，士云：放却手中杖子，別有个問訊來。山乃拋下拄杖，士云：這老漢前言不副後語。山便喝，士云：蒼天中更添怨苦。

佛鑑拈云：點鐵成金易，點金成鐵難。崧山一條拄杖，尋常拈起則劃斷三乘，放下則平欺佛祖，洎乎牙人撞見販子，彼此只可自知，那堪遭衲僧點撿？好一對無孔鐵鎚。

正覺云：崧山拄杖子正要扶危，及乎被龐公問著，直得把捉不住。當時待伊道放下拄杖，別作个問訊，便好痛與一頓，看他如何祗對。雖然如是，劒閣路雖險，夜行人更多。

佛海云：拋却木上座，揮起金剛王。龐公機關如神，不免稱叫冤苦。

舉：本谿一日居士問：丹霞打侍者，意旨如何？谿云：老老大大，見人長短。士云：為我與師同參，所以借問。溪云：若恁麼，從頭舉來，共你商量。士云：老老大大，不可共你說人是非。溪云：念公年老。士云：罪過！罪過！

佛鑑拈云：一對鐵鎚如綿團，一雙烏鴉如白鶴，忽然狹路相逢，不免將錯就錯。

正覺云：龐公水裏有鹽，本溪因邪打正。若論丹霞意旨，十萬八千。

佛海云：居士與麼，本溪不與麼；本溪與麼，居士却不與麼。家常茶飯且致一邊，畢竟丹霞打侍者意作麼生？

舉：本溪問居士：達磨西來第一句作麼生道？士云：誰記得？溪云：可謂無記性。士云：舊日事不可東道西說。溪云：如今事作麼生？士云：一詞不措。溪云：智人前說添他多少光彩？士云：阿師眼能大。谿云：是與麼始得為絕朕之說。士云：眼裏著一物不得。溪云：日正盛，難為舉目。士云：穿過髑髏去在。溪彈指云：誰辨得伊？士云：這老漢有甚奇特處？溪便歸方丈。

佛鑑拈云：門已閉，一挨便開；舡欲傾，一篙便轉，可謂得逸群之用。子細點撿來，二老漢爭鋒尖巧、攙鼓奪旗則不無，爭奈未

曾動著達磨西來第一句在。且達磨西來第一句作麼生道？腦後見腮，莫與往來。

正覺云：竿上人不驚，竿下人失聲。

佛海云：誰記得一詞不措，穿過髑髏與夫？便歸方丈。綿綿無滲漏，密密不通風，總是第二句。要會西來第一句麼？合取狗口。

舉：本溪見居士來，便以目視之，士以拄杖劃一圓相。溪向前踏却，士云：恁麼不恁麼。佛鑑著語云：是！是！溪却劃一圓相，士亦向前踏却，溪云：與麼不與麼。佛鑑著語云：不是！不是！士拋下拄杖而立，佛鑑著語云：雪上更加霜。溪云：來時有杖，去時無杖。佛鑑著語云：強生節目。士云：幸自圓成，徒勞側目。溪撫掌云：奇哉！奇哉！佛鑑著語云：眾眼難瞞。士拈杖便行，溪云：看路！佛鑑著語云：頭正尾正。

佛鑑復拈云：古人恁麼相見，只為有眼底人，不為無眼底人。老僧今日只為無眼底人，不為有眼底人，惺惺漢一任穿却老僧鼻孔。

正覺云：十九條平路，終無一局同。欲分先後手，側目辨來蹤。

佛海云：各呈見解，互逞機鋒。石火莫及，電光罔通。拋下拄杖而立，不同草草。拈起拄杖便行，亦豈匆匆。者裏著得雙眼，許你親見龐公。

舉：龐居士一日見大同普濟，提起笊籬喚云：大同師，大同師。濟不顧。士云：石頭一宗到，師瓦解冰消。濟云：若不得龐公舉，酌然如此。士拋下笊籬云：寧教不直一文錢。濟云：錢雖不直，欠他又爭得？士作舞而退。濟乃提起笊籬云：龐公，龐公。士云：你愛我笊籬，我愛你木杓。濟作舞而退。士撫掌笑云：歸去來，歸去來。

佛鑑拈云：龐公拋下笊籬作舞而退，普濟亦拋下笊籬作舞而退，二老雖作用無別，其奈道理不同。龐公採其華，普濟摘其實；龐公造其門，普濟入其室。其或於此見得，非但已事分明，亦乃參學事畢，堪報不報之恩，以助無為之化。

正覺云：龐公笊籬不可欠，普濟木杓不可無。若論石頭一宗，千家萬戶，且道畢竟如何？大笑呵呵歸去來，家家門外長安路。

佛海云：普濟把定，被龐公痛處一錐。直得左轉右仄，前依後隨。笊籬提起處，相呼作舞時。若言依樣畫猫兒，定把黃金鑄子期。

舉：米胡一日領眾看普濟，濟纔見，便拽轉禪床，向壁而坐。胡於背後立少時，却回客位。濟云：是即是，若不驗破，已後遭人貶剝。却令侍者去請，胡纔上來，却拽轉禪床便坐。濟遶禪床一匝，便歸方丈。胡却拽倒禪床，領眾而去。

佛鑑云：和顏接客，麤食亦飽。慍色迎賓，珍味常飢。普濟不會迎賓，倍費鹽醋。米胡不會作客，勞煩主人。智海門下，亦無珍饈異饌，即是家常茶飯。彼此互為賓主，一任煩惱讚歎。

正覺云：二老宿相見，若論賓主酬酢，無黨無偏；若論佛法，未在。

佛海云：門內有君子，門外君子至，二老與麼相見。

和氣笑容，二俱可掬。若也點檢得出，佛法中有少分相應。

舉：僧問普濟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濟云：庭前一叢竹，經霜不自寒。僧云：畢竟如何？濟云：只聞風擊響，知是幾千竿？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濟云：燕從秋後去，鴈向孟冬來。僧云：請師直指。濟云：葉經霜後落，花逐雪中開。

佛鑑拈云：或有人問智海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但云：綠葉擎雲細，心空節浪高。畢竟如何？但云：不因漁父引，爭得見波濤？如何是佛法大意？云：庭前一叢花，千枝及萬枝。請師直指。云：春風一陣來，滿地紅英落。大眾作麼生會？且各自歸堂去。

正覺云：若問山僧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春水滿四澤。畢竟如何？夏雲多奇峯。如何是佛法大意？秋月揚明輝。請師直指冬嶺秀孤松。會麼？騎驢跨衛驅長耳。

佛海拈云：古人與麼答，山僧與麼舉，與麼會者，一任穿却。

舉：僧問普濟：此个法門如何繼紹？濟云：冬寒夏熱，人自委知。僧云：恁麼則蒙師分付去也。濟云：頑嚚少智，酏臢多癡。問：十二時中如何合道？濟云：汝還識十二時麼？僧云：如何是十二時？濟云：子丑寅卯。僧禮拜。濟乃有頌：十二時中那是別？子丑寅卯吾今說。若會唯心萬法空，釋迦彌勒從茲決。

佛鑑拈云：這僧能趨能撮，普濟能殺能活，子細點撿來，也是徐六擔板。只見一邊復和頌云：十二時中別不別？通身是口難分說。東村王老暗嗟吁，達磨西來有妙訣。

正覺云：依稀似曲纔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

佛海云：普濟前頭與奪設施一一可觀，後頭偈中大似年老心孤，未能勦絕，山僧無條攀例去也。識得子丑寅卯句，應須紹取此門風，如王仗劒當堂坐，魔佛俱時一掃空。

舉：普濟一日去訪居士，士云：憶得在母胎中時有則語，今日舉似阿師，不得作道理主持。濟云：猶是隔生也。士云：向道不得作道理主持。濟云：驚人之句爭得不怕？士云：如師見解，可謂驚人。濟云：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。士云：不但隔一生兩生。濟云：粥飯底僧一任檢責。士彈指三下。

佛鑑拈云：龐公、普濟只在蝦蟇窟裏作活計，且如山是山、水是水、僧是僧、俗是俗，豈不是母胎中事？山不是山、水不是水、

僧不是僧、俗不是俗，還是母胎中事也無？忽然驢頭生角也不定。

正覺云：兩个作者，傾盖相投，交肩而往。若論在母胎時語，何曾道著？普濟却怕箇什麼？居士便道：伊見解驚人。道理在什麼處？會麼？隔生未了驚人句，分付叢林粥飯僧。

佛海云：見得分明，說得分明，母胎中語，對面隔生。見亦不到，說亦不到，母胎中語，十日並照。二大老與麼往來，還免得道理主持麼？等閑傾盡此時心，相識猶如不相識。

舉：居士一日來訪普濟，濟纔見便掩却門云：多知老翁，莫與相見。士云：獨坐獨語，過在阿誰？濟便開門，纔出，被士把住云：是師多知？是我多知？濟云：多知且致。

閉門開門，卷之與舒，相較幾許？士云：只此一問，氣急殺人。濟無語。士云：弄巧成拙。

佛鑑拈云：普濟閉門避客，不知相見愈親；龐公掩耳偷鈴，不知欲隱彌露。子細撿點將來，總好與三十棒，須是當人自點撿始得。若點撿得出，三十棒亦不為多；若點撿不出，三十棒是你喫。

正覺云：作者相逢，家常茶飯得恁麼精熟。然則開閉卷舒不妨自在，也須解喫水防噎始得。

佛海云：此門纔閉，一挨復開，開閉卷舒，分明在我，弄巧成拙，落在阿誰分上？

舉：大同一日問居士：是个言語，今古少人避得，只如龐公還避得麼？士云：喏。同再舉前語，士云：什麼處去來？同云：非但如今，古人亦有此語。士作舞出去，同云：風顛老，風顛老，自過教誰撿？

佛果拈云：聰聞風叫，明察秋毫，拶脚處不容聲，馳突處不留迹。跳則跳得出，爭奈猶在架子下？當時若向上道，不消一个合取口。

正覺云：慣逐羊腸路，相逢莫問津。江山異今古，風物逐時新。

佛海云：大同布置，自謂古今無人出得。居士雖在其中，却不被他籠罩。把得定，作得主，不隨語轉底，試著眼看。

舉：百靈見居士云：昔日在石頭時，得力底句曾舉向人麼？士云：曾舉來。靈云：舉向什麼人來？士自指云：龐公。靈云：直是妙德空生，也嘆之不及。士云：阿師得力底句有誰知？靈戴笠子便行。士云：善為道路。

佛鑑拈云：諸禪德！古人相見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龐公好語舉似人不著，翻成死語，百靈向鬼窟裏賣瘦，一期也被賣得過。雖然如是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正覺云：若是得力句，龐公一言已出，百靈駟馬難追。

佛海云：一人如布袋裏錐子，一人如布袋裏老鴉。雖然，金陵紙貴，一狀領過。

舉：百靈一日問居士：得不得俱未免，且道未免个什麼？士以目視之，靈云：奇特莫過於此。士云：阿師錯許人。靈云：誰不與麼？士珍重便出。

佛鑑拈云：此个公案今古少人拈掇，智海今日不惜眉毛為你諸人批判，此二老子還會麼？細雨洒花千點淚，淡煙籠竹一堆愁。

正覺云：免與未免有个商量，瞬息千差，居士奇特在什麼處？且如佛鑑道：細雨洒花千點淚，淡煙籠竹一堆愁。是褒？是貶？

佛海云：等閑拋一釣，金鱗躍浪來。當初百靈道：未免个什麼士？珍重！便出多少奇特，庶免以惡水相潑。何故？个中無肯路，穿鑿不相關。

舉：居士一日問百靈：是个眼目，還免得人口麼？靈云：作麼生免？士云：情知免不得。靈云：棒不打無事人。士便轉身云：打！打！靈始拈棒，士把住云：與我免看。靈無語。

佛鑑拈云：這二老恰似下碁相似，不如傍觀者。諸人只知百靈無語，殊不知龐公失却一隻眼。還知麼？自出洞來無敵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正覺云：只如百靈拈棒，居士把住云：與我免看。百靈因什麼不對？掛向千年葛藤上，萬年千載與人看。

佛海云：若非百靈眼目，爭免得居士口？

舉：百靈一日在方丈內，居士入來，靈便把住云：今人道，古人道，作麼生道？士與一掌，靈云：不得道著。士云：道必有過。靈云：還我一掌來。士便近前云：你試下手看。靈珍重，便出去。

佛鑑拈云：二老漢雖然名傳今古，點撿得來，總好喫智海手裏痛棒。何也？一人有頭無尾，一人有尾無頭。當時龐公近前云：你試下手看。時師乃展一足云：百靈若會這一著，決定頭正尾正。

正覺云：居士作用此機，百靈好不耐債。兩兩貪程太速，不知失却話頭。話頭道什麼？

佛海云：居士一掌，直得古今道底瓦解冰消；百靈一掌，可謂快便難逢。因甚珍重出去？具參學眼者辨取。

舉：藥山問居士云：三乘中還著得這个事麼？士云：只管日求升合延時，不知還著得麼？山云：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？士云：拈一放一，未是好手。山云：老僧住持事繁。士珍重！便出。山云：拈一放一，的是好手。士云：好个一乘問宗，今日失却也。山不語。

佛鑑拈云：時人只知龐老藥山河裏行舡、岸上走馬，殊不知移花兼蝶至，買石得雲饒。雖然如是，瞌睡醒始得。

正覺云：藥山垂手傷慈，居士藏身弄影，只為交深言遠，始終拈放自由。子細點檢將來，藥山不合放過。放過什麼？多口老翁慣得其便。

佛海云：居士日求升合，藥山住持事繁，大似錦包特石，綿裹利刀，好手手中要誇，好手不知一乘。問：宗和箇事失却。

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上

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中

舉：僧問藥山：平田淺草，麈鹿成群，如何射得麈中麈？山云：看箭。佛鑑著語云：錯。僧便作倒勢。山云：侍者拖出這死漢。佛鑑著語云：錯。僧拂袖便出。山云：弄泥團漢有什麼限？佛鑑著語云：錯！錯！

佛鑑復拈云：老僧下者四錯，有縱有奪，有褒有貶，諸人還點撿得出麼？若也緇素分明，許你將錯就錯。

正覺云：會麼？箭既離弦，無反回勢。

佛海云：藥山一箭，中者必死，奈者弄泥團漢何？

舉：藥山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江西來。山以拄杖敲禪床三下，僧云：某甲粗知去處。山拋下拄杖，僧無語。山召侍者點茶，與這僧踏州縣困。

佛鑑拈云：這僧也眼目定動，待他擊禪床三下，便好點頭三下；待他擲下拄杖，便好與拗作兩截，拂袖出去。直饒藥山更有機關，教他也無展用處。

師遂拈拄杖橫案云：當時既已蹉過，只今還有咬猪狗底出來露个消息。時維那出眾作女人拜，師云：笑殺大眾。擲下拄杖，便歸方丈。

正覺云：虛舟飄瓦，觸物無心。藥山三敲，撞破漆桶。佛海云：藥山向拄杖頭生風起草，要辨者僧。者僧知來處又知去處，因甚却不肯承當？還可轉仄也無？一州一縣，鹽貴米賤。

舉芙蓉一日行食與居士，士始接，蓉縮手云：生心受施淨名早呵，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？士云：當時善現豈不作家？蓉云：豈干他事？士云：食到口邊被人奪却。蓉乃下食，士云：不消一句。

佛鑑拈云：杓柄在手，與奪自由，龐公筋夾不上，便使匙挑，大似奪飢不奪飽。然雖恁麼，解將冷口喫人熱物底也難得。

正覺云：先機一露，得在知音。句後求人，難逢作者。等閑合轍，平地青霄。直饒善現、淨名斫頷，相望不及。何也？夜來薝蔔林中過，饒得清香滿袖歸。

佛海云：將與而復奪，芙蓉有此一機；將失而復得，老龐不消一句。雖則匙筯籠橫，且圖得盌飯喫。

舉：居士問芙蓉：馬祖的實為人處，還分付與師麼？蓉云：某甲尚不見他，爭知他的實處？士云：似師見解，也無討處。蓉云：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。士云：一向言說，師猶失宗；若作兩向、三向，師還開口不得。蓉云：直是開口不得，可謂實也。居士撫掌而出。

佛鑑拈云：芙蓉何不但道分付與我？待問：如何是真實處？便好與一掌。待他眼睛定動，更與一掌。何故？且要打斷許多葛藤。

正覺云：唯之與阿相去幾何？既是馬祖的實為人處，因甚芙蓉不肯承當？當時若便承當，看他居士向什麼處言說？然雖如此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

佛海云：雨打庭前擣帛石一點，入作不得，却以葛藤纏之，便見前言不副後語。

舉居士一日來看石林，林竪起拂子云：不落丹霞機，汝試道一句來。士奪却拂子竪起拳頭，林云：正是丹霞機。士云：汝與我道不落看。林云：丹霞患啞，龐公患聾。士云：恰是。

佛鑑拈云：他家相見，別無道理，彼既搖頭，此亦擺尾，頭尾相應，難存終始，多少杜撰禪和，一向撥波求水。

正覺云：龐翁尋常撩天撥地，及乎被石林問丹霞機，只解舉个拳頭折當。石林道：伊害聾。他道：恰是。且道是个什麼？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

佛海云：放則雙放，巨浪湧千尋。收則雙收，波澄不離水。且道是落丹霞機，不落丹霞機？

舉：石林問居士：有个事相借問，居士不得惜言句。士云：便請舉來。林云：元來惜言句。士云：這个問訊，不覺落他便宜。林掩耳而去。士云：作家，作家。

佛鑑拈云：龐公雖然賊過後，張弓也被他使著；石林雖得便宜，圖他一粒米，失却半年粮。

正覺云：佛鑑道：龐公賊過後張弓，殊不知軟根鑽硬石。又道：石林圖他一粒米，失却半年粮。也只是下本相箏人。

佛海云：居士落便宜處討便宜，石林得便宜處失便宜。

舉：石林一日下茶與居士，士纔接，林縮手云：何似生？士云：有口道不得。林云：須是恁麼始得。士拂袖出去，云：也大無端。林云：識得龐公了也。士却回首，林云：也大無端。士無語，林云：你也解無語去。

佛鑑拈云：龐公尋常辯瀉懸河，因什麼到這裏無語？時人只見錐頭利，幾人能見利頭錐？

正覺云：且道佛鑑意作麼生？要見利頭錐麼？不見道：有口道不得。

佛海云居士，人呼為多口老翁，今日被人道：你也解無語去，不妨減人聲價。當時石林道：識得龐公了也。只向道：何似生管取喫茶？

舉：長髭問僧：發足何處？僧云：九華控石庵。髭云：此庵主是誰？僧云：馬祖下尊宿。髭云：名什麼？僧云：不委他法號。髭云：他不委你，你不委他。僧云：尊宿眼在什麼處？髭云：若是庵

主親來，也須喫痛棒始得。僧云：賴遇和尚，放某甲過。髭云：百年後討者僧也難得。

佛鑑，拈云：好一頭錦鱗紅尾，泝浪龍門遮攔不住，却向長髭蘆瓮裏浸却，直至如今出身無路。

正覺云：若據這僧說，甚百年後難得，更五百年也無討處。佛鑑道：這僧向長髭蘆瓮裏浸，却問伊道：長髭瓮裏是充鼻蘆？是淡菜蘆？

佛海云：從苗辨地，因語識人，不無長髭，不觸風化，不墜家聲，却還庵主。百年後討者僧也難得，莫是口甜心苦麼？

舉：僧到長髭，遶禪床一匝，卓然而立，髭云：若是石頭法席，一點也用不著。僧又行一匝，髭云：却是恁麼時，不易道得箇來處。僧便出去，髭乃喚僧：不管。髭云：這漢猶少教詔在。僧却回云：有一人不從人得，不受教詔，不落階級，師還許麼？髭云：逢之不逢，逢必有事。僧乃退身三步，髭遶禪床一匝，僧云：不唯宗眼分明，亦乃師承有據。髭打三下。

佛鑑拈云：又不打一棒，又不打五棒，因什麼只打三棒？眾中商量，或云是賞，或云是罰。賞則賞，機鋒截便，祇對有敘；罰則罰，他不識觸淨，到來印可。宗師如斯理論，深屈古人，老僧不惜眉毛，為你一時注脚。卓拄杖三下。

正覺云：長髭遶禪床一匝，這僧便道伊師承有據。當時長髭若便打三下，却看他作麼生進語？雖然如此，也是當斷不斷，返招其亂。

佛海云：者僧許多勞攘，總是模子裏脫來底，當初放去便休，不合喚回，使他作亂。一、上猶幸長髭，老而不耄。

舉：僧參長髭，髭問：汝是甚處人？僧云：新羅人。髭云：好个師僧，問著便亂統。僧云：道和尚不是作家，得麼？髭云：何曾是新羅人？僧云：某甲祇對，未成道理在。髭云：這新羅子猶亂走。

佛鑑拈云：且道這僧是新羅人不是？若道是，長髭因何道亂統？若道不是，這僧豈不知鄉曲？到這裏也須緇素分明始得。

正覺云：這僧亂走，可怜客路風波。長髭作家，也似坐不安席。

佛海云：者新羅子久經大海，慣見波濤，也解順風揚帆、也解逆流倒柁，且長髭是肯伊？不肯伊？

舉：僧侍立長髭次，髭竪起拳云：老僧只是這个，更說什麼椀鳴聲？僧云：只與麼有甚當處？髭云：汝有懸河之辯。僧云：辯亦不要。髭云：太無厭生。僧云：祇為難遇和尚。髭云：難遇底事又作麼生？僧却竪起拳頭，髭云：好承當取，勿得造次。僧禮拜而退。

佛鑑拈云：此事如人射地，無有不中之理。只如箭未離弦時，還有中不中也無？諸人要會麼？竪起拳頭云：智海這个也無，更說

什麼椀鳴聲？還有人承當得麼？大海若知足，百川應倒流。

正覺云：若是椀鳴聲，則出類拔萃。遂舉拳云：若知有這个，此土西天還肯承當麼？打與九分。

佛海云：長髭與這僧有啐啄同時之眼，有啐啄同時之機，有啐啄同時之用，總未免椀鳴聲。

舉：有僧為長髭點茶，三巡後，僧問：不負從上諸聖，如何是長髭第一句？髭云：有口不能言。僧云：為什麼有口不能言？髭乃有頌云：石師子，木女兒，第一句，諸佛機，言不得，也大奇，直下是，莫狐疑。良久，云：是第一句？第二句？僧云：不一不二。髭云：見利忘錐，猶自多在。僧禮拜，髭拈起盞子，云：直是不負從上諸聖。僧云：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又作麼生？髭放下盞子，便歸方丈，僧隨後入，髭翹起一足，云：大地不容針，汝從何處來？僧云：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。髭云：偶爾之間，又逢猛虎。

僧便作虎聲，髭以拄杖作亞鎗勢，僧却把住云：大地不容針，何處得這个來？髭云：不但維摩，文殊也緘口不得。僧云：著箭虎不可當。髭與一掌，推出方丈。

佛鑑拈云：古人道：相知不在千盃酒，一盞清茶也醉人。此語不虛。你看長髭三巡之後，茶灰抹土，入羣兒隊中，和泥入水，如金剛與耐重相撲，一起一

倒。雖然如是，你諸人向什麼處見？長髭乃竪起拳，作相撲勢，云：看！

正覺云：一句兩句，葛藤路布。維摩文殊，緘口無處。暗箭藏鋒，射中猛虎。一掌相酬，繪事後素。

佛海云：第一句言不及。見利忘錐，何得何失？拈起放下，翹足而立。文殊、維摩，鎗箭交擊，果不可當，一掌推出。縱是舜若多神，額頭也須汗出。

舉：僧到長髭，髭把住云：師子兒！野犴屬！僧以手作撥眉開勢，髭云：雖然如是，猶欠哮吼在。僧却擒住，髭云：偏愛用此機。髭與一掌，僧放下手拍三下，髭云：若見同風僧，汝還甘與麼否？僧云：想料不由別人。髭却以手作撥開眉勢，僧云：猶欠哮吼在。髭云：想料不由別人。

佛鑑拈云：說法有得，是野干鳴；說法無得，是師子吼。且道長髭與這僧說話，是落有？是落無？還有人辨得麼？直饒辨得出，未免總是野狐精。

正覺云：這兩个大似吟風詠月，對屬輕清，只是中間一處落韻。

佛海云：踞地哮吼，跳擲翻身，點撿將來，總是野干屬。

舉淩行婆來參長髭，髭云：憶得在絳州時事麼？婆云：非師不委。髭云：多虛少實在。婆云：有甚諱處？髭云：念你是女人，放你拄

杖。婆云：某甲終不見尊宿過。髭云：老僧過在甚處？婆云：和尚無過，婆豈有過耶？髭云：無過底人作麼生？婆竪起拳云：與麼總成顛倒。髭云：實無諱處。

佛鑑拈云：長髭口甜，婆子心切，口甜則言中有響，心切則句裏藏鋒，直饒心口相應，未免傍觀者哂。正覺云：長髭解接無根樹，婆子能挑水底燈，燈爛樹生真可笑，住聲千古播乾坤。諱得麼？

佛海云：長髭有掣電之機，行婆有懸河之辯，一挨一拶，一踢一拳，雖則二俱作家，爭柰絳州時事一時賺了？

舉：長髭廊下見僧問訊，髭云：步步是汝證明處，汝還知麼？僧云：某甲不知。髭云：汝若知，我堪作什麼？僧禮拜，髭云：我不堪，汝却好。

佛鑑拈云：輸機者勝，欺敵者亡，長髭和尚，命似懸絲。

正覺云：長髭向燈影裏行，這僧却步步著實，末後只得懨懨。

佛海云：明頭去，暗頭來，長髭老人幾乎著賊。

舉：漸源在道吾處為侍者，一日過茶與吾，吾喫茶，提起盞子云：是邪？是正？源叉手近前，以目視之，吾云：邪即總邪，正即總正。源云：某甲不與麼。吾云：汝作麼生？源便奪却盞子，提起云：是邪？是正？吾云：不謬為吾侍者。源便禮拜。

佛鑑拈云：雖則師資道合，邪正區分，其奈蹉過，未提起盞子時事何？也只為養子之緣，是致老婆心切。

正覺云：若論一期相見，總不較多；若欲邪正區分，更須別道一轉。

佛海云：道吾愛子之故，不覺掘地深埋。當初他奪却盞子云：是邪？是正？便與和聲打。

舉漸源有僧到來，源在紙帳內坐，僧撥開帳云：不審。源以目視之，良久云：會麼？僧云：不會。源云：七佛已前事，為什麼不會？有僧舉似石霜，霜云：如人解射，箭不虛發。

佛鑑拈云：蚌[虫*畬]相持，具落漁人之手。

正覺云：山僧即不然，不似乞諸其鄰。

佛海云：只知箭不虛發，不知惡水澆人。

舉：寶蓋來訪漸源，源捲却簾子，在方丈內坐。蓋乃下却簾子，却歸客位。源令侍者傳語云：長老遠來不易，猶隔津在。蓋遂擒住侍者，與一掌。者云：未得打某甲，有堂頭和尚在。蓋云：為有堂頭老漢，所以打你。者回舉似源，源云：猶隔津在。

佛鑑拈云：二老漢一舒一卷，賓主歷然，隔津通津，彼此相照。侍者親蒙賜掌，恩大難酬，寶蓋到處垂慈，費盡腕頭氣力。

正覺云：簾外不知簾內事，說什麼隔津？

佛海云：捲簾而坐，對面隔津；下簾而回，隔津對面。若使侍者惺惺，二人性命總在其手。

舉：南泉、魯祖、杉山、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各去住庵，於路分袂處，南泉插下拄杖云：道得也被這个礙，道不得也被者个礙。歸宗拽拄杖打南泉一下云：也只是這个，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？魯祖云：只此一句，大播天下。歸宗云：還有不播者麼？祖云：有。宗云：作麼生是不播者？祖作掌勢。

佛鑑拈云：難兄難弟，一二三四，同母而生，个个相似。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，莫言导塞不得，一句播天播地。

正覺云：礙與不礙，龍吟霧起。播與不播，蠅附驥尾。南北東西，千里萬里。俊哉！

佛海云：南泉嶽峙雲橫，歸宗天開地闢，魯祖見義勇為，杉山坐觀成敗。據者四个漢，更侍馬師三十年，各去住庵，亦未可在。

舉：石梯一日侍者托鉢上堂，梯召云：侍者！者應喏。梯云：甚處去？者云：上堂齋去。梯云：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？者云：除此外別道个什麼？梯云：只問汝本分事。者云：若問本分事，實是上堂齋去。梯云：不謬為吾侍者。

佛果拈云：我心匪石不可轉，我心匪席不可捲，綿綿不漏一絲毫，佛法世法同个眼。此猶是養子之緣，若使盡令而行，待他道：若問本分事，某甲實上堂齋去。擗脊便打。何故？臥龍須奮迅，丹鳳亦翱翔。正覺云：驀喚回頭，汗流浹背，雷聲甚大，雨點全無，非獨勞而無功，又是與蛇畫足。

佛海云：這條路脚下踏得穩實，自然一切人搖撼不動，喚作本分事錯。

舉：石梯一日侍者請師入浴，梯云：既不洗塵，亦不洗垢，浴作什麼？者云：請和尚先去，某甲將皂角後來。梯乃笑。

佛鑑拈云：石梯年老，侍者年少，雖然老少不同，其奈頭腦相似。

正覺云：呵呵語，是心苗，鶴膝蜂腰。

佛海云：要識透網金鱗只者是。

舉：石梯一日侍者問：生滅純真時如何？梯竪起拂子，者云：此猶是生滅在。梯云：汝太唐突人。者云：承和尚慈悲之故。梯云：我不慈悲又作麼生？者乃奪拂子竪起，梯云：小慈妨大慈。

佛鑑拈云：生滅純真，拈頭作尾；純真生滅，拈尾作頭。雖然頭尾相應，畢竟難存終始。且道石梯竪起拂子與侍者竪起拂子是同是別？良久，竪起拂子云：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。

正覺云：一種是弄精魂，這兩个較些子。

佛海云：將謂是慈悲那？低聲！低聲！未必善因，不招惡果。

舉：欽山有僧來參，山翹起一足云：這一足特為闍梨。僧亦翹一足。山云：不是欽山也大難。僧遶禪床一匝便出。山云：不道無人知此事，只是少有與麼。僧云：可謂好心不得好報。山低聲召云：闍梨！闍梨！僧云：欽山名遠？欽山名遠？山云：矮子看戲，隨人上下。

佛鑑拈云：欽山翹足，輟己惠人；這僧見機，恭而無禮。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若不得流水，還應過別山。

正覺云：欽山此機，知之者少。這僧雖則隨人上下，其奈然諾分明。

佛海云：佛鑑云：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。只知特為闍梨，又被闍梨特為，一酬一唱，載賡載歌，是則禮上往來，非則矮子看戲。

舉：德山侍者來參欽山，纔禮拜，山把住，云：還甘欽山恁麼也無？者云：某甲悔久住德山，今日無言可對。山放却，云：一任你祇對。者撥開胷，云：且聽某甲通氣一上。山云：德山門下即得，這裏一點也用不著。者云：久委欽山不通人情。山云：累他德山眼目。參堂去。

佛鑑拈云：德山醋釅，曾喫知酸；恩大難酬，以德報德。只如這僧恁麼祇對，畢竟如何？當門不用栽荊棘，後代兒孫惹著衣。

正覺云：侍者車不橫推，欽山理不曲斷。莫道王法無私，不是海行條貫。

佛海云：欽山喫德山痛棒，恩怨不分。今日侍者到來，如何祇麼放過？山僧忍俊不禁，為他索取一頓。拈起拄杖，又靠云：休！休！未有涅槃堂在。

舉：欽山入浴，見僧踏水車上來問訊，山云：幸自轆轤地，何須恁麼？僧云：不恁麼又爭得？山云：若不恁麼，欽山眼堪作什麼？僧云：作麼生是師眼？山以手作撥開眉勢。僧云：和尚又如何得與麼？山云：我與麼，你便不與麼。僧無語。山云：索戰不勝，一場氣悶。良久，云：會麼？僧云：不會。山云：我為你擔取一半。

佛鑑，拈云：是則轆轤地轉，其奈車下無水？何以得知？你看欽山盡日澡浴，渾身徹乾。

正覺云：說甚麼擔取一半？這僧獨獲全籌。何故？不見道：幸自轆轤地。

佛海云：這僧與麼也轉轆轤地，不與麼也轉轆轤地，纔到與麼不與麼處，却似截水停輪，且過在什麼處？

舉：欽山一日在殿上看花次，有環上座來問訊，山拈起花云：是世界？非世界？並從此去。環云：只此手中底從何處去？欽山與一摑云：手中底是什麼？環云：因和尚致得某甲喫摑。山云：若恁麼，

欽山還你一摑。山便近前，環云：欽山也無端。山云：世間還有過我者也無？環云：有。山云：誰？環拈起袈裟角云：空劫已前，誰人辨得？山近前云：除却環公，未有人敢與麼。便以衣袖遮面而出，到前廓云：空招此患。環云：苦！苦！山云：如今不苦，更待何時？良久云：汝且道苦在什麼處？環無語，山云：雷聲甚大，雨點全無。

佛鑑拈云：可惜放過這老漢，當初待伊將面近前，便與毒摑兩掌，忽然知得來處，決定須知手中底去處。乃竪拂子云：還知得來處了也無？良久云：想君不是金牙作，爭解張弓射尉遲？

正覺云：是世界？非世界？環公驀地上鉤來。與一摑，還一摑，無端招得重重苦。苦在什麼處？啞子喫瓜。佛海云：拈一放一。欽山慣用此機，見三下三。環公的是好手，如个長蛇陣，首尾中間被環公打得透了，無端轉腦回頭，不覺弓折箭盡。

舉：欽山與巖頭、雪峯過江西行脚，到一店上喫茶，欽山云：不會轉身吐氣者，今日不得茶喫。巖頭云：若與麼，我今日定不得茶喫也。雪峯云：某甲亦然。山云：兩个老漢話，頭也不識。頭云：什麼處去也？山云：布袋裏老鴉，雖活如死。頭退後，云：看！看！山云：夔公且致，存公作麼生？峯畫一圓相，山云：不得不問。頭笑云：太遠生！欽山云：有口不得茶喫者多。

佛鑑，拈云：欽山雖解轉身通氣，亦未得茶喫分。何也？話在。

正覺云：欽山平地干戈，二老將行伍錯亂，末後収旗斂鼓，且得勝負一般。然雖如此，任使將軍全得勝，歸時還少去時人。

佛海云：不會轉身吐氣、不得茶喫則固是，會轉得身、吐得氣，因什麼亦不得茶喫？公案見在。

舉：良禪客問欽山：一鏃破三關時如何？山云：放出關中主看。(佛鑑云：險。)良云：恁麼則知過必改也。山云：更待何時？良云：好箭放不著所在。便出去。山把住，云：一鏃破三關即且致，試與欽山發箭看。(佛鑑云：險。)良無語。山打七棒，云：且聽這漢疑三十年。

有僧舉似同安，安云：良公雖解放箭，要且不中的。僧便問：如何得中的去？(佛鑑云：險。)安云：關中主是什麼人？其僧却舉似欽山，山云：良公早解恁麼道，免得欽山口。雖然如是，同安也不是好心，亦須自看始得。

佛鑑復拈云：若識得三險道理，便能一鏃破三關。還有麼？有則出來為你發箭。良久，云：箭穿紅日影，須是射鵰人。

正覺云：良公箭既離弦，無返回勢；欽山向射垛背後藏身；同安雖不是好心，善解目機銖兩；佛鑑連下三險，不甘箭過新羅。若

要確實商量，須向一鏃未舉已前明取。明後如何？一句坐中得，片心天外歸。

佛海云：良公龍頭蛇尾，祇因副箭不來；欽山活剝生吞，蓋為關中有主。且道關中主是什麼人？只知事逐眼前過，不覺老從頭上來。

舉：欽山一日見僧來，竪起手云：開即成掌，五指參差。

復握云：如今為拳必無高下，你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？僧竪起拳，欽山云：你只是个無開合漢。僧云：未審和尚如何接人？山云：我若接人，共你相似。僧云：特來參和尚，也須吐露个消息。山云：汝若特來，我須吐露。

僧云：便請。欽山便打，其僧無語。山云：守株待兔，枉用心神。

佛鑑拈云：掌亦是手，握亦是手，商量个什麼？乃舉一足，云：只如展亦是脚，収亦是脚，疾走亦是脚，緩行亦是脚，無高無下，不許商量。且道與欽山是同？是別？良久，云：他日莫道欽山、智海手脚為人好。

正覺云：欽山老人垂慈落草，太煞老婆，與个襁褓小兒作戲，當時待他舉起拳，但道哆哆和和，它若悟去，免得枉用工夫。

佛海云：垂竿拋釣，意在鯤鯨。負命上鈎，得个跛鱉。是英俊底，別作商量。乃舉手云：展開也，山河大地；握定也，水泄不通。且道開底是？握底是？若道開也是手、握也是手，我也知你死水裏作活計。

舉：投子太原孚上座來參，投子云：久響孚上座，莫便是麼？孚作掌勢，投子云：老僧招得。孚便出去，投子云：且聽諸方斷看。孚却回，投子便打。

有僧舉似玄沙，沙云：莫是投子招得麼？

佛鑑拈云：投子老兒威風凜凜，虎視耽耽，坐斷一方四海，望崖而退，無何落在孚上座陷穽中出不得。如何出得？這老漢試下一轉語。

正覺云：孚上座和身送出投子棒，也不得全機。若聽諸方斷看，恰是投子招得。玄沙與麼道，也是曲肘不向外。

佛海云：將謂是浴下鼠子，由來是草裏大虫。投子若無生擒活捉底爪牙，也大難當。祇玄沙大師也是扶強不扶弱。

舉：巨榮禪客參投子，子云：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耳目，汝為什麼來見山僧？僧云：到這裏不施三拜，要且不甘。子云：出家人得與麼勿碑記。僧遶禪床一匝便出，子云：有眼無耳朵，六月火邊坐。

佛鑑拈云：將錯就錯，且道賓家將錯就錯？主家將錯就錯？識休咎漢向這裏緇素分明，一任橫行天下，點撿諸方。

正覺云：山僧若是這僧，便好向道猶哩。

佛海云：別機宜，識休咎，兵刃交接，弃之而回，不知進退存亡，往往髑髏遍野。

舉：僧到投子，方問訊，子把住云：還知性命在老僧手裏麼？僧云：氣急殺人。子放却云：通汝氣，放汝命。僧云：草草悞及於人。子云：行脚人到東西，多是不稱主人意。僧云：就中和尚無慈悲。子云：低聲，低聲。僧云：亦諱不得。子云：客作漢。

佛鑑拈云：投子半斤，這僧八兩，定盤星上爭些子。雖然如是，得便宜是落便宜？

正覺云：投子老人氣宇雄雄，這僧一向抱頭撮脚，若論展事投機，慈悲何在？雖然如此，世事若將公道斷，人心難與月輪齊。

佛海云：如穿楊箭，百發百中，一發不中，百發皆廢。者僧向低聲低聲處下得一喝，管取明窓下安排。

舉：趙州來參投子，至相城縣見子。州云：莫是投子庵主麼？子云：茶鹽錢布施我。州先去庵內，投子後携油瓶歸。州云：久響。投子到來，只見个賣油翁。子云：你只見賣油翁，且不識投子。州云：如何是投子？子提起油瓶云：油！油！

佛鑑，拈云：趙州探竿在手，投子影草隨身，鬧市相逢，彼此平出。雖然如是，且道庵中相見事如何？良久，云：雲月宛然同，溪山還有異。

正覺云：傾盖相逢，明月清風。何故？莫恠道，相識滿天下。

佛海云：趙州只管理會，抱猛虎乳邊子，抉蒼龍頷下珠，不管投子，命若懸絲。

舉：僧問投子：春雨霖霖，百草為什麼不抽芽？子云：芭蕉只麼長。佛鑑著語：雷聲浩大，雨點全無。僧問：如何是玄中玄？子云：去年端午，今年亦然。僧云：畢竟如何？子云：故非同別，誰說前後？佛鑑著語云：兩段不同。僧問：如何是第二月？子云：仲春漸暄。僧云：如何是第一月？子云：孟春猶寒。

佛鑑復拈云：只如投子如此答他，是答他理？對他事？為復理事無礙？雪上加霜由自可，泥中洗土更愁人。

正覺云：也曾年少也風流，喜對兒孫誇白頭。自笑自歌還自樂，休將眉鏁為人愁。

佛海云：少年曾決龍虵陣，老倒還同稚子歌。

舉湖州道場僧問：如何是教意？場云：闍梨日日看。僧云：如何披究？場云：朗月鋪霄漢，山河勢自分。佛鑑著語云：信受奉行。僧問：如何是聞性不隨緣？場云：汝試聽看。僧禮拜，場云：聾人也唱胡家曲，好惡高低自不聞。僧云：恁麼則聞性宛然也。場云：石從空裏立，火向水中焚。佛鑑著語云：月明不為夜行人。僧問：虛

空闊多少？場云：太多知生。僧云：未審其中事若何？場云：三尺杖頭挑日月，一塵飛起任遮天。佛鑑著語云：和盲悖訴瞎。僧問：一念不生時如何？場云：明鏡當臺鸞鳳舞，不知身影本來雙。佛鑑著語云：賊身已露。

佛鑑復拈云：賓家能切琢，主家能琢磨，能知賓與主，見鴨便見鵝。

正覺云：道場四轉語不可雷同，直如四印：一印如印印泥，紋彩成現；一印如印印水，隨有隨無；一印如印印空，不露蹤跡；一印如金箱玉寶，非大王命，誰敢正眼覷著？有人於此擇得，可謂玉石分；其或不然，玉石俱焚。

佛海云：凡有問答，無非草窠裏作活計，唯有道場較些子。何故？能引人入草，又能引人出草。且此四轉語，那个是入草句？那个是出草句？若也辨得，朗月鋪霄漢，山河勢自分；若也不會，石從空裏立，火向水中焚。

舉僧問靈雲：君王出陣時如何？雲云：郭璞葬熊耳。僧云：如何是郭璞葬熊耳？雲云：坐見白衣天。僧云：當今何在？雲云：莫觸龍顏。

佛鑑拈云：從苗辨地，因語識人。靈雲見桃花便悟，名不虛傳，如何辨的？不見他道：郭璞葬熊耳。

正覺云：君王既出陣，誰敢觸龍顏。郭璞葬熊耳，坐見白衣天。已是觸了也。

佛海云：這僧有拔山之力，有盖世之氣，而無天命，竟為靈雲所擒。

舉僧問靈雲：混沌未分時如何？雲云：露柱懷胎。僧云：分後如何？雲云：如片雲點太清。僧云：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？雲不對。僧云：恁麼則含生不來也。雲亦不對。僧云：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？雲云：猶是真常流注。僧云：如何是真常流注？雲云：如鏡常明。僧云：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？雲云：有。僧云：如何是向上事？雲云：打破鏡來與汝相見。

佛果拈云：透到不疑處，用到無事處，一主一賓，一挨一拶，若非透徹淵源，爭能入理深談？到恁麼田地，看今時只覓个如鏡常明底尚不可得，何況打破鏡來？還委悉麼？修心未到無心地，萬種千般逐水流。

正覺云：雲從龍，風從虎，以類相求。這僧問處，盡始盡終，靈雲中間，似斷復續，及乎末後，打破鏡來相見，正如師子返擲。所以佛果云：透到不疑處。良有旨哉！何故如此？修心已到無心地，猶帶桃花兩臉紅。

佛海云：混沌未判之前，既分之後，如是絲來線去，可謂入理深談。中間兩處默然，却又如何理論？直饒打破鏡來，也不為你說破。

舉，鏡清問曹山：清虛之理，畢竟無身時如何？山云：理即如是，事又作麼生？清云：如理如事。山云：瞞曹山一人即得，爭柰諸聖眼何？清云：若無諸聖眼，爭鑒得个不恁麼？山云：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

佛果拈云：二老向泥水窟裏披沙揀金，驀然突出个如意寶。雖然，只鑒得个不恁麼，未鑒得个恁麼。

若鑒得个恁麼，直饒千聖萬聖(萬聖千聖)出頭來，也須齊立下風。且如何是鑒个恁麼？手提殺佛金剛劒，誰問文殊與普賢？

正覺云：不與麼，太無端，曹山甘被鏡清瞞。如如理事誰相悉？畢竟無身也大難。也大難，大家諸聖眼前看。

佛海云：鏡清理上橫身，曹山事上出手。荊山美璞，得切磋琢磨之功，有連城不換之貴。且清虛之理，還有恁麼不恁麼也無？不見道，官不容針。

舉：僧問曹山：承教有言：大海不宿死屍。如何是海？山云：包含萬有者是。僧云：為什麼不宿死屍？山云：絕氣息者不著。僧云：既是包含萬有，為什麼絕氣息者不著？山云：萬有非其功，絕氣息者有其德。僧云：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？山云：有。僧云：如何是向上事？山云：道有道無即得，爭奈龍王按劒何！

佛果拈云：達觀之士，大用現前，辯似懸河，心如明鏡，纖毫悉照，至鑒無遺。至於正去偏來，一切善能回互，雖則入理深談，宛有衲僧巴鼻。只如今時參問兄弟，若窮到絕氣息處，已是難得，尚有萬有非其功在；直饒得到萬有非其功處，尚有包含萬有在；縱更得到包含萬有處，爭奈龍王按劒何？敢問諸人：作麼生是龍王按劒？只許老胡知，不許老胡會。

正覺云：包含萬有，不宿死屍。功用既絕，氣息俱非。日冷月熱，斯言可移。龍王按劒，妙翅失威。何也？一家不知一家事。

佛海云：無滲漏，絕功勳，回互正偏，一切自在。圓悟云：今時參問兄弟，若窮到絕氣息處，已是難得，尚有萬有非其功在；直饒得到萬有非其功處，尚有包含萬有在；縱更得到包含萬有處，爭奈龍王按劒何？

報恩即不然，若善參問，便有絕氣息底道理；到絕氣息處，便有包含萬有底道理；若到包含萬有處，便有萬有非其功底道理。

喝！假饒栽種得，不是棟梁林。

舉：僧問曹山：國內按劒者誰？山云：曹山。僧云：擬殺何人？山云：不但一切總殺。僧云：忽遇所生父母又作麼生？山云：揀个什

麼？僧云：爭奈自己何？山云：誰奈我何？僧云：為什麼不自殺？山云：直是無下手處。

佛果拈云：究本末，識機宜，別錙銖，善回互，則不無曹山，要且不免入泥入水。當時待伊道：何不自殺？好與本分草料。更說什麼無下手處？遂拈拄杖云：焠出七星光燦爛，解拈天下任橫行。

正覺云：按劒者誰？一身非兩役，無下手處，直道不容私。若論偏正倒邪，能事畢矣。更要始終全節，猶欠一機，具眼者試點撿看。

佛海云：曹山按劒而不用。蓋其門風宛轉回互，善終善始，只好向伊問：擬殺何人處？便與一刀兩段，免教人道：入泥入水，猶欠一機。

舉：僧問曹山：四山相逼時如何？山云：曹山在裏許。僧云：未審還求出也無？山云：在裏許。即求出。

佛果拈云：一等放行，不妨有漚和垂手方便，爭奈尚欠把定工夫在。若是蔣山，或有人問：四山相逼時如何？只對道：包含萬有。待他道：未審還求出也無？對云：正眼頂門開。

正覺云：曹山門風，出入互換，不妨奇特。子細點檢將來，莫道前言不副後語。

佛海云：圓悟云：一等是放行，不妨有漚和垂手方便，爭奈欠把定工夫。有問：四山相逼時如何？只對道：包含萬有。未審還求出也無？正眼頂門開。曹山放行，圓悟把定，天寧也入一分。四山相逼時如何？五鳳樓前。還求出也無？須彌頂上。

舉：僧問曹山：幻本何真？山云：幻本元真。僧云：當幻何顯？山云：當幻即顯。僧云：恁麼則同於幻化去也。山云：了幻化不可得。

佛果拈云：半寸快刃是處割截，一點明燈應時破暗。曹山解向窠窟裏打破窠窟，遂見著著有出身之機。正當恁麼時，如何履踐？到得清虛安穩地，用時全不費工夫。

正覺云：這僧問來，孝順用力少；曹山答去，棒打石人頭。

佛海云：等是騎賊馬，奪賊鎗。曹山甚奇特，不費腕頭些子力，二邊門戶向中開。

舉：僧問曹山：如何是無相道場？山云：曹山肚不大。

佛果。拈云：虛空裏架漏，不妨却有包含。若是蔣山即不然，忽有人問：如何是無相道場？對云：清凉寶山萬菩薩。

正覺云：這二老宿與麼對話，可謂同途不同轍。若人問山僧：如何是無相道場？但對云：黑漆桶裏貯墨汁，半夜歸來染皂帛。山僧與他同轍不同途，利害在什麼處？試點撿看。

佛海云：塑也塑不成，畫也畫不就，當機不薦，對面千山。咄！不得鑽龜打瓦。

舉：谷山問秀溪：聲色純真時如何？溪云：椀鳴作麼？谷山從東過西立，溪云：若不恁麼則禍生。谷却從西過東立，溪下禪床行三五步，谷把住云：聲色純真又作麼生？溪與一掌，谷云：百年後要个人下茶也無？溪云：要谷山老漢作麼？谷山大笑。

佛鑑舉了，呵呵大笑云：也大好笑。有甚好笑處？樓前巧燕雙雙語，林上嬌鶯對對飛。因看古人無義語，等閑又得一聯詩。

正覺云：且問詩道什麼？五更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佛海云：二老聲色裏相見，聲色外威儀，在衲僧無星秤子上，一个半斤，一个八兩。若不信，遂橫按拄杖云：看看，識取鈎頭意，莫認定盤星。

舉：逍遙一日上堂，鹿西侍立，乃云：念念攀緣，心心永寂。遙云：昨日亦有人恁麼道。西云：道什麼？遙云：不知。西云：請和尚道。遙以拂子驀口打，西拂袖便出。遙云：大眾且看，直是頂門上具眼也鑒他不破。

佛鑑拈云：老僧雖頂門上無眼，也驗得你骨出。何也？古墓毒虵頭帶角，南山猛虎尾[髟/查]鬆。

正覺云：念念攀緣，心心永寂，逍遙布个窠段，未上棚來，却被鹿西攙了。賴值好个出場，直得兩彩一賽，大家熱樂。然雖如此，个中不具頂門眼，爭鑒心心向上機？

佛海云：頂門具眼，鑒鹿西甚易，鑒逍遙却難。何故？五更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

舉：福州報慈問僧：近離甚處？僧云：臥龍。慈云：在彼多少時？僧云：經冬過夏。慈云：龍門無宿客，為什麼在彼許多時？僧云：師子窟中無異獸。慈云：汝試作師子吼看。僧云：某甲若作師子吼，即無和尚。慈云：念汝新到，放汝三十棒。

佛鑑拈云：報慈打草，只要驚蛇，誰知青叢之下有踞地金毛？雖然，箭在弦上不發，事豈徒然？明眼禪人也好看取。

正覺云：似則也似，是則不是，據令而行，賓主俱無存泊處，何故話墮也？

佛海云：臥龍奮迅，獅子嚬呻，別是風規，不傷物義。而今有一人半人與麼去，棒折也不放。

舉：僧問翠巖：爐上香煙郁郁，庭前花木芬芬，去此二途，如何是翠巖境？巖云：喬松直透雲中翠，當檻凌霄夾竹寒。僧云：如何是境中人？巖云：只見白雲來遶坐，不知世上幾千年。僧云：翠巖人境蒙師指，學人禮拜謝師恩。巖云：你得个什麼？

佛鑑拈云：這僧移花兼蝶至，買石得雲饒翠巖，解使不由家富貴，風流何在著衣多？

正覺云：這僧將輕煩重，翠巖降尊就卑，這僧禮拜謝恩，兒恭心很，更問伊得个什麼？大似與賊過梯，賴值放過。

佛海云：這僧盤桓墻宇，極目庭除；翠巖剖破藩籬，騰身霄漢。你得个什麼好？向道：只見白雲來遶座，不知世上幾千年。

舉：僧問翠巖：還丹一粒，點鐵成金；至理一言，轉凡成聖。學人上來，請師一點。巖云：不點。僧云：為什麼不點？巖云：恐汝落凡聖。僧云：乞師至理。巖云：侍者點茶來。

佛鑑，拈云：翠巖慈悲心大，為人膽小，智海不是膽大，且要古人話行向你諸人頂上一點，且看如何？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凡者自凡，聖者自聖，莫認精魂，便當性命，三十年後悟也不定。卓拄杖，下座。

正覺云：還識翠巖丹麼？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佛海云：還丹至理，翠巖一時用了也，為什麼勞而無功？

舉京兆華嚴僧問：既是長老，為什麼却後生？(佛鑑着語云：錯。佛海着語云：是。)嚴云：三歲國家龍鳳子，百年階下老朝臣。(錯是)。僧問：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？嚴云：貪遊六宅戲，不覺國內傾。(錯是)。僧云：正登九五時如何？嚴云：珠簾齊捲上，四相集朝儀。(錯是)。僧云：登九五後如何？嚴云：金箱排玉印，御輩四方歸。(錯是)。

佛鑑復拈云：此五个錯字，有褒有貶，有親有疎。若人於緇素分明，不唯親見古人，亦乃具衲僧眼目。正覺云：不見道：道泰不傳天子令，時清休唱太平歌。只是莫觸諱。

佛海復云：佛鑑著五个錯云：有褒有貶，有親有疎。山僧著五个是與古人同途不同轍，同轍不同途。若於此緇素分明，古之今之性命在你諸人手裏。

舉鹽官問座主：蘊何經論？主云：講華嚴經。官云：經中有幾種法界？主云：略說有四種，廣說則重重無盡。官竪起拂子云：這个是第幾種法界中收？主無語。官云：思而知，慮而解，是鬼窟裏活計。日下孤燈，果然失照。出去！

佛鑑云：鹽官以強凌弱則且致，如何道得一轉語？免他道鬼窟裏活計去。良久，云：劒閣路雖險，夜行人更多。

正覺云：好个無盡法界，被鹽官撮顛拗却。然雖如此，自家飛絮猶無定，剛把長條繫別人。

佛海云：假饒講得千經論，一句臨機下口難。今日不入思惟，代座主拔本去。乃舉拂子云：這个是第幾種法界中收？自云：放下著。

舉：大珠問座主：蘊何經論？主云：講金剛經。珠云：金剛經是誰說？主云：佛說。珠云：若言如來有所說，則為謗佛；若言不是佛說，又是謗經。除此之外，試與老僧說看。主無語。

佛鑑拈云：無智人前莫說，打你頭破額裂。座主當時若道得這兩句語，大珠須倒退七步。

正覺云：山僧若在，只向伊道：也許和尚讀得熟。

佛海云：若不是這座主，洎費分疎。

舉：大珠問座主：講什麼經？主云：三昧經。珠拈起拄杖云：這个是三昧不是三昧？主無語。珠云：老僧事繁，不打能得你。

佛鑑代僧云：兩段不同，収歸上科。

正覺云：山僧若是座主，向道：和尚自領這一問。

佛海云：大珠不是事繁不能打得這僧，是這僧喫棒未得在。

舉：子胡問劉鐵磨：久響劉鐵磨，莫便是否？磨云：不敢。胡云：左轉？右轉？磨云：和尚莫顛倒。子胡便打。

佛鑑拈云：子胡棒頭有眼，只為權柄在手；劉鐵磨皮下有血，饒他竿木隨身。雖然柔弱勝剛強，要且話在。

正覺云：左轉右轉，動是若因，和尚莫顛倒，身端影直。

佛海云：不重子胡放，祇重子胡収。

舉：僧問子胡：如何是子胡境？胡云：你眼裏著得沙麼？僧云：大小子胡境也不識。胡云：老僧不諱此事。僧便出去。胡云：今日好个公案，老僧未得分文入手。僧云：賴遇某甲是僧。胡云：禍不單行。

佛鑑，拈云：衲僧家尋常眼裏著得須彌山，洎到子胡境內，沙也容不得。良久，云：一字入公門，九牛扳不出。

正覺云：早知今日事，悔不慎當初。

佛海云：可惜放過。當初他道：賴遇某甲，是僧不消个。作麼生？若跳得出，却許伊是半个瞎漢。

舉：九峯僧問：如何是不遷義？峯云：深夜眾星皆拱北，庭前花發滿階紅。如何領會？峯云：出去。

佛鑑，拈云：大似按牛頭喫草。

正覺云：九峯老人與麼答，這僧不遷，義在什麼處？會麼？中箭還似射人時。

佛海云：者僧知九峯言下放行，又知九峯聲前把定，因甚却領會不得？只為分明極，翻令所得遲。

舉：僧問九峯：如何是不壞身？峯云：正是。僧云：學人不會，請師直指。峯云：適來曲多少？

佛鑑，拈云：若教頻下淚，東海也須乾。

正覺云：不壞身正是，正是不壞身，適來曲多少，捩得鼻頭辛。

佛海云：看他九峯，一似與兩歲兒子唯諾相似，爭奈拍拍是令。

舉：僧問九峯：人人盡道請益，未審師還拯濟也無？峯云：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麼？僧云：四海參尋，當為何事？峯云：演若迷頭心自狂。僧云：還有不狂者無？峯云：有。僧云：如何是不狂者？峯云：突曉途中眼不開。

佛鑑拈云：九峯大施門開，來者不拒。雖然如是，寒者求衣則與扇，飢者求食則與鹽。或有人問智海[妳-女+口]，乃喝云：齪漢！

正覺云：寒谷生洪律，潛施拯濟功。園林變花柳，何必待春風。

佛海云：巨嶽何曾乏寸土？演若迷頭狂未回，參尋喜有得力句，突曉途中眼不開。且居門外。

舉僧問九峯：如何是道？峯云：見通車馬。僧云：如何是道中人？峯便打。僧禮拜，峯便喝。

佛果，拈云：這僧半明半暗，九峯全放全收，雖則垂手為人，不廢銀山鐵壁。諸人還會麼？電光石火存機變，堪笑人來捋虎鬚。

正覺云：只在半途。

佛海云：石火裏開張，電光中收卷。見成賣買，價數廝當。且道是什麼行貨？馬道人墨。

舉：僧問九峯：如何是把定乾坤眼？峯云：乾坤在裏許。僧云：乾坤眼何在？峯云：正是乾坤眼。僧云：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？峯云：若不恁麼，髑髏前見鬼無數。

佛果拈云：須知恁麼中有不恁麼，其奈用時却恁麼；不恁麼中有恁麼，其奈用時却不恁麼，方始得離見絕情，超宗越格。若也善能參詳，許你頓出窠窟。

正覺云：一拳打倒黃鶴樓，一踢踢翻鸚鵡洲。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佛海云：九峯故是把得定，搖撼不動，却被个擔板師僧趲得上樹，只得一句供通。若善參詳，始知把定乾坤眼，綿綿不漏一絲毫。

舉：僧問九峯：眼不到色塵時如何？峯指香臺云：面前是什麼？僧云：請師子細。峯云：不妨遭人點撿。

佛果拈云：細如米末，冷如冰雪，若非二俱作家，未免傷鋒犯手。雖然如是，蔣山則不然，忽有問：眼不到色塵時如何？對云：拈起大地山河，透出十方三際。

正覺云：若人問山僧：眼不到色塵時如何？但道：猛虎終不食伏肉。

佛海云：若不具金剛眼，洎被面前香臺子刺破。

舉：僧問九峯：對境心不動時如何？峯云：汝無大人力。僧云：如何是大人力？峯云：對境心不動。僧云：適來為什麼道汝無大人力？峯云：在舍只言為客易，臨筌方覺取魚難。

佛鑑，拈云：紅粉易粧端正女，無錢難作好兒郎。

正覺云：鸚鵡叫，煎茶與茶元不識。

佛海云：幾度被人曾脫漏，從今不敢聽虛聲。

舉：僧問九峯：古人道：真因妄立，從妄顯真。是否？峯云：是。僧云：如何是真？峯云：不雜食。僧云：如何是妄？峯云：起倒攀緣。僧云：去此二途，如何合得圓常？峯云：不敬功德天，誰怕黑暗女？

佛果拈云：言妄顯諸真，妄真同二妄，猶非真非真，云何見所見？豈不見道：真不立，妄本空。還知九峯為人處麼？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掃。

正覺云：是真是妄，披金擇沙。同門出入，宿世冤家。佛海云：這僧沙裏揀金，九峯泥裏洗水。泥裏洗水，泥水區分。沙裏揀金，金沙不混。金沙不混，求出頭處，何太迂回。泥水區分，示出身機，不妨切當。雖然九峯門下即可，若是德山臨濟門下，有說真說妄底來。吽吽！

舉：僧問九峯：十二時中如何合道？峯云：與心合道。僧云：畢竟如何？峯云：土上覓泥由自可，離波求水實堪悲。

佛果，拈云：九峯一等是慈悲，直得赤心片片，爭奈只有殺人刀，且無活人劒。若是蔣山即不然，十二時中如何合道？與心合道畢竟如何？切忌揑目生花。

正覺云：牽驢飲江水，鼻吹波浪起。岸上蹄踏蹄，水中觜對觜。

佛海云：與心合道，土上加泥，此外別求，離波求水。這僧向什麼處去也？

舉：僧問九峯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峯云：更問阿誰？僧云：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。峯云：須彌頂上戴須彌。

佛果拈云：畫也畫不成，揑也揑不就，且道是个什麼？須彌頂上戴須彌。

正覺云：二老漢將謂到那裏？佛海云：自家冷暖自家知，祖意西來更問誰？全體承當全體是，須彌頂上戴須彌。

舉：僧問九峯：如何是不遷義？峯云：東生明月，西落金烏。僧云：非師不委。峯云：理當即行。僧禮拜，峯便打。僧云：仁義道中，禮拜何咎？峯云：來處不明，須行嚴令。

佛果，拈云：大眾！還委悉麼？棊逢敵手難藏倖，詩到重吟始見功。

正覺云：若是山僧即不然，一白遮百醜。

佛海云：兩个馱子相逢著，世上由來無直人。

舉：僧問九峯：九峯一路，今古咸知。向上宗乘，請師提唱。峯竪起拂子。僧云：大眾側聆，願垂方便。峯云：清波不覩魚龍現，迅浪風高下底鈎。僧云：若不久參，那知今日？峯云：人生無定止，像沒鏡中圓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一向詐明頭，九峯忒瞰老婆心，若據本分待伊問，請師提唱向上宗乘。好與擗脊便打。何故？黃金自有黃金價，終不和沙賣與人。

正覺云：不見道：今古咸知，九峯一路。

佛海云：這僧三度上來也要討棒喫，奈九峯通身手眼何？

舉九峯上堂云：常住法身，不生不滅。僧便問：既是不生不滅，為什麼六道輪迴？峯云：為有心故。僧云：以何方便當證法身？峯云：以虛空心合虛空理。僧云：證後如何？峯云：任從三界轉，徒聽四生奔。復云：會麼？僧云：不會。峯云：禮拜著。

佛果拈云：將權顯實，以實制權，南州打到北州頭，東土移來西土看。看他一期間逞俊垂慈，不妨閑暇，若不得下梢，洎嶮匙挑不上也。諸人還會他道：禮拜著麼？若會去，任從三界轉；若也不會，徒聽四生奔。

正覺云：共嗟綿掛棘，誰解鉢吞針？

佛海云：堆薑賣豉，雖則鬧熱，若無後著，討甚九峯？

舉：南陽忠國師有座主問：宗門中傳持何事？師云：座主傳持何事？主云：也曾傳持三經五論來。師云：總是師子兒。主禮拜出去，師召，座主應喏，師云：是什麼？主無語。

佛鑑拈云：是則是師子兒，只是爪牙未備。爪牙若備，何處更有國師也？

正覺云：雲裏鴈，釜中羹，滋味不多爭。

佛海云：射虎不真，徒勞沒羽。

舉：百法座主問忠國師：禪宗畢竟將何為真實？國師良久，主再問，國師云：大德！不唯講經，兼有佛法眼目。主禮拜出去，國師召云：大德！主回首，國師云：莫錯認定盤星。

佛鑑拈云：若是个惺惺座主，只向國師道：不重和尚道德孤高，只重和尚佛法眼目。

正覺云：秤也無，說什麼星？

佛海云：將欲奪之，必先與之。子細看來，國師空費許多氣力作麼？也是錯認定盤星。

舉：丹霞訪國師，值國師睡次，只見侍者躭源。霞問：國師在否？源云：在只，在只，是不見客。霞云：太深遠生。源云：莫道上座

佛眼也覷不見。霞云：龍生龍子，鳳生鳳兒。國師睡起，躭源舉似國師，師打二十棒。霞聞，乃云：不謬為南陽國師。

佛鑑拈云：老倒南陽不識唆，丹霞得便每相過，一朝龍鳳親生子，四海人傳家不和。

正覺云：丹霞衮浪探珠，國師隔墻見角，若非侍者惺惺，爭見國師尊重？猶哩。

佛海云：國師！連城之璧雖復全歸，至竟丹霞什麼心行？

舉：丹霞一日又訪國師，纔展坐具，國師云：不用，不用。霞退後三步，國師云：如是，如是。霞近前三步，國師云：不是，不是。霞遶禪床一匝，便出去。國師云：去聖時遙。

人多懈怠，三十年後，覓个人也難得。

佛鑑拈云：賓主相見，欲展不展，退後進前，禮過成諂，猶幸南陽，老而不耄。

正覺云：國師縱奪，舒卷丹霞，飲氣吞聲。然雖如此，胷中憤氣盤不得，一夜虹霓萬丈高。

佛海云：國師於沒絃琴上轉調移聲，丹霞向無影枝頭開花結果，說甚三十年後？今日看來，猶欠一著。

舉：僧問國師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國師云：文殊堂裏萬菩薩。僧云：不會。國師云：大悲手眼。

佛鑑，拈云：時年蔬菜賤，滿地蘿蔔頭，一文買一箇，得者飽齁齁。

正覺云：奇怪！南陽國師何止聞一知十？

佛海云：要見國師落處麼？面皮厚三寸。

舉：杉山問僧：甚處來？僧擬開口，山以痒和子驀口打，僧打筋斗出去。山云：如是，如是。僧云：和尚話頭也不識。山云：老僧住持事繁。僧哭蒼天出去。

佛鑑拈云：若非杉山腕頭著力，爭能打發這僧話頭？這僧若無師子爪牙，豈解嘲呻返擲？雖然如是，笑殺傍觀。

正覺云：亂草裏一莖涎麻。

佛海云：擬著便打，作家宗師點著便行，刽利衲子只是未在。

舉：長沙僧問：上上人來時如何相見？沙云：如死人手。僧云：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？沙云：如死人眼。

佛鑑，拈云：長沙只有受璧之心，且無割城之意。蔣山即不然，上上人來如何接待？水長舡高，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？泥多佛大，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？試點撿看。

正覺云：死人手，血脉通身；死人眼，睛光遍界。若只作一句體解，辜負長沙；落二落三，却是長沙辜負。佛海云：死人手，反覆如如；死人眼，明暗了了。雖然，猶是閉門作活，未能開閤延

賓。如今有問：上上人來，如何相見？杖頭挑日月。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？正眼頂門開。

舉：僧問長沙：如何是無情說法？沙指東邊露柱云：者个說得。僧云：什麼人得聞？沙指西邊露柱云：者个得聞。僧云：和尚還聞否？沙云：我若聞，教誰舉話？

佛鑑拈云：長沙雖指東劃西，大似認鐘作甕。諸人要會端的意麼？汲水僧歸林下寺，待舡人立渡頭沙。

正覺云：長沙老人已能造始，不能繼終。當時待他問：和尚還聞否？劈耳與一掌，却問伊：聞麼？他若悟去，方見大虫手段。

佛海云：長沙答話兩段不同，佛鑑拈提一狀領過。

舉：僧問長沙：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？沙云：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。僧云：不問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，南泉遷化後向什麼處去？沙云：教伊尋思去。僧云：想師只有千尺寒松，且無抽條石筍。沙不對。僧云：謝師答話。沙亦不對。

僧舉似三聖，聖云：我從來疑著這漢。雖然如此，待我自去問過始得。來日三聖去問：昨日和尚對這僧話，可謂光前絕後，今古罕聞。沙亦不對。又問：如何是第二月？沙云：不真有。聖禮拜。沙乃有頌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一月真中兩月疑。見與見緣無自性，寂常誰是復誰非？

佛鑑拈云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長沙畫虎却成狸，南泉一去無消息，空使行人說是非。

復因僧問：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？師再拈云：山僧為你說个譬喻，如人問天台路，却指伊向南嶽去；人問五臺路，却指伊向峨嵋去。一日，長安城裏、五鳳樓前相見，祝融、石橋、文殊、普賢一時游遍。乃竪起拂子云：要見祝融、石橋、文殊、普賢麼？盡在山僧拂子頭上。會得，殊途同歸；不會，且莫隨言生解。

正覺云：長沙老人到這裏不無綿密，大似披沙擇金，若非匠眼通明，未免金沙俱拂。

佛海云：問東答西，言中有響；光前絕後，句裏藏鋒。要知端的去處麼？更資一頌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卷舒出沒看全機。若非鑑物張華眼，未免隨人說是非。

舉：小隱峯僧問：神光照破乾坤眼，內外中間事若何？峯云：閣梨不妨好眼。僧云：恁麼難見，亦被我師拈出。峯云：低聲，低聲，這裏巡院不遙。僧便喝，峯掩却口。僧云：老和尚被我一喝，直得目瞪口呿。峯便喝，僧掩耳出去。峯云：這姦人細作。

佛鑑拈云：這僧不妨好眼，隱峯更是好眼。乾坤眼、撞著驗人眼、參學眼、擇法眼，眼眼相照，綿綿不漏，蚌[虫*畬]相持，

却落漁人之手。這裏著一隻眼，蔣山許你具眼。要知麼？龍吞千載月，腦有夜明珠；僧無十年學，不獲聖法財。

正覺云：隱峯心虛辭屈，這僧掩耳偷鈴，照破乾坤底眼在什麼處？須是向高高峯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方堪辨明此事。苟忽不然，孔明不就中原計，千載空留八陣圖。

佛海云：立問辨主，是驗人眼；因語識人，是擇法眼。

更饒舉手攀南斗，翻身倚北辰，總是內外中間事。作麼生是照破乾坤眼？

舉：僧問黃龍：久響黃龍，到來只見个赤斑蛇。龍云：你只見赤斑蛇，且不識黃龍。僧云：如何是黃龍？龍云：拖拖地。僧云：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？龍云：性命難存。僧云：恁麼則被伊食噉也。龍云：謝子供養。

佛鑑拈云：黃龍若無後爪，性命洎落這僧手裏。正覺云：這僧好隻金翅鳥，只是眼飽肚中飢。黃龍雖然末後翻籌，也是死中得活。

佛海云：只管踏步向前，不知當面著賊。

舉：僧問永明潛和尚：祖師西來，未審傳个什麼？潛云：傳个策子。僧云：恁麼則心外有法。潛云：心內無法。

佛鑑拈云：心內心外，有法無法，稍稍參問底人，盡知端的。且道傳个策子，策子中說什麼？試道看。

正覺云：永明傳个策子，心內無法，習氣不除，却是這僧見得端的。何故？丈夫各有衝天志。

佛海云：心內心外，有法無法，拈向一邊，永明所傳者是什麼策子？

舉：僧問潛和尚：如何是惠日祥光？潛云：此去報恩不遠。僧云：恁麼則蒙師照燭去也。潛云：且喜沒交涉。

佛鑑，拈云：到江吳地盡，隔岸越山多。

正覺云：渴鹿奔泉。

佛海云：這僧纔過永明門，便有三十捧分。何故？不合承虛接響。

舉，僧問潛和尚：至理無言，假言詮而顯道。如何是顯道底言？潛云：切忌揀擇。僧云：如何是不揀擇？潛云：元帥大王，太保令公。

佛鑑，拈云：大好不揀擇。

正覺云：注脚分明。

佛海云：與麼答話，不得作揀擇會，不得作不揀擇會。必竟如何會？元帥大王、太保令公。

舉：僧問潛和尚：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？潛云：上座適來豈不從廊下來？

佛鑑拈云：問著去處，便說來處，直饒來去處分明，須知不來不去。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事？待你遷化去，方始自知。

正覺云：尸假還魂。

佛海云：欲知去處，須知來處，知得來處，便知去處，也是拙人牽鈍鋸。

舉：僧問百丈：抱璞投師，請師一決。丈云：昨日南山虎咬大蟲。僧云：不謬真詮，為什麼不施方便？丈云：掩耳偷鈴漢。僧云：若非中郎鑒，還同野舍薪。丈便打。僧云：蒼天！蒼天！丈云：得恁麼多口？僧云：罕遇知音。拂袖便出。丈云：百丈今日輸却一半佛。鑑云：這僧雖得一場榮，刖却一雙足。

至晚，侍者問：和尚適來被這僧不肯了，便休去。丈便打，佛鑑云：好打，討棒喫。侍者云：蒼天，蒼天。丈云：罕遇知音。侍者禮拜，丈云：一狀領過。

佛鑑復拈云：百丈老人獨坐，大雄哮嗽生風，寰宇之中誰敢覷著？纔被侍者捏著脚跟，直得兩手分付。雖然如是，養子方知父慈。

正覺云：百丈老人平欺這僧，果然輸却一半，却向侍者處拔本。侍者雖則一狀領過，爭奈罕遇知音。佛海云：前頭輸却一半，後面拔得一半。

舉：百丈有僧從法堂上哭入，丈云：作什麼？僧云：父母俱喪，請師揀日。丈云：來日與你一時埋却。

佛鑑，拈云：百丈只解埋却，要且不解顯露。且道如何是顯露底句？拈拄杖一時趁散。

正覺云：下坡不走。

佛海云：百丈杜撰陰陽，一時使著，只是不合妨害孝官，只麼死了。

舉：趙州來參百丈，丈問：甚處來？州云：南泉來。丈云：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？州云：無事之人直教悄然去。丈云：悄然一句且致，忙然一句作麼生道？州近前三步，丈便喝，州作縮身勢，丈云：大好悄然。州便出去。

佛鑑拈云：作家相見，彼此難搆，忙然悄然，進前縮後，揑不成，塑不就，大路不行草裏走。

正覺云：趙州老尋常劈竹機鋒，到這裏自作自受。佛海云：覿面提，當機疾，悄然不問問忙然，進前縮後翻身出，者弄精魂漢有什麼限？

舉：南泉一日訪百丈，丈問：甚處來？泉云：江西來。丈云：還將得馬大師真來麼？泉云：只這是。丈云：背後底[妳-女+口]。泉拂袖便出。

佛鑑拈云：一雙孤鴈博地高飛，兩隻鴛鴦池邊獨立。

正覺云：僧繇雖妙手，難邈十分全。

佛海云：兄難兄，弟難弟，馬祖真，只這是，撼動西江十八灘，水面無風波自起。

舉：陸亘大夫問南泉：弟子從六合來，彼中還有身麼？泉云：分明記取，舉似作家。夫云：和尚不可思議，到處世界成就。泉云：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。

佛鑑拈云：陸大夫以杖打虛空，一棒打一竅，猶賴南泉有補綴工夫，了無縫罅。

正覺云：會麼？內重外輕，公心合道。

佛海云：大夫如在夢中，復論夢事，始知身在床上。

舉：南泉一日與陸大夫看雙陸次，夫拈起骰子云：與麼不與麼總不得，只信彩時如何？泉拈起骰子擲云：臭骨頭一十八。

佛鑑拈云：大夫清官薄俸，食無求飽，才成家計，一擲賭了也，直得生涯索然。且道盤得本去麼？識彩底代一轉語。

正覺云：不見道，只信彩。

佛海云：家無甑石之儲，樗蒲一擲百萬，也是尋常之用。今日陸大夫因甚一場懊懼？

舉：趙州一日在樓上打水，南泉從樓下過，州以手攀欄懸脚云：相救！相救！泉敲胡梯云：一二三四五。州便下樓。至晚，却入方丈云：早來謝師相救。

佛鑑拈云：一人將錯就錯，一人看樓打樓。然雖如是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。

正覺云：大小南泉却被趙州釘殺脚跟。

佛海云：國清才子貴，家富小兒嬌。

舉：趙州一日問南泉：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？泉云：向山前檀信家作一頭水牯牛去。州云：謝師指示。泉云：昨夜三更月到窻。

佛鑑，拈云：若教頻下淚，東海也須枯。

正覺云：會麼？夜夢不祥，書門大吉。

佛海云：趙州恭而無禮，若不是王老師，洎被打破蔡州。

舉：南泉一日上堂云：王老師賣身去也，阿誰買？時有僧出云：某甲買。泉云：不作貴，不作賤，你作麼生買？僧無語。趙州云：來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。

佛鑑拈云：遼天索價，著地相酬，也須是當行家始得。若非當行，價例不等，不成買賣。

正覺云：趙州雖然拾死價交易，南泉更無翻悔。

佛海云：爺賣身子，酬價與諸方作話欛。雖然，爭奈現成買賣何？

舉：南泉一日上堂云：文殊、普賢昨夜三更各起佛見、法見，各與二十拄杖，貶向二鐵圍山去也。趙州出云：未審和尚棒教誰喫？泉云：王老師有什麼過？州便禮拜。

佛鑑拈云：大似無手人行拳，無口人叫喚，無手人掩著無口人口，無口人咬著無手人手，恁麼會得。

方知道法性不動，動徧三界之中；至理無言，言滿四天之下。若也不會，紅塵飛碧海，白浪湧青岑。

正覺云：王老師故是無過文殊、普賢，貶向二鐵圍山去也，直是有理難伸。雖然如是，且道趙州禮拜，意在甚處？此山磨滅，英靈乃絕。

佛海云：竹影掃堦塵不動，月華穿水浪無痕。

舉南泉問座主：講什麼經？主云：涅槃經。泉云：涅槃經中以何為極則？主云：以如如為極則。泉云：喚作如如，早是變了也。今時沙門須向異類中行始得。

有僧舉似歸宗，宗云：雖向異類中行，不受異類中報。泉云：孟八郎又恁麼去也。

佛鑑拈云：南泉倒拈蠍尾，歸宗順捋虎鬚，總具惡手脚。雖然，二老漢鼻孔今日盡在蔣山手裏，為甚如此？不是知音者，徒勞話歲寒。

正覺云：南泉歸宗，如萬斛舟中，長年乘虛架險，遍歷海涯，只為從來慣壓波浪。

佛海云：南泉隨鄉，歸宗入俗，直得面前刀山岌岌，火聚炎炎，莫有臨危不悚底人麼？相隨來也。

舉：南泉上堂，有僧方欲進問，泉云：婆婆之句，流布人間。僧云：和尚[妳-女+口]？泉咄之。

佛鑑，拈云：南泉恰似會下棊人，自謂天下更無敵手，今日偶然頭撞，猶賴有末後一著。

正覺云：這僧抱薪救火。

佛海云：隨語一拶，見義勇為，應聲咄之，用得恰好。正是婆婆之句，流布人間。

舉：南泉一日與魯祖、歸宗、杉山四人喫茶次，魯祖拈起盞子云：世界未成，便有這个。泉云：今時人只識這个，且不識世界。歸宗云：是。泉云：師兄莫同此見麼？歸宗拈起盞子云：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？泉便作掌勢，歸宗便作受勢。

佛果拈云：魯祖簸土揚塵，南泉和泥合水，歸宗火亂灰飛，杉山坐觀成敗。還委悉麼？箭鋒相直不相饒，四人共拈一隻盞。

正覺云：說甚世界成與不成、識與不識？四人共疑个盞子不了在，更被佛果次第鋪排，遮一火落在窠臼，至今出不得。莫有要撲破盞子底麼？瞎。

佛海云：魯祖撥動煙塵，南泉、歸宗三回合戰，勝負不分，總是世界裏、盞子邊伎倆。要識未拈時事，却許杉山依稀髣髴。

舉南泉有書與茱萸云：理隨事變，寬廓非外；事得理融，寂寥非內。

僧便問：如何是寬廓非外？萸云：問一答百也無妨。僧云：如何是寂寥非內？萸云：覩對聲色者不是好手。

僧又問長沙：如何是寬廓非外？沙開目。良久，進云：如何是寂寥非內？沙閉目。

僧又問趙州：如何是寬廓非外？州作喫飯勢。進云：如何是寂寥非內？州作拭口勢。

後僧舉似南泉，泉云：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。

佛鑑拈云：南泉雖則養子之緣，其奈憐兒不覺醜。殊不知三人，一人有足無目，一人有目無足，一人足目俱無。雖然如是，皆可與南泉為師。為甚如此？事理分明。

正覺云：奇怪好弟子，依樣畫猫兒。

佛海云：智與師齊，減師半德。茱萸、長沙、趙州三人見處，總是齊眉共躅。當初接書，見說理說事時，不消道个這裏是什麼所在，管取超宗異目。

舉：南泉與歸宗行脚，分路煎茶，相別次，泉云：三十年與師兄揀擇諸方苗裔，忽有人問極則事，又作麼生？宗便趯倒茶銚。泉云：師兄得茶喫，某甲未得茶喫。宗云：你作這个語話，滴水也難消。

佛果拈云：驚人之句，誰不悚然？有般底道：南泉搆他歸宗機鋒不著，所以遭他呵叱。殊不知行人要在青山外，蔣山不惜眉毛與諸人下个注脚，南泉探頭太過，歸宗壁立萬仞。且道還有出身處也無？喝下須教三日聾。

正覺云：若論極則事，便不許喫茶。

佛海云：聞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，唯歸宗較些子，今日却向南泉面前失却隻眼，試點檢看。

舉：趙州問南泉：離四句，絕百非，請師道。泉歸方丈，州云：這老漢尋常口吧吧地，今日被我一問，直得無言可對。侍者云：莫道和尚無語好。被州打一摑，云：這一摑合是王老師喫。

佛果拈云：明頭合，暗頭合，本分綱宗；據虎頭，收虎尾，作家手段。雖然如是，要且落在第二頭。

正覺云：南泉似个鐵山，針鑽不入趙州，幾乎一場懨懶，却借侍者鼻孔出氣。當時侍者熱不采伊，看他作甚折合？

佛海云：那裏落節？這裏拔本？

舉：僧問趙州：言詮不到處，請師直道。州云：老僧耳背多時。僧遶禪床一匝，云：請師直道。州亦遶禪床一匝，云：百千諸佛皆從此門而入。僧云：如何是百千諸佛三昧門？州便打。

佛果，拈云：持聾作啞，趙州慣用此機；逐色隨聲，這僧分明失利。更好與數十棒，也不為分外。何故？若不同牀臥，焉知被底穿？

正覺云：又道耳背。

佛海云：趙州相隨。舉步陣勢便圓，這僧舉步相隨，全軍俱陷。

舉：僧問趙州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州云：猫兒是一百五十文買。僧云：不問猫兒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州云：這托子是大王送來。僧云：謝師答話。州云：作家！作家！僧拂袖便行。州云：作家師僧，天然猶在。

佛果拈云：趙州度量深明，神機隱密，有權有實，有卷有舒。這僧陷在重圍，洎嶮収身不轉。不見道：相罵饒你接觜，相唾饒你潑水。

正覺云：這僧曉機關，識陷穽，洎合向平田淺草裏喪却。

佛海云：這僧如飛騎將軍，脫身於虜庭，虜追之而不及。

舉道吾一日指佛桑花問僧：這箇何似那箇？僧云：直得寒毛卓竪。吾云：畢竟如何？僧云：道吾門下底。吾云：十里大王。

佛果，拈云：以膠投漆，驗影知形，不諳正去偏來，爭解明頭暗合？還委悉麼？蝦蟇[跳-兆+孛]跳上天，蚯蚓驀過東海。

正覺云：道吾如牛王架車，任重致遠；這僧獨行空手，到處為家。雖然逆路相逢，各是一家生活。

佛海云：風前挂起教君看，不比樹頭乾葛藤。

舉：道吾到椑樹，樹見來臥不起，吾近前將衣物蓋覆，樹云：作什麼？吾云：蓋覆。樹云：起即是？臥即是？吾云：總不是。樹云：總不是，又蓋覆个什麼？吾便喝。

佛果拈云：椑樹臥起，道吾蓋覆，一喝當頭，掀翻路布。

正覺云：椑樹不起，傷風敗俗，道吾蓋覆，當甚慇懃。佛海云：椑樹遭道吾蓋覆，至今起也起不得。

舉疎山和尚有僧為山造壽塔畢，來白山，山云：汝將多少錢與匠人？僧云：一切在和尚。山云：為將三錢與匠人？為將兩錢與匠人？為將一錢與匠人？若道得，與吾親造塔。僧無語。

後有僧舉似大嶺，嶺云：還有人道得麼？僧云：未有人道得。嶺云：汝却回舉似疎山道。大嶺聞舉有語云：若將三錢與匠人，和尚

此生決定不得塔；若將兩錢與匠人，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；若將一錢與匠人，累他匠人眉鬚墮落。其僧回舉似山，山具威儀望大嶺禮拜，歎云：將謂無人，大嶺古佛放光射此間。雖然如此，也是臏月蓮花。

大嶺後聞此語云：我與麼道，也是龜毛長三尺。

佛果拈云：通方作者，千里同風；萬派朝宗，千途共轍。陳老師尋常道：老僧只有一劒，劒下有殺人之意，亦有分身之路。看他受用剸割，不妨八面玲瓏。若不是疎山度量通方，爭見得金相玉振？只如道：若將三文錢與匠人，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，不可勞而無功；若將兩文錢與匠人，須是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始得，未免拖泥帶水；若將一文錢與匠人，帶累匠人眉鬚墮落，直得水洒不著。疎山云：一似臏月蓮花相似，土曠人稀，已是龜毛長三尺，亦有殺人刀，亦有活人劒。大眾！且道畢竟明什麼邊事？翻身師子大家看。

正覺云：疎山造塔行令，古今叢林標正。三錢酬酢相應，驀地傳聞大嶺。看看臏月蓮花，三尺龜毛相慶。是則古佛放光，非則尋聲弄影。佛果云：翻身師子大家看，咄！卓朔出羣哮吼難。

佛海云：疎山大嶺，二古佛放光交射。一人因齋慶懺，帶水拖泥；一人借水獻花，拖泥帶水。若無臏月蓮花，龜毛三尺，總未免弄巧成拙。

舉：石臼離烏臼來參馬大師，師問：甚處來？臼云：烏臼來。大師云：烏臼近日有何言句？臼云：幾人到此忙然？大師云：忙然一句且致，悄然一句作麼生道？臼進前三步，大師云：我有二十棒寄與烏臼，汝還甘否？臼云：和尚先喫，某甲後甘。

佛果，拈云：草窠裏撥出一个半个，有什麼共語處？雖然如是，猶放過一著在。

正覺云：且道後句作麼生道，免得放過？

佛海云：石臼未到江西，已喫大師二十棒了也，更說甚甘不甘？何故？伊親從烏臼來。

舉：蒲州麻谷和尚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不審。谷又問：甚處來？僧云：珍重！谷下禪床擒住云：這个師僧問著，便作佛法祇對。僧云：大似無眼。谷放手云：放汝命，通汝氣。僧禮拜，谷又近前把住，僧拂袖便行。谷云：休將三歲竹，擬比萬年松。

佛果拈云：看他一挨一拶，一出一入，這僧雖善管帶，不昧始終，麻谷本分鉗鎚，等閑歷落，爭奈猶欠一著在。敢問諸人：且道是賓家欠？主家欠？試請辨看。

正覺云：欠則是欠，要辨不難。只是難道：若也道得，人事佛法兩兩周旋；若道不得，賓家主家一時敗闕。

佛海云：麻谷擒縱頗勞，這僧羅籠不住，不作佛法話會，必竟這僧從甚處來？

舉披雲和尚來參麻谷，谷在紙帳內坐，以手巾蓋却頭。雲入來見，便作哭聲。良久出去，到法堂上，遶禪床一匝却入。谷去却手巾而坐，雲：撥開帳是。乃云：死中得活，萬中無一。谷便下牀就位，作抽坐具勢。雲：近前。

把住云：前死後活，你還甘麼？谷云：甘即甚甘，阿師堪作什麼？雲：推向一邊。云：知道前言不副後語。

佛果拈云：入寺看額，見表知裏，披雲慣作高賓，拈尾作頭，拈頭作尾。麻谷、孟嘗門下看他酬對，不道他不知有，只為用意太深。當時待伊道：前死後活，萬中無一。只向道：蒼天！蒼天！何故？得人一牛，還人一馬。

正覺云：佛果與麼，也是一家有事百家忙。

佛海云：有察秋毫之明，有縛太虛之作，須是披雲。有定龍蛇之略，有陷虎兕之機，却還麻谷。畢竟堪作什麼？相逢不飲空歸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
舉：麻谷一日使扇次，僧問：風性常住，無處不周，和尚為甚麼搖扇？谷云：你只知風性常住，且不知無處不周。僧云：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？谷却搖扇，僧禮拜，谷云：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个，有什麼益？

佛果拈云：這僧一往可觀，可惜有頭無尾，若不是麻谷作家，洎嶮放過。敢問大眾：且甚處是落節處？撥開向上竅，能有幾人知？

正覺云：這僧問道：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？待伊搖扇向道：這个正是風性常住。看他作麼祇對？佛果道：且甚處是落節處？撥開向上竅，能有幾人知？但道：這个正是落節處。

佛海云：麻谷搖扇，全是好心。僧便禮拜，全無好報。當初見他搖扇，也好向道：和尚只知無處不周，且不知風性常住。若是有益師僧，當時便與奪却。

舉：有僧到麻谷，方展坐具，谷垂下一足，僧便出去。谷下禪床云：青天白日，豈有這个事？僧云：某甲未有過在。谷與一掌。

佛果拈云：麻谷若無後段，洎被打破蔡州。

正覺云：麻谷雖正令已行，洎乎被這僧勘破。

佛海云：過既無，因甚喫一掌？

舉：潭州三角和尚上堂云：凡是說法，須是應時應節。時有僧問：四黃四赤時如何？角云：三月杖頭挑。僧云：為什麼滿肚貯氣？角云：爭奈一條繩何？僧云：如何得出氣去？角云：直須待皮穿。

佛鑑拈云：三角恁麼說話，親則甚親？大似不知轉動。若是老僧即不然，待伊問：四黃四赤時如何？云：莫礙老僧路。云：為什麼滿肚貯氣？云：築著磕著。云：如何出氣？只向道：笡。

正覺云：三角老人不無應時應節，偶被這僧一問，直得撞入野馬世界，幾乎失却神通。及至収拾歸來，已被草鞋磨破脚踵。

佛海云：如是說法，雖應時節，不免惹人情解。山僧不然，四黃四赤時如何？只對他道：室內蟹成繰白雪，為什麼滿肚貯氣？山前麥熟割黃雲，如何得出氣去裂破？

舉蘇溪和尚，僧問：如何是定光佛？溪云：鴨吞螺螄。僧云：還許學人轉身也無？云：眼睛凸出。

佛果。拈云：要識栗棘蓬，只這是。

正覺云：蘇溪調達破僧罪，這僧當獲如是殃。

佛海云：古佛定光，巍巍堂堂，因甚這僧轉身無路，恩大難酬？

舉潭州石霜和尚，僧問云：一毫穿眾穴時如何？霜云：直須老去。僧云：老後如何？霜云：登科任你登科，拔萃任你拔萃。

又問：如何是長？霜云：不屈曲。僧云：如何是短？霜云：雙陸盆邊不喝彩。

其僧又問徑山：一毫穿眾穴時如何？山云：直須萬年去。僧云：萬年後如何？山云：光靴任你光靴，結褭任你結褭。

又問：如何是長？山云：千聖不能量。僧云：如何是短？山云：蟭螟眼裏著不滿。

佛果拈云：此二老宿，人握靈虵珠，各抱荊山璧，及至拈掇將來，不妨奇特。雖然，若有人問蔣山：一毫穿眾穴時如何？對他道：直須通身去。通身後如何？蕭條任你蕭條，脫洒任你脫洒。如何是長？植杖成林事已彰。如何是短？只將斗並猶虧半。大眾！還會麼？別是一家春。

正覺云：若有人問：一毫穿眾穴時如何？但道：直須相當去。相當後如何？化城任你化城，寶所任你寶所。

如何是長？眉間一道白毫光。如何是短？塵中不動大經卷。還會麼？三人證龜成鰲。

佛海云：履真踐實者，故千里同風之句，若合符契，未免也隨一分，不圖依樣畫出。且要古之今之，一毫穿眾穴時如何？直須相應去。相應後如何？剗除任你剗除，建立任你建立。如何是長？春蘭秋蕙有幽香。如何是短？一切是非都莫管。

舉：潮州大顛和尚，有僧來參，顛纔見便竪起痒和子，僧以目顧視顛云：若到諸方，莫道參見大顛好。僧云：借取和尚。痒和子舉似諸方，顛云：若見痒和子，一任舉似。僧拂袖出去，顛云：早知恁麼，不見恁麼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好肉剜瘡，大顛死而不弔，當時待伊借痒和子，便與劈胷一槌，免見將錯就錯。大眾！還委悉麼？真鍮不博金。

正覺云：大顛道：早知與麼？不見與麼？是肯這僧？不肯這僧？要會麼？眼觀千遍，不如手撈一遍。

佛海云：竪起痒和子，其僧以目視之，單刀直入。若到諸方，莫道參見大顛好，半合半開，借取和尚。痒和子舉似諸方，雙明雙暗。若見痒和子，一任舉似，何不與之倒斷？僧拂袖出去：作家，作家。早知恁麼，不見恁麼，慣用此機。復召大眾云：還知大顛落處麼？

舉：三平問大顛：不用指東劃西，請師直指。顛云：幽州江口石人蹲。平云：猶是指東劃西。顛云：若是鳳凰兒，不向那邊討。平禮拜，顛云：若不得後句，前話也難圓。

佛果，拈云：徹底老婆心，不向那邊討，父子要投機，無端入荒草。

正覺云：直饒大顛與麼道，也未圓得前話在。何故？公案現在。

佛海云：養子之緣，不免落草三平，前侮後恭，甘受埋沒則且置，幽州江口石人蹲，畢竟作麼生動著？打折驢腰。

舉：水空和尚來參大顛，顛把住坐具云：不用通時暄，亦不用通來處。空云：擬欲恁麼問，又恐人情不足。顛放却云：還足也未？空提起坐具云：若通時暄，又恐迷來處。顛云：暫時相見也無妨。

佛果拈云：大顛善把住放行，水空能扶頭接尾，金相玉振，電擊星飛，如膠投膠，如漆合漆。雖然如是，若不通時暄，恐迷來處；擬欲恁麼，又恐人情不足。正當恁麼時如何？竹密不妨流水過，天高豈礙白雲飛？

正覺云：智哉！二桃三士得平分。

佛海云：大顛旋放旋収，水空似擬不擬。言氣和同，人情周足，總不免迷却來處。

舉越州清化和尚，僧問：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？化云：長江無間斷，聚沫任風飄。僧云：還受享祭也無？化云：享祭即不無。僧云：如何是享祭？化云：漁歌鼓棹，谷裏聞聲。

佛果。拈云：借事明機，無中唱出。蓋是衲僧肘臂下有符，頂門上具眼，所以隨處作主，遇緣即宗。雖然如是，猶在窠窟裏。或有人問蔣山：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？秖對他道：萬古虛空元不動，還受享祭也無？享祭即不無，如何是享祭？日日香花夜夜燈。

正覺云：若問山僧：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？只對道：

青山無向背。如何是享祭。啼鳥自知春。

佛海云：清化雖則句意親切，只得八成。或問能仁：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？不是江南，便是江北。如何是享祭義？重清茶，也醉人。這裏薦得去，許你出陰界。

舉洛京韶山和尚，僧問：如何是韶山境？山云：古今猿鳥叫，翠色薄煙籠。僧云：如何是境中人？山云：退後著佛。海云：便好與禮一拜。

佛果拈云：如人善射，箭箭中的，非此境不足稱此人，非此人不足居此境，所謂古之今之，無間無斷。還會麼？韶山猶在。

正覺云：若問韶山境，答云：畫不成，描不就。如何是境中人？退後著，築著口。

佛海云：最好韶山境，煙籠翠色輕。欲描描未就，猿鳥一聲聲。

舉：僧問韶山：如何是一切相？山云：鳥飛霄漢白，山遠色深青。僧云：恁麼則一切相去也。山云：我情知你亂會。

佛果，拈云：既不許恁麼會，且更作麼生會？還委悉麼？點鐵成金也不難。

正覺云：韶山老人，先難後易。

佛海云：與麼問，與麼答，因甚不許與麼會？

舉：有遵布衲來參韶山，到山下見韶山，便問：韶山路向什麼處去？山以手指云：嗚！那青青黯黯處去。遵近前把住云：久響韶山，莫便是否？山云：是即是，闍梨有什麼事？遵云：擬伸一問，師還答否？山云：想君不是金牙作，爭解彎弓射尉遲？遵云：鳳凰直入煙霄去，誰怕林間野雀兒？山云：當軒畫鼓從君擊，試展家風似老僧。遵云：一句迥超千聖外，松蘿不與月輪齊。山云：饒君直出威音外，猶較韶山半月程。遵云：未審過在什麼處？山云：倜儻之詞，時人知有。遵云：恁麼則真玉泥中異，不撥萬機塵。山云：魯般門下，徒施巧妙。遵云：某甲只恁麼，和尚又如何？山云：玉女夜拋梭，織錦於西舍。遵云：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？山云：耕夫製玉漏，不是行家作。遵云：此猶是文言，作麼生是和尚家風？山云：橫身當宇宙，誰是出頭人？

復云：闍梨有衝天之氣，老僧有卓地之錐；闍梨橫吞巨海，老僧背負須彌；闍梨按劒上來，老僧亞鎗相待。向上一路，速道！速道！遵云：明鏡當臺，請師一鑑。山云：不鑑。遵云：為什麼不鑑？淺水無魚，徒勞下釣。遵無語，山便打。

佛果拈云：遵布衲如虎帶角，凜凜全威，爭奈韶山解據虎頭、収虎尾，直得步步登高、聲聲相應。還知二老落處麼？好手手中誇好手，紅心心裏射紅心。正覺云：趨時適變，隨物窮通，鴻鵠之志，誰辨雌雄？韓侯未遇，布衲家風，三秦席卷非無計，忠義何勞憶蒯通？

佛海云：漢家昆陽之戰，龍蛇決勝，虎豹失威，將較韶山遵公，何啻白雲萬里？遵公無語，切不得作無語會。何故？審知進退存亡勢，終始無非是作家。

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中

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下

舉：澧州洛浦和尚，僧問：撥亂乾坤底人來，師還接否？浦竪起拂子，僧云：恁麼則今日得遇明君也。浦云：依稀似曲纔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

佛果拈云：驗人端的處，下口便知音。

正覺云：若不被風吹別調，這般聲韻也難當。

佛海云：若非察色聽聲，禍事禍事。

舉僧問洛浦：萬丈懸崖須進步，如何免得喪於身？浦云：須彌繫藕絲。僧云：是何境界？浦云：剎竿頭上仰蓮心。僧云：湛湛澄澄也。浦云：須彌頂上再翻身。僧云：恁麼則兢兢切切也。浦云：空隨媒鴿走，虛喪網羅身。僧云：如何得不隨去？浦云：鸚鵡鉼項小，擬透望天飛。

佛果拈云：洛浦奮作家手段，解粘去縛，直得費盡鉗鎚。這僧業業兢兢，畢竟玄黃眩目，不免隨上走下。若是个大解脫底，一刀兩段，更有什麼難？還委悉麼？萬丈高峯能撒手，無邊剎境任遨遊。

正覺云：這僧死門難向，引得洛浦命似懸絲，佛果雖解撒手遨遊，也是強作活計(噓)。佛海云：這僧費洛浦多少腕頭力，雖則湛湛澄澄、兢兢切切，萬丈懸崖一步終是懨懶，且過在什麼處？

舉僧問洛浦：二王當筵，龍蛇未辨。救難之心，誰人最切？浦云：踏破鴻門者。僧云：誰知今古，不覺虛墮？浦云：只貪香餌，身滯網羅。僧云：饒師古鏡當軒，猶被野狐精魅。浦云：山僧今日大戰無功。僧作虎聲，浦打一棒，僧隨棒便倒。浦云：棒下死漢有什麼限？僧拂袖便出。浦云：獵狗不向床下死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一手擡、一手搦，爭奈洛浦能據虎頭、收虎尾，可謂是賊識賊、是精識精。雖然如是，不覺不知話作兩橛。敢問甚處是話作兩橛處？要識真金火裏看。

正覺云：這僧狐假虎威，敗於仁義之手。

佛海云：前面藏身露影，後面張口開牙，若非古鏡當軒，不免野狐精魅。

舉僧問洛浦：法身無為，不墮諸數，是否？浦云：惜取眉毛好。僧云：如何免得斯咎？浦云：泥龜任你千年，終不解隨雲鶴。僧云：任你孫賓也遭貶剝。浦云：無鼻孔牛有什麼御處？僧便托地作牛吼，浦云：這畜生！僧便喝，浦云：掩尾露牙，終非好手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似見不見、似會不會，若非寶鏡當臺，爭驗得他離蹤失體？且道即今還有破綻處也無？八月秋，何處熱？

正覺云：當時若是這僧向道：和尚鼻孔完全。有什麼御處？

佛海云：這僧五次出頭，洛浦五次捺住，且諵訛在甚處？掩尾露牙誇好手，公門一點不容私。

舉：僧問洛浦：無問無答，請師答話。浦云：你不是丁姚。僧云：謝師答話。浦云：中九下七。

佛果拈云：趁得老鼠，打破油甕，小慈妨大慈，何不與本分草料？

正覺云：這僧華言不備，洛浦梵字橫書。

佛海云：洛浦汪洋萬頃，深不可量，者僧將个破甕碗一舁，使其徹底乾枯，可煞好笑。雖然，且喜將軍全得勝，歸時不少去時人。

舉廬山雲居和尚，僧問：如何是諸佛師？居便喝云：這田厙兒。僧禮拜，居云：你作麼生會？僧喝云：這老和尚。居云：元來不會。僧作舞出去，居云：沿臺盤乞兒。

佛果，拈云：識機宜，別休咎，有回互轉關底眼，千百个中難得一个半个，為什麼却成沿臺盤去？也是憐兒不覺醜。

正覺云：然雖一種乞兒會，沿臺盤底也可賞。

佛海云：雲居老兒略露半面，者田厙奴一見便見。打破大唐國，覓个沿臺盤底也難。

舉，僧問雲居：如何是一法？居云：如何是諸法？僧云：未審如何領會？居云：一法是你本心，諸法是你本性。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？僧禮拜。居乃有頌：一法諸法宗，萬法一心通。唯心唯汝性，不說異兼同。

佛果拈云：久聞雲居弘覺是洞山嫡子，將謂全用衲僧巴鼻，元來有時也只拖泥涉水。若據蔣山見處，喚什麼作心性一二？土上加泥又一重。

正覺云：佛果與麼，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

佛海云：上來講讚，無限良因。

舉：雲居一日上堂云：如人將三十貫錢買一隻獵犬，只解尋得有蹤跡氣息底，忽遇羚羊挂角，莫道蹤跡，氣息也無。僧便問：羚羊未挂角時如何？居云：六六三十六。僧云：挂角後如何？居云：六六三十六。僧禮拜，居云：會麼？僧云：不會。居云：豈不見道：絕蹤跡，佛果著。語云：魚行水濁。

其僧舉似趙州，州云：雲居師兄猶在。僧便問：羚羊未挂角時如何？州云：九九八十一。僧云：直得恁麼難會？州云：有什麼難會？僧云：請師說。州云：新羅，新羅。佛果著語云：魚行水濁。

僧又問長慶：羚羊未挂角時如何？慶云：草裏漢。僧云：挂角後如何？慶云：亂叫喚。僧云：畢竟如何？慶云：驢事未去，馬事到來。佛果著語云：魚行水濁。

佛果復拈云：若論此三尊宿，其中一人得其體、一人得其用、一人體用相兼，若也驗得出、斷得明，莫道羚羊挂角與未挂角，直得無逃避處。只如山僧恁麼道，也是魚行水濁。

正覺云：羚羊挂角，掩鼻偷香，魚行水濁，家賊難防。佛海云：雲居趙州，一狀領過，獨有長慶較些子。

舉：同安丕禪師看經次，有僧來參，丕以衫袖蓋却頭，僧近前作吊慰勢，丕放下衫袖，提起經云：會麼？僧亦將衫袖盖須，丕云：蒼天！蒼天！

佛果拈云：覿面去來，賓主互換，一等是弄鬼眼睛，就中奇怪，所謂神通遊戲三昧。雖然如是，爭如脚踏實地好？且作麼生是脚踏實地處？青天白日。

正覺云：同安念彼觀音力，這僧著還於本人。

佛海云：一等是互換之機，爭奈賓家能死不能活。

舉：僧問同安丕和尚：如何是和尚家風？丕云：金鷄抱子歸霄漢，玉兔懷胎入紫微。僧云：忽遇客來，將何祗待？丕云：金菓早朝猿摘去，玉花晚後鳳銜來。

佛果拈云：峭措不妨峭措，風流且是風流，偏正五位君臣，言中不妨諦當。雖然如是，曹洞門下光前絕後，臨濟宗風豈容回互？若有人問蔣山：如何是和尚家風？對他道：開口見膽。忽遇客來如何？祗待跳底金剛圈，吞底栗棘蓬。

正覺云：尺素如殘雪，結成雙鯉魚。要知心裏事，看取腹中書。

佛海云：家風富貴，氣皃尊嚴，自然語韻幽玄，正偏自在。乃舉拄杖云：且道與這个相去幾何？卓一下。

舉：同安察和尚翫月次，云：奇哉！星明月朗，足可觀瞻，不異道乎？僧云：如何是道？察云：汝試道看。僧云：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察云：負笈攻文，莫閑弓矢。

佛果拈云：透得脫，用得快，不傷鋒，不犯手。這僧却知慚愧，為什麼道他不閑弓矢？只為分明極，翻令所得遲。

正覺云：同安門下，若非高吟大嚼，爭能賞此清歡？這僧雖然容止可觀，其奈難勝盛禮。

佛海云：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、同安，四者俱并，這僧得與清歡，難勝盛禮。當時道：你試道看。便云：星明月朗，足可觀瞻，管取和氣靄然。

舉：同安察和尚問僧：近離什麼處？僧云：江西。察云：江西法道與此間何別？僧云：賴遇問著某甲，若問別人即禍生也。察云：老僧適來造次。僧云：某甲不是嬰兒，徒啼黃葉。察云：傷鱉恕龜，殺活由我。

佛果拈云：宗師家握佛祖鉗鎚，理當即行，不留朕迹。這僧既上門上戶，更說什麼傷鱉恕龜？劈脊便棒。何故？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

正覺云：同安尋常被人抱頭撮脚，今日觀在不疑之地，雖然殺活自由，爭奈劒去遠矣。

佛海云：這僧有甚共語處？等閑借問，便作屎臭氣薰人，好痛與一頓。何故？有功者賞。

舉：僧問察和尚：久造玄微，如何洞曉？察云：老僧耳背高聲問來。僧云：快鷂不打籬邊雀。察云：暗中臨鏡，誰辨妍蚩？僧云：向上機關，如何洞曉？察云：何必？僧云：休！休！察云：始解乘舟，擬跨劒水。

佛果拈云：同安既龍頭蛇尾，這僧乃半路抽身，子細點檢將來，二俱不了，且作麼生得勦絕去？殺人須見血，為人須為徹。

正覺云：同安爐裏，冷熱隨時。這僧探湯，展了却縮。佛海云：關既開而還閉，兵欲攻而復休。不是詐謀，亦非畏怯。只緣同是江南客，不欲頻頻唱鷓鴣。

舉：僧問察和尚：學人未曉時機，請師指示。察云：參差松竹煙凝薄，重疊峰巒月上遲。僧擬進語，察云：劒甲未施，賊身已露。僧云：何也？察云：精陽不剪霜前竹，水墨徒誇海上龍。僧遶禪床一匝，大笑而出。察云：閉目食蝸牛，一場酸澁苦。

佛果拈云：以多制寡，以強凌弱，於理不難，也須防爛泥有刺始得。同安一往施呈，這僧十分風彩，爭如當處和平好？忽有人問蔣山：學人未曉時機，乞師指示。只對他道：入寺看額，入鄉問俗，齋時有飯，晨時有粥。

正覺云：同安只知臨機互換，不覺正眼乖張。當時賴這僧大笑而休，存得一時去就，等閑被他掀倒，看是阿誰苦澁。

佛海云：這僧與麼問，賊身已露；同安與麼答，劒甲未施。當時被他向擬進語處便禮一拜，閉目食蝸牛，同安自領始得。

舉察和尚問僧：善惡不思，心體自現，古人還有理也無？僧云：莫便是古人深意麼？察云：胡人飲乳，返恠良醫。僧禮拜便出。察云：若到諸方，莫道參見同安來。

佛果，拈云：鈎頭香餌，意在錦鱗，一掣纔來，翻身脫去，賴是同安有手段。諸人還知末後句麼？不犯清波意自殊。

正覺云：這僧一期祇對，道理宛然，同安深立門墻，爭奈已揚家醜。

佛海云：唱者一舉，和者亦至，聲韻諧和，難瞞眾耳。雖則換調移宮，要且不傷和氣。

舉：察和尚示眾云：洪音不剖，其理不彰。設使不言，且道是分？不分？僧云：不分。察云：若不是閣梨，老僧不曉。僧云：同安風彩，瓦解冰消。察云：養由弓矢，不射田蝸。僧禮拜，察云：將謂便宜。

佛果。拈云：洪音不剖，其理不彰。設使不言，且道是分不分？師云：三脚蝦蟆跳上天。僧云：不分。師云：刺腦入膠盆。同安云：若不是閣梨，老僧不曉。師云：也未是好心。僧云：同安風彩，瓦解冰消。師云：孟八郎漢。同安云：養由弓矢，不射田蝸。師云：宛有宗師作略。僧禮拜。師云：牽得這漢回來也。同安云：將謂得便宜。師云：平出。

乃復拈云：豈不見道：意能剗句，句能剗意，意句交馳，是為可畏。

正覺云：青紅間碧，文彩可觀，分與不分，黑蛇當路。這僧當時却有解拈七寸底手，不能善始善終，待伊道：養由弓矢，不射田蝸。但向道：我也識得你。看是阿誰便宜？

佛海云：半開半遮，全隱全露，針鋒密鎖，線路暗隨，無端各占便宜，減了十分風彩。雖然，誰是得便宜者？

舉：察和尚示眾云：夤脯飲啄，無處藏身。你道有此道理麼？僧云：和尚作麼生？察打一拂子。僧云：撲手征人，徒誇好手。察云：握鞭側帽，豈是閣梨？僧云：今古之道，何處藏身？察云：閣梨作麼生？僧珍重！便出。察云：未在。

佛果拈云：玄機歷落，妙用縱橫，木人唱巴歌，石人應雪曲，直得機感相投，言氣相合，為什麼同安却道他未在？不見道：日午猶虧半，烏沉始得圓。

正覺云：同安似著賊人看牓，這僧似看牓人著賊。佛海云：和尚作麼生？同安打一拂子。閣梨作麼生？這僧珍重。便出。如是酬酢，各有所長。當初撞著个拍盲漢，見同安道：閣梨作麼生？被他打一坐具時如何？也未在。

舉察和尚一日遊山次，大眾隨後，察云：堦前翠竹，砌下黃花。古人道：真如般若。同安即不然。僧云：古人也好和尚。察云：不貪香餌味，可謂碧潭龍。僧云：諸方眼目，不恠陶潛。察云：閣梨閉目中秋坐，却笑月無光。僧云：堦前翠竹，砌下黃花，又作麼生？察云：安南未伏，塞北那降？僧禮拜，察云：名稱普聞。

佛果，拈云：根基牢實，血脉貫通，同安善擒縱卷舒，這僧解攙旗奪鼓，所謂如金鑰連環，相續不斷。要知端的事，須問个中人。

正覺云：同安遊山處，可謂款步高吟，這僧相隨徐行當歇，不妨風流儒雅。只如佛果道：如金鑰連環，相續不斷，要知端的事，

須問个中人。也不妨諦當。雖然如此，爭奈於他翠竹黃花妙旨猶少機關在。且道畢竟如何？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滿衣。

佛海云：鈎頭香餌味，意在碧潭龍。果然躍浪翻波，頭角呈露，羅籠不住，呼喚不回。若非同安老人，洎合釣竿失却。

舉：察和尚問僧：眼界無光，如何得見？僧云：北斗東轉，南斗西移。察云：夫子入太廟。僧云：恁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。察云：橫抱嬰兒，擬彰皇簡。

佛果，拈云：這僧解接無根樹，能挑海底燈，大似登禹門，震鱗鬣，雖然浪擊千尋，爭奈龍王不顧？

正覺云：一般歇後語同，安得較多？

佛海云：宗師巴鼻，洪爐拋出銕烏龜；衲子機輪，地覆天翻星斗轉。非此作家宗師，不能網此英俊衲子；非此英俊衲子，不能搆此作家宗師。圓悟云：雖然浪激千尋，爭奈龍王不顧？不然，个中無肯路。

舉：察和尚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五臺來。察云：還見文殊麼？僧展手。察云：展手頗多，文殊誰覩？僧云：氣急殺人。察云：不覩雲中鴈，焉知沙塞寒？僧云：遠趁丈寄，乞師一言。察云：孫臏門下，徒話鑽龜。僧云：名不浪施。察云：喫茶去。僧便珍重。察云：雖則一場榮，刖却一雙足。

佛果拈云：一出一沒，一往一來，諸人還透得麼？若透得，更不用周由者也；若透未得，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判去也。前段同安逼這僧，直得盛水不漏；後段這僧逼同安，直得不留涓滴；若透得，許你會衲僧巴鼻。

正覺云：這僧困急地被人問著，膽喪魂飛，末後得一盞茶，未曾沾口，茶在什麼處？更刖一雙足。要會麼？在舍只言為客易，臨筌方覺取魚難。

佛海云：李八叔，王小君，三叉路口忽逢迎。一交來了一交去，見面勝聞名，不知那个是輸贏。

舉：察和尚看經次，眾僧問訊，察云：古佛今佛，皆無別理。僧云：和尚如何？察打一掌，僧云：如是，如是。察云：這風顛漢。僧云：今古皆然。察云：擬欲降龍，却逢死虎。僧云：同安甚生光彩。察云：停舶守株，非汝而誰？僧云：和尚[妳-女+口]？察云：胡羊往楚，抱屈而歸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五度扣關，五回格下，為復是傷鋒犯手？為復是以勢淩人？須知這一條路迥別，還委悉麼？似鶻捉鳩君不覺，髑髏前驗始知真。

正覺云：同安頗無風韻，愛用此機。這僧深入虜庭，得失無愧。

佛果云：似鶻捉鳩君不覺，髑髏前驗始知真。也是隨風逐勢。

佛海云：以強凌弱，同安慣用此機；以弱勝強，這僧不勞餘力。須知古佛與今佛，其理皆然又不然。

舉：有僧為同安和尚煎茶，安云：甌烹綠茗，爐熱白檀，足可以話道周圓。僧云：更請一甌茶。安云：井底求魚，山上求螺，豈非愚哉？僧叉手近前，安云：何不道取？僧以目視之，安云：卦是天門，筭來五兆。僧禮拜，安云：俊哉！

佛果拈云：這僧前頭較些子，後面直得合水和泥，為什麼同安却道它俊哉？還會麼？引之令得住是法中。

正覺云：這僧茶禮周旋，同安話作兩橛，只為先難後易，大似禮下於人，為个什麼？咄！俊哉！是何言歟？佛海云：這僧先施禮樂，後展戈矛，同安看客吐詞，觀爻斷卦，愚哉！俊哉！齊之以禮。

舉同安和尚有時云：喜鵲鳴寒檜，心印是伊傳。僧云：何別？安云：眾中有人在。僧云：同安門下，道絕人荒。安云：胡人飲乳，返恆良醫。僧云：休！休！安云：老鶴入枯池，不見魚蹤跡。

佛果拈云：同安赤心片片餌在鈎頭，這僧片片赤心似膠投漆，為什麼下梢頭却成干戈相待去？瞻前不顧後，同死不同生。

正覺云：同安指東劃西處正要相親，相親處正要東道西說，爭奈說則不親，親則不說，既親既說，人荒道絕。畢竟如何？喜鵲鳴寒檜，枯池好釣魚。

佛海云：同安旁通曲指，意在切瑳琢磨。這僧語順心違，不覺干戈競起。

舉：僧問同安：萬法歸真，真歸何所？安云：龍門無宿客，龜鶴自成仙。僧云：作麼生是龍門無宿客底道理？安云：柯爛只因棊少局，亡羊那得失長途？僧云：久響和尚。安云：負笈攻文，不勝交戰。

佛果拈云：同安若無後語，洎被這僧折倒。還委悉麼？若不登樓望，焉知滄海寬？

正覺云：這話有血脉在中間，一拶直得撈弓摸箭，具眼底子細點檢看。

佛海云：同安一向設施，故是無可不可；這僧中間挨拶，應是未肯點頭。公案見成，試點撿看。

舉：有僧來參同安，遶禪床一匝，振錫一下，云：凡聖不到處，請師別道。安鳴指一下。僧云：奇哉！同安嚇得忘前失後。安云：闍梨發足何處？僧便珍重。安云：五湖衲子，一錫禪人，未到同安，不妨疑著。僧云：近見不如遠聞。安云：貪他一盃酒，失却滿舡魚。

佛果拈云：全軍隊伍，馬步相參，兩陣交鋒，不妨奇特，爭奈二俱失利？具眼底試辨看。

正覺云：大小同安，畢竟不識。這僧一場吞聲飲氣，賴得佛果為伊解忿。

佛海云：同安平常耽耽虎視、凜凜全威，今日被人據其頭、收其尾、捋其鬚，只得一場懨懶。

舉有座主問同安：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知，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？安云：我說一乘法。主云：如何是一乘法？安云：幾般雲色出峰頂，一樣泉聲落檻前。主云：某甲不問此事，如何是一乘法？安云：闍梨英賢，老僧蒙昧，對眾試說看。主云：某甲何咎？安云：只見錐頭利，不見鑿頭方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逼同安直得轉身無路，及乎同安倒展旗鎗逼這僧直得無路轉身。諸人若未委悉，只見錐頭利；若也委悉得去，不見鑿頭方。

正覺云：同安被座主一問，不合乞諸其鄰。若是一乘法，却須還它座主。何故？不見道：錐頭利，鑿頭方，買賣各歸行。

佛海云：若是伶利座主，只消向同安道：比來請和尚說一乘法。因什麼却為說三乘法？且道同安如何答？泉聲雲色同時舉，不見錐頭見鑿方。

舉：僧問蒙溪：和尚不落聖凡機，請師別道。溪鳴指三下，僧云：岳巒峭峻，如何趨途？溪良久，僧云：蒙溪今日瓦解冰消。溪擲下拂子，僧拈起拂子，溪便喝，僧呵呵大笑云：事不孤起。溪云：暗中抨繩，誰辨曲直？僧云：抱劒傷身，是誰之咎？拂袖便出，溪笑云：難遇此子，難遇此子。

佛果拈云：文來文對，武來武對，你恁麼我却不恁麼，你不恁麼我却恁麼，千變萬化，權實卷舒，雖是死蛇，解弄也活。還委悉麼？須是个中人。

正覺云：蒙溪袖裏藏鋒，這僧下坡逞俊。雖然難遇此子，爭知落聖落凡。是則龍女頓成佛，非則善星生陷墜。

佛海云：譬如敵手下棊，一著一著著著活，一局一局局局新，神變無方，天機莫測，雖曰兩無輸贏，其柰猶欠一子。

舉：洞山和尚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，要見洞山，山遂至僧所，僧便問：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？山云：你是什麼人家男女？僧云：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。佛果著語云：不妨惺惺。山良久，僧云：四山相逼時如何？山云：老僧亦從人家屋簷下過。僧云：回互不回互？山云：不回互。僧云：教某甲向什麼處去？山云：粟畚裏去。僧噓一聲，云：珍重！便坐脫。佛果著語云：不妨惺惺。山以拄杖

扣頭三下，云：只解與麼去，不解與麼來。佛果著語云：金剛圈子。

佛果。復拈云：諸人還會麼？若不會，山僧重話會去也。大凡行脚人正要透脫這一件事，這僧既是大闡提，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，手脚忙亂，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，放一線道與他平展，爭解恁麼去？所以古人道：臨終之際，若一毫頭聖凡情量不盡，未免驢胎馬腹裏去。只如洞山道：我也只從人家屋簷下過、粟畚裏去，鼎鼎礙四山、不礙四山。到這裏，須是桶底子脫始得。且道洞山意作麼生？還會麼？金鷄啄破琉璃殼，玉兔挨開碧海門。

正覺云：這僧沿竿到頂，洞山閑處斫額相望，看个失落不妨。嶮哉！猶能教伊與麼來在，是什麼心行？

當時這僧若真个與麼來時如何？洞山却須到涅槃堂始得。只如佛果道：金剛圈子如何辨明？咄！不妨惺惺。

佛海云：聖量凡情淨盡時，轉身無路事還非。屋簷下過粟畚裏，馬腹驢胎一道歸。

舉：洞山行脚時，讀忠國師錄，見僧問：如何是古佛心？國師云：墻壁瓦礫是。僧云：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？國師云：是。僧云：無情還解說法否？國師云：常說熾然，說無間歇。僧云：什麼人得聞？國師云：諸聖得聞。僧云：和尚還聞否？國師云：我不聞。僧云：和尚既不聞，爭知無情解說法？國師云：賴我不聞，我若聞則齊於諸聖，汝即不聞我說法。僧云：恁麼則眾生無分也。國師云：我為眾生說，不為諸聖說。僧云：眾生聞後如何？國師云：即非眾生。

山後到溈山，溈問：价闍梨疑國師無情說法，是否？山云：是。溈山云：試請舉看。山便舉前因緣，溈山云：我這裏也有，只是罕遇其人。山云：便請。溈山以拂子點一點，山云：請和尚為某甲說。溈山云：父母所生口，終不為子說。山云：和尚此間還更有同年慕道者也無？溈山云：此去澧陵攸縣，石室相連，有个雲嵓道人，子若能撥草瞻風，必為子之所重。山到雲嵓請益，嵓云：不見彌陀經云：水鳥樹林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山因此有省，乃述頌曰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無情說法不思議。若將耳聽終難會，眼處聞時方始知。

佛果拈云：天高地厚，海闊山遙，若要窮極根源，須是利根上智。洞山古佛生平疑著這無情說法因緣，直得眼不見鼻孔。盖智識聰敏，玄妙居懷，以無情、有情為二段，以聞與不聞、說與不說為兩種，及至下梢桶底子脫，始知鼻孔元在面上。

山僧今日不避泥水，重話會去也。國師石笋抽條，大溈碓觜生花，雲嵓鋸解秤鎚，用盡神通，成就得个無孔竅鐵橛子。還委悉

麼？千重關鎖盡，一劒倚天寒。

正覺云：隔墻見角，的知是牛；望火認煙，已盡熱性。見角則須窮異類果報，望火處遍知火性夤緣。極目所觀，縱耳所聽，無一色而非目，無一聲而非耳。非耳之耳，互陳宮徵；非目之目，縹間紅緣。所以音韻文章，隨時流注；出生變化，觸處現成。眼聽耳觀，圓音歷歷；心現色隱，真佛堂堂。故曰：即非眾生，齊於諸聖；為眾生說，諸聖得聞。且如洞山末後與麼道，還曾悟也未？

佛海云：樹林幽鳥，頭頭放常寂光；鼓板鍾魚，物物顯真實理。未親契證，不免逐色隨聲；忽面逢迎，當下超聞離見。洞山古佛尚乃如斯，你等禪人可不勉力？山僧重重土上加泥去也。國師、溈山、雲嵓三大老，一人作先鋒、一人作中軍、一人作殿後，布个三擲陣，盡大地人無數，因何只捉得价闍梨一人？禍不入慎家之門。

舉：覆舡和尚見僧便作起身勢，僧便出去。舡云：闍梨且容人事。僧便作抽坐具勢，舡乃歸方丈。僧云：蒼天！蒼天！舡轉身云：龍頭蛇尾。僧近前叉手而立。舡云：敗將投王，不存性命。

佛果拈云：動絃別曲，葉落知秋，轉變縱橫，不妨管帶。這僧與覆舡相見，不爭一線。雖然如是，及至契勘將來，若會道得个隔身句，始見光前絕後。明眼底，試辨看。

正覺云：錐去鈎來，這僧勢不由己；賞善罰惡，覆舡不順人情。子細點撿將來，這僧也未便到與麼法令。何故？已是通霄路上人。

佛海云：一條絲線，兩人各牽，來去卷舒，殊無間斷。雖然，我愛韶陽新定機，利刀剪拂令人愛。

舉：僧問覆舡：抱石投江，師還接否？舡以手拍香臺，僧禮拜，舡云：禮拜即不無，其中事作麼生？僧亦拍香臺，舡云：舌頭不出口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機關玲瓏，眼目定動，依稀越國，彷彿楊州，其奈覆舡用本分草料？諸人還解他道：舌頭不出口麼？千萬人中無一人。

正覺云：覆舡平地波瀾，這僧水底伏氣。

佛海云：賓家興波作浪，主家截斷眾流。及乎主家作浪興波，賓家眾流截斷，雖則機鋒互換，爭奈用處不同。那裏是不同處？事出急家。

舉：僧問覆舡：鈎錐不到處，請師道。舡良久，僧云：掣電之機，徒勞佇思。舡云：出格一句，汝試道看。僧近前三步，却退後，舡

云：此是出格句，即今事作麼生？僧以袖拂一拂，便出去，舡云：也是天津橋上漢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渾金璞玉覆舡，大冶宏開，百煅千煉，成一个金剛王寶劒。還委悉麼？也是天津橋上漢，北斗南頭著眼看。

正覺云：這僧進前退後，有甚奇特？覆船便道：此是出格句。及乎末後，拂袖便出，因什麼却喚作天津橋上漢？要會中間事麼？鈎錐不到處，擬議隔重關。佛海云：覆船曾不負伊來機，因甚剗地鈎錐一上？不是天津橋上漢，定應普化出僧堂。

舉：道吾和尚問覆船：久嚮和尚會禪，是否？舡云：蒼天！蒼天！吾近前掩却船口，云：低聲！低聲！舡與一掌，吾云：蒼天！蒼天！舡近前把住，云：得與麼無禮？吾却與舡一掌，舡云：老僧罪過。吾拂袖便行，船呵呵大笑，云：早知如是，不見如是。

佛果拈云：二老宿力氣相齊，機鋒相觸，非唯據虎頭，亦善收虎尾，直是兩个一雙擔到洛陽，也不偏一銖。敢問大眾：且道他得个什麼敢恁麼道？酒逢知己飲，詩與會人吟。

正覺云：若論賓主相逢，可謂箭鋒相拄，針芥不差。若會禪，也未在。何故？只得悔前，不得悔後。

佛海云：一人火發風起，一人電閃雷奔，照用同時，得失齊泯。若謂會禪，更待三生六十劫。

舉：僧問覆舡：如何是師子？舡云：善能哮吼。僧撫掌云：好手！好手！船云：青天白日，却被鬼迷。僧便掀倒禪床，舡便打。僧云：驢事未了，馬事到來。舡云：酌然是个作家。僧便出去。舡云：將甌盛水，擬比大洋。

佛果，拈云：這僧上門上戶疾如風，磨牙礪齒猛如虎，石火裏攙旗，電光中奪鼓，若不是覆舡，洎見灰飛火亂。諸人還會他末後句麼？若不酬價，爭辨真偽？

正覺云：覆舡被這僧一場反倒，幾不奈何。及乎下梢，未免漢家禮度。

佛海云：哮吼踞地，跳躑翻身，灼然爪牙完備。甌水難將比大洋，此即靈山親得記。

舉：有僧來參覆舡路，逢賣鹽翁子，僧問：覆舡路向甚處去？翁良久，僧又問，翁云：你患聾那？僧云：你向我道什麼？翁云：向你道覆舡路。僧云：翁莫會禪麼？翁云：莫道禪，佛法也會盡。僧云：你試說看。翁挑起鹽，僧云：難。

翁云：你喚作什麼？僧云：鹽。翁云：有什麼交涉？僧云：作麼生？翁云：不可更向你道是鹽。

佛果拈云：參須實參，見須實見，用須實用，證須實證。這老翁雖然參見覆舡來，要且只參得把定底，未參得放行底。當時這僧

若是个漢，不消一箚。敢問諸人：作麼生是覆舡放行底？棒頭有眼明如日。正覺云：賴值這翁只參得把定底，這僧尚不柰何；若使參得放行底，覆舡路上轉見荒凉。何也？高空有月千門閉，大道無人獨自行。

佛海云：販私鹽漢，將謂會盡佛法，元來是無佛處稱尊。當時撞著个聱頭，不消向道：因你患啞，累我患聾。便與奪却，令他知有向上巴鼻。

舉茱萸和尚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閩中來。萸云：閩中尊宿愛舉胡來胡現、漢來漢現，是否？僧擬開口，萸打一掌。僧云：欲透龍門，却遭點額。萸云：燕金塞海，蜄蚄搖山。僧撫掌大笑，出去。萸云：疥狗不願生天，却笑雲中白鶴。

佛果拈云：茱萸行這一掌，可謂截斷諸訛，這僧大笑而行，未免吞聲飲氣，何況更有最後一著？還會麼？為山登九仞，揑土定千鈞。

正覺云：問病下藥，苦澁難嚥，一服醒醒，生姜重煉。佛海云：作家手脚，本分鉗鎚，擬待出頭，堪作什麼？

若不是慣透龍門底頭角，也大難當抵。

舉：茱萸問僧：闍梨為復游山翫水？為復問道參禪？僧云：和尚試道看。萸云：雕蚶鏤蛤，不[虫*參]之泥，勞君遠至。僧云：渾身是鐵，猶被一橈。萸云：降軍不斬。

佛果拈云：言前收句後，煞峻疾不通風，直饒釘觜鐵舌也無啗啄處。且道為什麼如此？非人得其便。正覺云：赤脚人趕兔，著靴人喫肉。

佛海云：這僧既不為翫水游山而來，茱萸亦待以參禪問道之禮，些子諸訛，便被收下。圓悟云：非人得其便作麼生？

舉：有僧來參茱萸，萸以手一劃，僧便出去，萸云：這个師僧來不通名，去不道姓。僧便轉來，以手一劃，萸云：這僧名又不識，姓又不識。僧云：且道某甲姓个什麼？萸云：善哉！波斯喫胡椒。僧拂袖便出，萸云：作家師僧天然猶在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善放善收，正是伶俐衲子；茱萸能擒能縱，真个本分鉗鎚。千百年後不道無，只是少。諸人還委悉麼？和氏場中饒美璞，孟嘗門下足高賓。

正覺云：這僧果不識姓，茱萸先鑒可知，因什麼末後却道作家師僧天然猶在？佛果道：和氏場中饒美璞，孟嘗門下足高賓。且道與麼抑揚褒貶在什麼處？還會麼？逢人且說三分話。

佛海云：略施號令，賓家直下遵承；剪斷葛藤，主家未肯放過。何故？莫恠坐來頻勸酒，自從別後見君稀。

舉：寶峰和尚問僧：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機，汝還知麼？僧云：請師指出古人路。峯云：恁麼則闍梨委了也。僧云：頭上安頭。峯云：自是老僧不合問闍梨。僧云：借問又何妨？峯云：我這裏不曾被人亂說道理。出去！

佛果，拈云：作家宗師，高提祖印，獨據寰中，具大慈悲，放一線道，且容你出一口氣。若也把定要津，直下似平田淺草戴角底大蟲，有什麼近傍處？諸人要會麼？一句截流，萬機寢削。

正覺云：寶峰貴物作賤賣，這僧弄物不知名，當時若也深辨來端，便見首正尾正。待伊道：我這裏不曾被人亂說道理。只消應一聲：喏！好个戴角大蟲。佛海云：呼來也在我，遣去也在我。呼來也，一路接引，共相委知；遣去也，語脉牽連，亂說道理。

寶峰道：自是老僧不合問闍梨：誰為者僧別一轉語？

舉：有僧從岩頭來寶峯，峯見，竪起拂子云：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。僧擬近前，峯云：恰落在此機。僧回舉似岩頭，頭云：我當時若見，奪却拂子，看他作麼生？峯聞此語云：我竪拂子從伊奪，總不將物又作麼生？岩頭聞舉云：無星秤子有什麼辨處？

佛果，拈云：寶峯布縵天，網打衝浪錦，鱗垂萬里鈎，駐千里烏騅。這僧出寶峯，絺繢不得則故是，至如岩頭具頂門，眼有肘下符，及至勘證將來，也只得平出。且畢竟落在什麼處？个中端的事，獨許作家知。

正覺云：只如寶峯道：我舉拂子從伊奪，總不將物。又作麼生？正好奪取。何故？恰落在此機。會麼？無星秤子兩頭掀。

佛海云：擬開口落在此機，不開口亦落在此機。豈獨這僧出不得，岩頭大師也出不得，便是無星秤子亦出不得。乃竪起拂子云：具眼者辨取。

舉：寶峯問岩頭：與麼與麼作麼生會？頭云：不與麼。不與麼又作麼生會？峯云：是平實語。頭云：腰帶無鈎結。峯云：作麼生？頭云：上腰不得。峯云：是平實語。

佛果拈云：識機宜，別休咎，把斷世界，不漏絲毫。到綿密處，却許寶峯具一隻眼，其奈未知有向上一竅。只如腰帶無鈎結，上腰不得，故知是平實語。恁麼恁麼，不恁麼不恁麼，為何也是平實語去？還會麼？莫恠從前多意氣，他家曾踏上頭關。

正覺云：病我亦成我，庶幾三百篇。

佛海云：海枯終見底，人死不知心。

舉：有一念經僧從寶峯方丈前過，峯云：滿口道盡，只是不具眼。僧以手指峯云：道！道！峯却掌身邊。沙彌云：眼在什麼處？僧翹起一足云：與麼。峯云：長江下釣，無餌也飡。僧喝云：這老和尚

無故塗糊人。峯云：咬人師子，不露爪牙。僧便作咬勢。峯云：大裁帽子別處戴。

佛果拈云：大凡宗師驅耕夫之牛，奪飢人之食。寶峯既用此機，這僧是个金毛，善能哮吼，埃拶往復。

未分勝負，却是身邊沙彌獲得一籌。既是滿口道盡，若解轉身，即見汗馬功高。且道畢竟如何？三點如流水，曲似刈禾鎌。

正覺云：這僧不唯念經，亦能華梵翻對寶峯，無風起浪轉，見山高水高。雖然酬酢分明，可惜沙彌一掌。何故？鶉鳩樹頭鳴，意在麻子地。

佛海云：阿呵呵，且道笑个什麼？好个咬人師子，翻成逐塊韓獹。

舉：德山和尚，有僧近前作相樸勢，山云：恁麼無禮，合喫山僧手裏棒。僧拂袖便出，山云：饒汝如是，也只得一半。僧轉身便喝，山便打，云：須是我打你始得。僧云：諸方有明眼人在。山云：天然有眼。僧擘開眼，云：猫。便出去。山云：黃河三千年一度清。

佛果，拈云：俊哉衲子！德山老漢尋常據一條白棒，佛來也打，爭奈打這僧不著？何故？為他過了機關外，透出羅籠表，祖域駈馳天馬子，神通妙用得縱橫，三千年度誠希有，九曲黃河徹底清。

正覺云：德山這回打著一箇無禮漢。

佛海云：據一條白棒，三十年未曾打得个獨脫底。德山徒有此語，今日撞著个無禮漢，也未得个一半，為什麼放過伊？

舉：僧問鏡清：一等明機双扣，為什麼却遭違貶？清云：打水魚頭痛，驚林鳥散忙。

佛果拈云：水流濕，火就燥，一合相，不可得。

正覺云：一朝權在手。

佛海云：若不是鏡清，未免撈弓摸箭。

舉：僧問鏡清：聲前絕妙，請師指歸。清云：許由不洗耳。僧云：為什麼如此？清云：猶繫脚在。僧云：某甲只如此，師意又如何？清云：無端夜來鴈，驚起後池秋。

佛果。拈云：這得持聾詐啞，鏡清見兔放鷹，聲前獨露全機，未免承虛接響。且道鏡清端的畢竟落在什麼處？出身猶可易，脫體道應難。

正覺云：飄風揚塵，落花流水。聲前絕妙，無處著觜。驚起後池秋，許由不洗耳。容皃好西施，開唇不露齒。

佛海云：纔有所重，便成窠臼。這僧向聲色窠子裏作主宰，帶累鏡清也跳不出。

舉：僧問鏡清：學人未達其源，乞師方便。清云：是什麼源？僧云：其源。
佛果著一喝。
清云：若是其源，爭受方便？
佛果云：可惜放過。
僧禮拜出去，侍者云：和尚適來成褫伊？清云：無。者云：無成褫伊？清云：無。者云：未審和尚尊意如何？
佛果著一喝。
清云：一點水墨，兩處成龍。
佛果云：可惜放過。

佛果復拈云：鏡清機如掣電，眼似流星，一切世界悉皆成就，要且只解委曲，不解直截。還委悉麼？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正覺云：鏡清徐行欵步，有意氣時添意氣。佛果忍俊不禁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咄！可惜放過。

佛海云：這僧曾不[爪*矍]霧拏雲，頭角潛露；鏡清亦不轟雷掣電，牙爪暗開。點撿將來，却得侍者致力。

舉：鏡清一日自於僧堂前打鍾子云：玄沙道底！玄沙道底！有僧出云：未審玄沙道什麼？清畫一圓相。僧云：若不久參，焉知端的？清云：失錢遭罪。雪竇云：洎被打破蔡州。

佛果。拈云：爛泥裏有刺。正覺云：鏡清因風吹火，雪竇路見不平，佛果為蛇畫足，文過飾非。

佛海云：鏡水湖心拋一餌，錦鱗躍浪上鉤來，幾乎掣斷竿頭線，引得傍觀下釣臺。

舉：杉洋和尚問僧：什麼處來？僧云：江西來。洋竪起痒，和子云：江西還有這个麼？僧托膝閉目，洋云：東家廝兒却向西家使喚。僧云：有口不煩賓主說。洋云：適來患聾，如今患啞。僧云：買鐵得金，一場富貴。洋云：客作無功，未免逃避。僧便行，洋云：自累猶可，莫累老僧。僧却回禮拜，洋云：若不恁麼，已後喪我兒孫。

佛果拈云：有頭無尾亦不得，有尾無頭亦不得，須是頭尾相稱始得。這僧既善折旋，杉洋亦解俯仰，所謂動絃別曲，告往知來。且道他得个什麼便恁麼？別寶須還碧眼胡。

正覺云：作業相似，箕箒傳家，末後兒孫不喪，也知繩上去蛇錯。

佛海云：住則錐子錐之，去則鈎子鈎之。且道這僧皮下還有血麼？

舉：椑樹去參定山，便問：不落數量，請師道。

佛果著語云：刺腦入膠盆。
山提起數珠云：是落不落？佛果著語云：鈎頭有餌。
樹云：圓珠三竅人人有，請師圓前話。
佛果著語云：一釣便上。
山便打。
佛果著語云：不惜眉毛。
樹便走。佛果著語云：渾崙吞个棗。
山云：三十年後槌胷大哭在。
佛果著語云：據款結案。
樹後開堂，示眾云：老僧三十年前被定山老瞞我一上，不同小小。
佛果著語云：知恩方解報恩。

佛果復拈云：雖然，已是賊過後張弓。今日忽有人問：蔣山不落數量，請師道。劈脊便棒。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？

正覺云：三十年前被定山謾，三十年後前話已圓，落與不落，數量歷然。會麼？

佛海云：三十年前錯分付，三十年後錯承當，即不無定山椑樹。

乃竪起拂子云：且道數量還該得這个麼？莫道瞞你。

舉：公期和尚因往羅漢，路逢一騎牛翁子，期問：羅漢路向什麼處去？翁拍牛云：道！道！期喝云：這畜生！翁子云：羅漢路向什麼處去？期却拍牛云：道！道！翁云：直饒與麼，猶少蹄角在。期便打，翁子便拍牛走。

佛果拈云：雲從龍，風從虎，公期和尚向草窟裏撞著个聱頭，也會雙収，也會雙放，也會雙暗，也會雙明，也解同死，也解同生。雖然如是，子細點撿將來，只在半途。且道什麼處是半途處？試卜度看。

正覺云：當面中鎗猶自可，暗中著箭苦猶深。

佛海云：你儂我儂，狹路相逢。尋常蹄角，互換機鋒。拍牛歸去，不見其蹤。儻非羅漢老兒，定是草裏大蟲。

舉：僧問魯祖：如何是雙林樹？祖云：有相身中無相身。僧云：如何是無相身？祖云：金香爐下鐵崑崙。

佛果拈云：還委悉麼？蚊子上鐵牛，無你下觜處。

正覺云：有相身中無相身，金香爐下鐵崑崙。雙林別後無消息，滿路風塵來往人。

佛海云：魯祖答：這兩轉語，有權有實，有照有用。透得過者，面目現在；若透未過，山僧不惜眉毛，重下个注脚。有相身中無相身，金香爐下鐵崑崙。

舉金峯和尚上堂云：我若舉來，又恐遭人唇吻；如不舉來，又乃遭人恠笑。於其中間，如何即是？有僧纔出，峯便歸方丈。

至晚，有僧請益云：和尚今日垂語，有僧出問，為什麼不答？峯云：大似失錢遭罪。

佛果拈云：宗師家眼觀東南，意在西北，向桑樹上下箭，直得柳樹汁出，也未是分外。這僧既傷鋒犯手，及至對眾拈出，依前又被他和座掇却。敢問大眾：什麼處是金峯失錢遭罪處？無孔鐵槌當面擲。正覺云：失錢遭罪，自首猶輕；知而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佛海云：這老漢與麼賣弄，且無朕跡，末後被人一挨，便乃縫罅離披。

舉：金峯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東國來。峯云：作麼生過得金峯關？僧云：行止分明。峯云：試呈似金峯看。僧展兩手，峯云：金峯關從來無人過得。僧云：和尚過得麼？峯云：波斯喫胡椒。

佛果，拈云：這僧有透關眼，未具透關機。金峯善能據虎頭，亦解収虎尾。大眾還知他落處麼？一言無向背，末後最慇懃。

正覺云：金峯關要無私，這僧空身透漏，未一免箚。佛海云：這僧既呈公驗，行止分明，因甚過金峯關不得？不能掉臂騰騰去，便被他家下一錐。

舉：有僧辭金峯，峯云：何處去？僧云：不敢妄通消息。峯云：若到諸方，切忌說著金峯為人處。僧云：已領尊旨。峯云：忽有人問你，作麼生道？僧提起袈裟角。峯云：捷弱於閣梨。

佛果拈云：金峯為人處，水洒不著，風吹不入，諸天捧花無路，魔外潛覷不見。這僧雖則有个趣向，下梢頭不免妄通消息，致金峯老漢依舊與他折倒。諸人還知落處麼？真玉泥中異，不撥萬機塵。

正覺云：若說金峯為人處，莫道這僧，直饒金峯也無話會底分。雖然如此，爭奈已播諸方。何故？路上行人口似碑。

佛海云：能謹初中，不能護末，只為忍俊不禁，又成妄通消息。

舉：金峯問僧：姓什麼？僧云：姓何。峯云至竟不脫俗。僧云：因師致得。峯云：若恁麼，過在金峯。僧云：不敢。峯云：酌。然金峯有過。

佛果拈云：時人鬪勝，金峯鬪劣；時人占剛，金峯占弱。且道落在什麼處？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正覺云：山僧則不然。何也？金峯打草驚蛇。

佛海云：金峯眼觀東南，意在西北。這僧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。

舉：有韶禪客來參金峯，峯云：什麼處來？韶云：泉州來。峯云：彼中物色如何貴賤？韶云：與此間相似。峯云：喚此間作泉州得麼？韶云：某甲今日結舌有分。峯云：金峯[妳-女+口]？韶云：要且貴賤有殊。峯云：還我此間相似底來。韶近前良久，峯云：恰似結舌。韶云：和尚作麼生？峯云：早來曾說了也。韶云：某甲為什

麼記不得？峯云：你自患聾啞，不可恠金峯。韶無語。峯云：你只是个踏州縣漢。

佛果，拈云：行玄路，遊鳥道，直得如金鎖連環，相續不斷，始解相應。韶禪客既入金峯窠窟，最初却也緜密，及至下梢忘前失後，帶累他主人拖泥涉水。豈不見道？工夫不到不方圓，言語不通非眷屬。

正覺云：金峯趁狗逼墻，佛果虛空架網。

佛海云：三步四步趁不及，七步八步行有餘，縱饒金鎖連環，何似利刀剪却？這踏州縣漢，不語較些子。

舉：有僧來參金峯，方放拜起，峯云：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，第一不得錯會。僧云：請和尚舉。峯竪起拂子，僧作聽勢。峯云：早錯了也。僧以目視東西，便出去。峯云：雪上更加霜。

佛果拈云：金峯起模畫樣，這僧好肉剜瘡，不唯雪上加霜，未免將錯就錯。山僧亦有一則因緣，只是不舉向諸人。何故？六耳不同謀。

正覺云：這僧被問，水到渠成，雪上加霜，金峯自領。何故？不見道：語是心苗。

佛海云：金峯錯舉，這僧錯聽，兩家収拾歸來，也是將錯就錯。

舉：金峯和尚，有僧到來，峯以手指僧，復自指云：楊廣失駱駝。僧便出去。峯云：今古亦然。僧回禮拜。峯云：適來事作麼生？僧云：終不錯舉。峯云：不錯舉底事作麼生？僧以手持峯，復自指。峯云：曾見先師來麼？僧云：向什麼處見？峯云：喫粥飯處見。僧遶禪床一匝，峯閉却方丈門。

佛果拈云：東勝身洲唱歌，南贍部洲作舞，西瞿耶尼拍彈，北鬱單越打鼓，好一場曲調。因什麼如此？只為曾見先師來。

正覺云：傾蓋相投，真機互換，莫恠一家生活，從來苗裔分明。只如這僧遶禪床，則可知金峯閉門是何相待？會麼？家無常禮。

佛海云：一人探竿在手，一人影草隨身，不惟同條生，亦乃同條死。且作麼生辨得？他見先師來，開眼也著，合眼也著。

舉：金峰和尚，有僧纔入方丈，峯便打，僧云：是！是！峯又打，僧云：不是！不是！峯作禮拜勢，僧作托勢，峯云：老僧眼暗，闍梨耳背。僧云：將飯餧魚，還須剋己。峯云：施食得長壽報。僧云：和尚年多少？峯云：不落數量。僧云：長壽者誰？峯云：金峯。僧云：果然眼昏。峯云：是！是！

佛果，拈云：以格外機，施格外用，旗幡交錯，馬步相參，大戰一場，直得桑樹上著箭，柳樹上汁出。雖然出草入草，要且不分勝負。還委悉麼？互換之機子細看。

正覺云：善惡若無報，乾坤必有私。

佛海云：二人相見，也好將一條匾擔作一擔擔，遶須彌山百千萬匝，也無些子偏枯。何故？眼暗耳聾，病痛攸同。

舉金峯一日見駢道者來，擎起經，作攬衣勢，以目視之。

佛果著語云：三竅俱明。

駢提坐具，以目視金峯。

佛果著語云：兩頭坐斷。

峯云：一切人道你會禪。

佛果著語云：搽糊也。

駢云：和尚作麼生？

佛果著語云：推過又爭得？

峯笑云：草賊大敗。

佛果著語云：果然。

佛果復拈云：金峯錦上鋪花駢，道者鋪花錦上要且礙却當頭事。當時若是个漢，待他提起經來，但向他道：是什麼？古往今來為榜樣，龍宮海藏一時詮。

正覺云：臨機設變，固許金峯老人；早竪降旗，未甘駢道者在。何故？濕帋裹畏个大虫。

佛海云：龍起滄海，虎出林端，直下來也，急著眼看。

舉：僧問金峯：不落聖凡機，請師別道。峯云：金峯眼不小。僧云：恁麼則一撥良琴，頓清君主也。峯云：別道又爭得？僧云：為物之言又作麼生？峯云：頓清君主。僧云：不是金峯也大難。峯云：良籌漢席，周下還輸。僧云：若不承言，恐遭惑亂。峯云：承什麼言？僧云：何煩再舉？峯云：啞子赴舡，頑闇多少？

佛果，拈云：放去収來，似斷而復續；攙旗奪鼓，如卷而復舒。雖然覿面相呈，要且二俱失利。且道什麼處是他失利處？

正覺云：金峯別道，殊途同歸，這僧承言，恭而無禮，雖則頓清君主，還遭惑亂頑闇。佛果云：雖然覿面相呈，要且二俱失利。且道什麼處是失利處？金峯跟忒大。

佛海云：這僧有不落聖凡底機，不是金峯具不落聖凡底眼，往往被這啞子惑亂去。

舉：金峯一日見僧掃地，峯問：作什麼？僧竪起掃箒，峯云：猶有這个在。僧云：和尚適來見个什麼？峯乃拈起拄杖。

佛果拈云：大小金峯猶作這个去就，當時待伊道：和尚見个什麼？劈脊便棒。何故？殺人須見血，為人須為徹。

正覺云：這僧掃箒，金峯拄杖，影草探竿，敲空作響，猶有這个在。乙詰希。

佛海云：見之不取，思之千里。等是覿露風規，可惜放過一著。

舉：金峯一日見僧來，便起身立，僧便出去，峯云：恰共昨日僧見解不別。僧却回云：昨日僧道什麼？峯云：恰恁麼問。僧云：知道金峯有眼。峯云：金峯且致，你今日何處喫飯？僧云：通著即不中。峯云：與麼則無來處也。僧云：老婆心堪作什麼？峯云：金峯問僧：不曾弱他，就中闍梨無話處。僧云：豈是分外？峯云：小慈妨大慈。

佛果拈云：鈎頭香餌，放去收來；衝浪錦鱗，搖鬚振鬣。雖金峯不曾弱他，奈這僧承機自弱。還會麼？小慈妨大慈。

正覺云：既知是小慈妨大慈，因什麼放過到這田地？只為昨日今朝事不同。

佛海云：嘗聞金峯關從來少人過得，這僧上門上戶，葛將來攔截不住。且道過得關也未？

舉金峯和尚見僧來，乃舉起手云：此是大人分上事，你試通个消息看。僧云：某甲不欲瞞和尚。峯云：知孝養人也還希有。僧云：莫是大人分上事麼？峯云：老僧不欲瞞闍梨。僧云：到這裏也不易辨白。峯云：酌然，酌然。僧禮拜。峯云：發足何處？僧云：只這裏。峯云：不唯自瞞，兼瞞老僧。

佛果拈云：宗師家敲唱俱行，權實並照，二俱作家。

彼此不欲相瞞，遂成孝養，作大人相。既是如此，金峯下梢頭為什麼却不放過？還委悉麼？若不酬價，爭辨真偽？

正覺云：這僧雖瞞金峯，也是實語，當懺悔。

佛海云：金峯一舉手，三賢膽喪，十聖魂驚，因甚兩回三度互相熱瞞？不見道：此是大人分上事。

舉：金峯示眾云：事存函蓋合，理應箭鋒拄。還有人道得麼？若有人道得，金峯分半院與他住。時有僧出禮拜，峯云：相見易得好，共住難為人。便下座。

佛果拈云：大小大金峯，龍頭蛇尾。若是蔣山則不然，若有人道得，山僧便分半院與伊住。忽有个出來禮拜，只向他道：上天同歸霄漢，入地共返黃泉。正覺云：尋常多謂這僧貪程太速，金峯前言不副後語。要且不然，何故？不見道：事存函盖合，理應箭鋒拄。

佛海云：金峯祇有受璧之心，且無割城之意。蔣山不然，事存函盖合，理應箭鋒拄。若人道得，兩手分付。若有僧出來，只向他道：雪後始知松栢操，事難方見丈夫心。

舉：金峯一日拈起枕子云：一切人喚作枕子。金峯道：不是。僧云：未審和尚喚作什麼？峯拈起枕子，僧云：與麼則依而行之也。峯云：你喚作什麼？僧云：枕子。峯云：落在金峯窠裏。

佛果，拈云：渾崙無縫罅，綿密不通風，畫也畫不成，揑也揑不就。喚作枕子，故是落在金峯窠裏；直饒不喚作枕子，也不免落在金峯窠裏。且作麼生出得金峯窠窟？識取鉤頭意，莫認定盤星。

正覺云：金峯窠裏絕諠訛，枕子拈來會也麼？迴鴈一聲春夢斷，始知身世悟南柯。

佛海云：渾崙拈起好風規，石火明明已較遲，不落金峯窠窟裏，會須赤手討便宜。

舉：僧問金峯：如何是金峯正主？峯云：此去鎮縣不遙，閣梨莫造次。僧云：何不道？峯云：你口是磉盤。

佛果拈云：金峯孤風凜凜，這僧敢捋虎鬚，雖然千里折衝，要且猶爭一線。當時待他問：如何是金峯正主？和聲便打。何故？試玉須經火，求珠不離泥。

正覺云：易開終始口，難保歲寒心。

佛海云：這僧何用繁詞，只向金峯初答處禮一拜。

捋虎鬚也是分內事。

舉僧問金峯：金杯滿酌時如何？峯云：金峯不勝酩酊。

佛果。拈云：承言會宗，明機普應則不無，金峯子細點撿也大漏逗。若人問蔣山：金杯滿酌時如何？只對他道：山僧自來天誡。

正覺云：面赤不如語直。

佛海云：騎賊馬，趕賊隊，作家金峯。

舉：金峯問僧：發足何處？僧云：趙州。峯云：趙州法嗣何人？僧云：南泉。峯云：你何曾離趙州？僧云：未審和尚尊意如何？峯云：趙州定嗣南泉。其僧至晚又請益云：今日蒙和尚慈悲，某甲未會，請和尚再指。峯云：若到別處，莫道後語是金峯底。僧云：為什麼如此？峯云：恐辱他趙州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雖從趙州來，當面蹉却趙州機，空使金峯費許多鉗鎚，要且只與趙州相見，不干這僧事。大眾！還知落處麼？分明箭後路。

正覺云：癡漢喫憨拳。

佛海云波，斯人鬧市。

舉：金峯和尚一日有僧來問訊，峯把住云：輒不得向人道，我有一則因緣舉向你。僧作聽勢，峯打一掌。僧云：為什麼打某甲？峯云：我要這話行。

佛果拈云：[感*鳥][感*鳥]鳥，立枯池，魚從脚下過，[感*鳥][感*鳥]總不知。且道落在什麼處？六耳不同謀。

正覺云：莫把金針度與人。

佛海云：金峯活剝生吞，當初使這僧眼裏有筋，未必肯吞聲飲氣。

舉：僧問金峯：是身無知，如土木瓦礫，此意如何？峯下禪床，把僧耳朵扭，僧作痛聲，峯云：今日始捉著个無知漢。僧禮拜出去，峯召云：闍梨！僧回首，峯云：若到僧堂裏，不得舉著。僧云：何故如此？峯云：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拋塼引玉，金峯入草尋人，雖然末後慇懃，其奈畫蛇安足？若是山僧，待伊問：是身無知，如土木瓦礫。此意如何？則當胷毒與一拳，聽他自知落處。

正覺云：這二老宿元來錯會話端。何故？殊不知這僧正是个知痛痒底土木偶。

佛海云：是身土木無知漢，忍痛聲中一皺眉，好是南山射石虎，假饒沒羽亦徒為。

舉：金峯一日於僧堂喫餅次，自拈一枚餅，從上板頭轉一匝，大眾見，一時合掌，峯云：假饒你十分起手，也只得一半。至晚，有僧請益云：今日行餅，見僧合掌，和尚道：假饒十分起手，也只得一半。請和尚全道。峯作拈餅勢，復云：會麼？僧云：不會。峯云：金峯也只得一半。

佛果拈云：金峯老作神通遊戲，不妨殊有可觀，及至這僧請益，直得分踈不下，却成蝦跳去。還委悉麼？藤纏胡盧猶自可，却被胡盧倒纏藤。

正覺云：金峯胡餅只許一半，若要完全，後五日看。佛海云：會得只一半，不會却完全。

舉，僧問金峯：千峯萬峯，那个是金峯？峯以手斫額。

佛果拈云：大眾還會麼？魚龍穴下盤根闊，日月輪邊氣象深。

正覺云：大小金峯，不識人調戲。

佛海云：金峯面目見前，爭奈死而不吊。

舉：金峯問僧：你還知金峯一句子麼？僧云：知來久矣。峯云：作麼生？僧便喝云：金峯一句子，今日百雜碎。峯云：稍曾問人，就中闍梨門風峭峻。僧云：不可，須要人點撿。峯云：真鍮不博金。

佛果，拈云：金峯拖泥，這僧涉水，雖然末後慇懃，爭奈當頭蹉過？

正覺云：墮也，墮也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打頭放過，末後慇懃本分參學，但與麼驅將去，說甚金峯一句子？雖然，美玉須經火。

舉：金峯問僧：甚處來？僧近前良久。峯云：闍梨參見什麼人來？僧云：參什麼椀？峯云：金峯有過。僧云：是！是！峯良久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良久，闇室藏燈；金峯良久，燈藏暗室。雖然，得人一牛、還人一馬則故是，要且明頭雖合，暗頭處尚未厮當。畢竟如何？壺中別是一乾坤。正覺云：會麼？是則玉石區分；若也不是，玉石俱焚。佛海云：金峯與這僧相見，譬如青天油然而雲、沛然而雨，高下沾足。金峯良久與這僧良久如何？休更問歸路，只此是蓬萊。

舉：金峯和尚，有僧到來，方擬相看，峯云：不用通時暄，第一句道將來。僧云：孟春猶寒，伏惟和尚尊候萬福。峯云：猶有這个在。僧云：不可，須要人點撿。峯云：誰？僧以手指自身，峯云：不妨遭人點撿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雖善別風雲，爭奈金峯攙旗奪鼓。還委悉麼？不見道：他參活句，不參死句。

正覺云：不可是第一句。

佛海云：道得未免遭人點撿，道不得亦未免遭人點撿。自指身來是阿誰？臥龍未有轉身時。

舉：僧問鳳凰和尚：坐斷毗盧頂，不稟釋迦文，未審此人與什麼人為侶？鳳云：一筆勾下。僧云：恁麼則罕遇知音。凰云：且子細看。僧云：若然者，禮拜去也。凰云：更侍何時？

佛果拈云：宗師眼目須至恁麼，如明鏡當臺，明珠在掌，放去收來，更無透漏。且道他得个什麼？還委悉麼？出頭天外看，誰是个中人？

正覺云：爭之不足，讓之有餘。

佛海云：者僧問頭，雖則撮顛拗，不消一筆勾下四字，別有妙用神通，一點入作不得。何故？他家曾踏上頭關。

舉：僧問臥龍：去却僕從，便請相見。龍云：眨上眉毛看。僧云：不與麼時如何？龍云：山北去也。

佛果，拈云：擊石火中，閃電光裏，有權有實，有卷有舒，不妨俊快，要且黏皮著骨右。若是蔣山則不然，忽有人問：去却僕從，請師相見。只向道：喫茶去。

正覺云：直待雨淋頭。

佛海云：來時利牙爪可怖，去時疾走無邊方。

舉：僧問巖頭：路逢猛虎時如何？頭云：拶。

佛果拈云：天無四壁，地絕八維，直得萬箭攢心，千鎗著體，也敵他這一機不得。還委悉麼？六六元來三十六。

正覺云：大小大佛果，元來錯下箠子。

佛海云：若教頻下淚，滄海也須乾。

舉：僧問巖頭：利劒斬天下，誰是當頭者？頭云：暗。僧擬進語，頭云：鈍漢！

佛果拈云：是則是个活人劒，要且無摸[打-丁+索]處。若是蔣山則不然，忽有人問：利劒斬天下，誰是當頭者？只對他道：歸依佛法僧。

正覺云：佛果道：活人劒無摸[打-丁+索]處，爭奈把劒人何？佛海云：這僧將一口劒，擬取天下人頭到巖頭面前。何故？先折一箇起惡心者，返受其殃。

舉巖頭和尚三聖來參，頭云：不用展炊單，這裏無殘羹餿飯。聖云：設有，向什麼處著？頭便打，聖接住棒，推放床上，頭撫掌一下，聖將坐具盖却，頭哭蒼天出去。

佛果拈云：二俱勝捷，盖各各善奪鼓攙旗；二俱失利，彼此傷鋒犯手。大似把手上高山，未免傍觀者哂。敢問大眾：誰是傍觀者？

正覺云：國士遇我，國士報之奇。

佛海云：智鬪智，勇鬪勇，拳對拳，踢對踢。且道是誰家風月，嚇倒東村李大翁？

舉僧問香嚴和尚：如何是道？嚴云：枯木裏龍吟。僧云：不會。嚴云：髑髏裏眼睛。

僧又問石霜：如何是枯木裏龍吟？霜云：猶帶喜在。僧云：如何是髑髏裏眼睛？霜云：

猶帶識在。

僧舉問曹山，山乃有頌：枯木龍吟真見道，髑髏無識眼初明。喜識盡時消息盡，當仁那辨濁中清？僧再問：如何是枯木裏龍吟？山云：血脉不斷。僧云：如何是髑髏裏眼睛？山云：乾不盡。

佛果，拈云：念不異，心不差，圓融五位君臣，跳過無為三毒，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、寒巖中吹律。看他三箇老宿，一人透語滲漏、一人透情滲漏、一人透見滲漏，若善參詳，便可玄關獨步。還委悉麼？莫守寒巖異草青，坐却白雲宗不妙。

正覺云：會麼？香嚴採花，石霜造蜜，曹山煎湯，且道知甜底是誰？

佛海云：工夫不到不方圓，言語不親非眷屬。古人行到這裏，說到這裏，更不移易一絲頭點撿將來。

一人從玄途建立。一人於鳥道掃除。不得曹山洎合。血脉俱斷。更一人不動神色。袖手傍觀。若人辨得透。得此公案。

舉：有一老宿到臨濟處，濟見來便喝，宿云：兩重公案。濟云：過在什麼處？宿云：這野狐精。濟便休去。

佛果著語，賺殺一舡人。

宿近前提起坐具云：展即是？不展即是？濟便喝，宿便展坐具。濟云：這賊。宿便収坐具，拂袖而出。濟云：莫道無事好。

佛果著語云：勘破了也。
濟回頭見首座，乃問：你道適來有過無過？座云：有過。濟云：賓家有過？主家有過？座云：二俱有過。濟云：過在什麼處？座拂袖便去。濟云：莫道無事好。
佛果著語云：勘破了也。
後有僧舉似南泉：未審此三人意旨如何？泉云：大似官馬相踏。
佛果著語云：勘破了也。

佛果復拈云：大凡宗師須是具金剛正眼，方能施呈這般作略。只如山僧下三个勘破，若欲洞明臨濟正眼，流通大教，應須構取。苟或未然，莫道無事好。

正覺云：勘破了也。

佛海云：臨濟尋常向石火電光中打風打雨，今日這老宿前能作主，後慣為賓，進退合儀，機用泯合。

只得和首座一時放過，到王老師面前，只成官馬相踏。

舉：佛日和尚到徑山，山云：承聞長老獨處一方，何故？
再遊峯頂，日云：朗月當空掛，冰霜不自寒。山云：莫便是長老家風麼？日云：峭峙萬重山，此中含寶月。山云：此猶是文言，長老家風又作麼生？日云：賴遇佛日。日却問徑山：隱密全該，時人知有道不得；大省無辜，時人知有道得。離此二途，猶是時人昇降處。未審長老自道、親道如何道？山云：我家道處無可道。日云：如來路上無私曲，更請玄音和一聲。山云：任你二輪更互照，碧霄雲外不相干。日云：為報白頭無限眾，此回年少莫歸鄉。山云：老少同倫無向背，一家玄路不參差。日云：一言定天下，四句為誰留？山云：汝言有三四，我道其中一也無。日便禮拜。山乃有頌：東西尚不顧，南北與誰鄰？汝言有三四，我道其中一也無。

佛果，拈云：具超宗越格眼，有逸羣過量機，驀路相逢，不妨奇特。看他主家勘賓，直得玉轉珠回；賓家驗主，直得斗轉星移。雖然異派各宗，及至契證將來，如理如事，還知這兩尊宿落處麼？闇裏抽橫骨，明中坐舌頭。

正覺云：入鳥不亂行，入獸不亂群。始解到他隱密處，然後可以搖乾蕩坤，回天轉地。看這二老宿向無可道處道取，不妨隱密全該，直得老少同倫，一家玄路，東西不顧，南北誰鄰？絕纖毫墮負，具定天下底眼，始解把手共行。還辨得他端倪麼？其中一也無，擬議涉程途，覽盡瀟湘景，和舡入畫圖。

佛海云：佛日朗月當空，徑山碧霄雲外。佛日白頭年少，徑山老少同倫。佛日一言有三四，徑山其中一也無。纔涉升降二途，總被渾崙吞却。雖然若不閉城壁，其鋒不可當。

舉：佛日離雲居到夾山，維那云：此間不著後生僧。日云：某甲特來禮拜和尚，不是寄宿。維那乃白堂頭云：有一後生要見和尚。山云：教伊上來。日纔到堦下，山便問：什麼處來？日云：雲居來。山云：即今在什麼處？日云：在夾山頂[寧*頁]上。山云：老僧行年在坎，五鬼臨身。日擬上堦，山云：三道寶堦，汝從那道而上？日云：三道寶堦，曲為今時，向上一路，請師直指。山便揖，日便上，山云：與什麼人同行？日云：木上座。山云：何不來看老僧？日云：和尚看他有分。山云：在什麼處？日便作卓拄杖勢，山云：莫從天台得麼？日云：非五嶽之所生。山云：莫從須彌得麼？日云：月宮亦不遊。山云：莫從人得麼？日云：自己尚似生冤家，豈況從人得？山云：冷灰裏一粒豆爆。山却云：侍者喚維那，明窻下安排。

佛果拈云：大小大夾山，牙如劒樹，口似血盆，却被後生僧熱瞞一上，便乃高竪降旗。

來日，夾山入堂，問：昨日新到在什麼處？日出應喏，山云：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？日云：天台國清寺。山云：我聞天台有潺潺之水、涤涤之波，謝子遠來，子意如何？日云：久居岩谷，不挂松蘿。山云：此猶是春意，秋意又作麼生？日良久，山云：看君只是撑舡客，終歸不是弄潮人。日便休去。

佛果復拈云：賴有此，爾若不如此，何處有夾山也？還知他落處麼？棊逢敵手難藏倖，詩到重吟始見功。

正覺云：撥草瞻風，要鑒冰雪底眼；入鏖垂手，須全縱奪之機。傾蓋相投，音容閑暇，二老宿得之多矣。只如褒貶酬酢處，初向明窻下安排則且置，末後道：不是弄潮人，佛日休去。且道他甘與不甘？試斷看。

佛海云：無舉鼎拔山力，安能策萬里烏騅？無回天轉地機，安能御垂天雲翼？夾山門墻，如山之嶮，似海之深。佛日：到未升堦，已遭勘辨。觀其龍驤虎驟，玉轉珠回，有始有終，無得無失，末後隨語生解者，便道：不得春風花不開，花開又被風吹落。敢問佛日：休去又作麼生？

舉：夾山一日普請次，維那命佛日送茶，日云：某甲只為佛法來，不為送茶來。那云：和尚令請上座。日云：和尚即得。日乃將茶去作務處，見夾山，遂撼茶椀作聲。

夾山不顧。日云：釅茶三五椀，意在钁頭邊。山云：瓶有傾茶勢，籃中幾个甌？日云：瓶有傾茶勢，籃中無一甌。

便傾茶，大眾俱以目視之。日云：大眾鶴望，乞師一言。山云：路逢死蛇莫打殺，無底籃子盛將歸。日云：手執夜明符，幾个知天曉？山召大眾云：已有人也歸去來。乃住普請。

佛果，拈云：為佛法，究自己，須如佛日；據祖位，振宏綱，要似夾山。明窻下、拄杖頭、深山裏、鑊頭邊，豈不是龍象蹴踏奇特大事耶？還知落處麼？他家自有青山在。

正覺云：會麼？不見道：義重清茶也醉人。只是普請不了。

佛海云：不為送茶來，為佛法來，何得狼籍太甚？遂使摘茶，翻成不了。還見結角羅紋，箭鋒相直麼？萬人齊指處，一鴈落長空。

舉：米胡和尚有僧來參，路逢婆子，僧問婆：有眷屬麼？婆云：有。僧云：在什麼處？婆云：山河大地，若草若木，皆是我眷屬。僧云：婆莫曾作師姑來麼？婆云：你見个什麼？僧云：俗人。婆云：你不可是僧耶？僧云：婆莫混濫佛法好。婆云：我不混濫佛法。僧云：你恁麼豈不是混濫？婆云：你是男，我是女，豈是混濫？

佛果拈云：這婆子是則是，參見米胡來，要且只參得乾剝剝地蘿蔔頭；禪也解甄別與奪，要且前不搆村、後不迭店。這僧若是个人，亦不放過。且道如何？一條白棒佛來打，更有行人在上頭。

正覺云：米胡閉門造車，婆子出門合轍，雖然眷屬和同，却被這僧點檢。點撿个什麼？僧俗女男無混濫，言中有響得人疑。

佛海云：米胡門下老婆禪，洎合分踈不下。他道：山河大地，若草若木，盡是我眷屬。好與。便喝，拂袖前去。剪斷葛藤猶可可，庶教知有頂門機。

舉：僧問米胡：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麼？胡云：達。僧云：只如真正理且作麼生達？胡云：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，契書是什麼人做？僧云：某甲直得杜口無言。胡云：平地教人作保。

佛果拈云：米胡大善知識，収放固得自由，要且不能截斷。若是山僧，忽有人問：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麼？只向他道：用達作什麼？待伊周由者也。劈脊便棒。何故？千金之寶，豈敢虐售？

正覺云：問處翻身弄影，答處把纜放船。米胡四楞著實，這僧杜口無言。若論真正妙理，大煞辜負上賢。何故？遠之遠矣，十萬八千。只如佛果道：用達作什麼？也是河裏摝錢，蹉過了也。

佛海云：只知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，不覺筋骨太露。

舉：米胡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藥山來。胡云：藥山近日如何？僧云：大似頑石一般。胡云：得恁麼鄭重。僧云：也無拈掇處。胡云：非但藥山，米胡亦恁麼。僧近前以目顧視，胡指云：看！看！頑石動也。僧便出去。

雪竇拈云：米胡也縱奪可觀，爭奈死而不弔。

佛果拈云：雪竇細處細如米末，冷處冷如冰雪，要且只見錐頭利。若據蔣山見處，只這米胡趁得，老鼠打破油瓮。

正覺云：據這二尊宿拈提，也扶持，也掃蕩，要且未與他米胡出得氣在。且道畢竟如何？瞬息仙衣下九天。

佛海云：好片頑石，米胡三度拈掇，藥山十倍風光。

當初見這僧出去，便歸方丈，不獨坐人舌頭，管取自家清風匝地。

舉：僧問米胡：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胡云：魚隱深潭，必招釣客。僧云：見後如何？胡云：瞥然渾濁水，白鷺卒難尋。

佛果，拈云：臨機親切，不無正眼稱提；漏逗葛藤，未有衲僧巴鼻。今夜忽有人問蔣山：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只對他道：賊不打貧家。見後如何？對他道：賊不打貧家。

正覺云：米胡答話，一箭兩垛。

佛海云：以事形容，理雖親切，猶欠爪絕在。

舉：僧問韶國師：名假法假，人空法空。向去諸緣，請師直指。國師云：謝此一問。僧云：不覩王居壯，焉知天子尊？國師云：貪觀天上月，失却手中橈。

佛果拈云：問處七穿八穴，闇負兩重；答來截斷眾流，壁立千仞。且未得直截在。忽有人問蔣山：名假法假，人空法空，向去諸緣，請師直指。只向他道：錦上鋪花數百重。

正覺云：山僧即不然，壁上加泥不校多。

佛海云：天台國師洎被這僧廝箠。

舉：韶國師行脚時到朱溪，忽聞犬咬靈鼠聲，便問：是什麼聲？溪云：犬咬靈鼠聲。國師云：既是靈鼠，為什麼被犬咬？溪云：咬殺也。國師云：好箇犬。溪便打。國師云：莫打某甲話在。

佛果拈云：朱溪八面受敵，故宜委曲接人。韶國師一著當機，未免承虛接響。當時待伊道：莫打某甲話在。但向他道：已後須遇人始得。

正覺云：大小佛果向斧柄上著剛。

佛海云：若不是靈鼠，洎被咬殺。

舉：韶國師到鹿門，門問：近離甚處？師云：谷隱昨夜在龐居士巖宿。門云：五眼之中那箇是正眼？師云：久響鹿門。門云：這一片田地干你甚事？師云：話頭何在？

佛果拈云：韶國師雖具正眼，要且抱鐮擔枷；鹿門雖與這一片田地作主，要且未有分付處在。當時待伊道：話頭何在？向伊道：闍梨夜來宿不著所在。待伊擬議，劈脊便棒。何故？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正覺云：這二老宿，抓處不痒，痒處不抓。

佛海云：識話頭，具正眼，綽綽有餘，因甚却道這片田地干你甚事？

舉：朱溪和尚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廣南來。溪云：彼中還有奇特尊宿麼？僧云：奇特尊宿並無人說著，只有一人大無慚愧。溪云：誰？僧便指溪，溪云：果然無慚愧。僧云：若不是朱溪，時人罔措。溪以手掩鼻，僧近前，溪便打，僧云：恰是。溪云：老僧住持事繁。僧拂袖便出去，溪呵呵大笑云：盤陀石上藕。

佛果拈云：當機覿面提，覿面當機疾。這僧却踏著向上關棙，若不是朱溪，爭辨得他來處？大眾！還知端的麼？盤陀石上藕。

正覺云：撥草瞻風客，機鋒劈箭來。盤陀石上藕，一夜鐵花開。

佛海云：奇特老尊宿，大無慚愧人，盤陀石上藕，喜見一番新。

舉：米倉和尚問僧：近離甚處？僧云：冀州太湖。倉云：闍梨來時，太湖向你道什麼？僧云：知道米倉路峻。倉云：到這裏又作麼生？僧云：不異發足時道路。倉云：闍梨已辜負太湖去在。僧云：某甲亦不肯和尚恁麼道。倉云：來時路峻，如今路平。僧云：不妨和尚此路。倉云：漆桶裏漢有什麼限？

佛果拈云：言前収，句後放，彼彼相照，一一當機，爭奈只解長生路上行，不解向絕氣息處轉。作麼生道得一句令不相辜負去？平步上青雲。

正覺云：抱頭捽脚，甚有來由。及乎末後斷交，向漆桶裏折倒。莫恠太湖道底，米倉路峻。

佛海云：太湖門下，米倉面前，恁麼紹續將去，也大難得。只因峻處坦平，遂成漆桶裏漢。

舉：平田和尚見僧來便打，僧近前把住拄杖，田云：適來造次。僧奪棒却打田，田云：作家！作家！僧禮拜，田近前作攙勢，僧呵呵大笑，拂袖出去，田云：草賊大敗。

佛果拈云：文來文對，武來武對，拳來拳對，踢來踢對，也不易輥地大戰一場，爭奈末後輸他一著？還委悉麼？任大也須從地起，更高爭奈有天何？

正覺云：會麼？任使將軍全得勝，歸時還少去時人。佛海云：兩家相見，如火與火，熱性即一，烈焰無殊。

用之則明，藏之即晦。乃竪起拂子云：莫有捋虎鬚拂袖而去者麼？草賊大敗。

舉：西京白馬遁儒和尚問僧：名什麼？僧云：覓个名不可得。儒云：自是老僧不識好惡。僧云：幾人到此忙然在？儒云：酌然作家。僧云：須是和尚眼始得。儒云：闍梨底[妳-女+口]。僧便出去。儒召云：闍梨！僧回首。儒云：苦屈之詞，不妨難吐。

佛果拈云：這僧却具正眼，不合便回頭，白馬本分鈎錐，卒急實難湊泊。還委悉麼？相罵饒汝接觜，相唾饒汝潑水。

正覺云：這僧幸自高飛遠颺，不受羅籠，及乎喚著回頭，大似猩猩著索醉也。

佛海云：白馬通身是眼，這僧是眼通身。點檢將來，一場好笑。笑个什麼？苦屈之詞，不妨難吐。

舉：寶壽和尚，有僧來問訊次，壽云：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。僧云：只如古人道：大千沙界海中漚。未審此方丈向什麼處著？壽云：千聖現在。僧云：阿誰證明？壽便擲下拂子，僧從東過西立，壽便打，僧云：若不久參，焉知端的？壽云：三十年後，此話大行。

佛果拈云：寶壽向方丈裏布網張羅，這僧鈎餌邊擎頭帶角，三度衝浪上來，三度被他籠罩，且道他得个什麼？還會麼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。

正覺云：寶壽與麼垂示，正要這僧與麼商量。雖解與麼商量，爭奈不合符節。什麼處是不合符節處？

三十年後，正要人點檢。

佛海云：寶壽善治璠璵，者僧皓玉無玷，如切如瑳，如琢如磨。而今此話大行，何待三十年後？

舉：西堂和尚一日普請次，堂垂語云：大眾！因果歷然，爭奈何！爭奈何！時有僧出，以手托地，堂云：作什麼？僧云：相救！相救！堂云：大眾！這个師僧猶較些子。僧拋下鋤頭，拂袖便走。堂云：師子身中虫，自食師子肉。

佛果，拈云：西堂洞明綱要，始終正令全提，這僧異類中行，其奈龍頭蛇尾。敢問大眾：因果歷然一句作麼生道？是則龍女頓成佛，非則善星生陷墜。

正覺云：風來草動，身行影隨，因果歷然，是人見處。只如這僧與麼果報，向什麼處辨因？若也辨得歷然，可知其忽未然。爭奈何！爭奈何！

佛海云：既吞香餌，旋復脫鈎，然性命在西堂手裏。

舉仰山和尚一日有梵僧來，山於地上畫半月相，僧近前添作圓相，以脚抹却，山展兩手，僧拂袖便出。

佛果，拈云：以膠投漆，將鹽入醬，羽毛相似，體段一般。雖然如是，大小仰山被个梵僧勘破。

正覺云：頗耐這僧欺我此土。

佛海云：者僧未離西天時，好與三十棒；既到仰山後，好與三十棒。參學高流，試著眼看。

舉仰山一日忽見異僧乘虛而至，作禮而立於前。山便問：近離甚處？僧云：早晨離西天。山云：何太遲生？僧云：遊山翫水。山

云：神通妙用即不無，闍梨佛法須還老僧始得。僧云：特來東土禮文殊，却遇小釋迦。遂出西天貝多葉與山作禮，乘雲騰空而去。

佛果拈云：驅耕夫之牛，奪飢人之食，是從上來爪牙。這羅漢具許多神通妙用，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呿。何故？鶴有九皐難翥翼，馬無千里謾追風。正覺云：胡磨猢猻入布袋。

佛海云：仰山奪食驅耕手脚，又更點胷被脚踏虛空漢，只輕輕一杓惡水潑之，便懨懨懼懼休去，喚他作神通妙用得麼？

舉：僧問龍濟和尚：師子返擲時如何？濟云：你還怕文殊麼？僧云：非但文殊，佛來亦不顧。濟云：爭奈被文殊騎何？僧云：文殊騎者不是師子。濟云：返擲事作麼生？僧云：應用無虧。濟云：正是文殊騎師子。

佛果拈云：言出如箭，斜不可發；入耳無根，深不可拔。這僧向龍濟、明眼宗師前句裏呈機，及乎一言參差，便被他折倒。當時待他道：返擲事作麼生？便與掀倒禪床。不見道：香象奔波失却威，天龍寂聽生欣悅。

正覺云：莫恠不怕佛，元來是業重。

佛海云：將謂是返擲師子，被龍濟驀腰一騎，更轉仄不得。

舉僧問石峯和尚：如何是地藏手中珠？峯云：你手裏還有麼？僧云：不會。峯云：莫瞞大眾。峯乃有頌：不識自家寶，隨他認外塵。日中逃影質，鏡裏失頭人。

佛果拈云：石峯和尚雖則入泥入水、接物利生，大似倚勢欺人。或有人問蔣山：如何是地藏手中珠？只對他道：你手裏還有麼？它若云：不會。對他道：却是山僧罪過。何故？花也不損，密也得喫。

正覺云：山僧即不然，一種作貴人，遣誰賣柴炭？

佛海云：這僧不會出自偶然，直饒認得掌中之珠，終不若通身是去。

舉：僧問老觀和尚：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？觀云：不道。僧云：為什麼不道？觀云：我若道，即縮却我舌；我若不道，即啞却我口。僧舉似洞山，山大展坐具，禮拜云：古佛，古佛。

佛果拈云：猛虎口裏橫身，毒蛇頭上揩痒，須是作家宗師，方有此个手段。若不是洞山，洎嶮放過也。還知落處麼？謂言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

正覺云：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。

佛海云：老觀泥裏水裏放大光明，新豐老人下本厮箐。

舉：鼓山和尚，有新羅僧來參，山云：直下猶難會，尋言轉更賒，若論佛與祖，特地隔天涯。上座作麼生會？僧無語，舉似侍者云：某甲不會，請侍者代一轉語。者云：和尚恁麼道，猶隔天涯在。

僧舉似山，山喚侍者來問：你為新到代語，是否？者云：是。山便打趁出院。

佛果，拈云：這僧承虛接響，侍者守住窠窟，不遇鼓山國師驅耕夫牛、奪飢人食，幾乎話霸。還委悉麼？曹溪波浪如相似，無限平人被陸沉。

正覺云：侍者恁麼道，及乎鼓山喚來問著，便乃披襟承當，被打出院。且道甘與不甘？還會麼？去路一身輕似葉，高名千古重於山。

佛海云：國師養子太慈悲，入草何如出草時？射透九重聖箭子，依前特地隔天涯。

舉：雪峯和尚一日與玄沙行次，峯指面前地云：這一片田地，好造个無縫塔。沙云：高多少？峯以目上下顧視，沙云：人天福報即不無，和尚靈山授記未曾夢見在。峯云：你作麼生？沙云：七尺八尺。

佛果拈云：要神通妙用，須參雪峯；要田地穩密，須參玄沙。更有一箇不涉二途，諸人還委悉麼？須彌頂上擊金鐘。

正覺云：要識玄沙，只是箇三家村裏推土車漢。

佛海云：雪峯無縫塔樣，描也描不成，畫也畫不就，剛被玄沙以一瓦塔子易之。

舉：僧問明招和尚：師子未出窟時如何？招云：俊鷂趁不及。僧云：出窟後如何？招云：萬里正紛紛。僧云：欲出未出時如何？招云：嶮。僧云：向去如何？招云：貶。

佛果拈云：既放行，須知把住；既把住，須是放行。今日忽有人問蔣山：師子未出窟時如何？對他道：藏牙伏爪。出窟後如何？對云：草偃風行。欲出未出時如何？對云：崖崩石裂。向去如何？對云：錦上鋪花。

正覺云明，招老人乘舡走馬。去死一分，驚殺傍觀。輸他慣熟，千里萬里。

佛海云：隨流放去，截浪收來。且道是窟內語？窟外語？若辨得，許伊是踞地爪牙。

舉：雙峯和尚一日上堂云：進一步即迷理，退一步即失事，饒你一向兀然立，又同無情。時有僧問：如何得不同無情去？峯云：動轉施為。僧云：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？峯云：進一步，退一步。僧禮拜。峯云：向來有人與麼會，老僧不肯伊在。僧云：請師直指。峯便打。

佛果拈云：鷹拏燕雀，似鶻提鳩，細中之細，妙中之妙，進一步則不迷理，退一步亦不失事，所謂恁麼中不恁麼，不恁麼中却恁麼，就中是末後一著，光前絕後。

正覺云：車不橫推，這僧恁麼來；理不曲斷，不許恁麼會。何故？棒頭有眼。

佛海云：古人恁麼說話，打草只要蛇驚。蔣山這裏少人買賣，直然道：進一步則理無不如，退一步則事無不是。一向兀立天上人間，忽有禮拜者，只向道：向來有人不與麼會，老僧深肯伊。且道與古人相去幾何？兩彩一賽。

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下(終)

八方珠玉集。　湮沒六十年。　末葉諸孫等。
勠力以雕鐫，　永置天池院，　令法源流傳。
至德乙丑歲　仲秋良月天　謹記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